

李涵
秋著
社會
小說

好青年

上海
國華
新記
書局
印行



社會小說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八回 發虎威逼走嬌娃 結鴛盟欣逢女友

謝氏當時所說的話在前回書中均已表白過了。正不消再累我的筆墨。至於柔雲聽完之後打從心坎裏傾佩無匹。暗想近來一般新學家對着這些中年婦女多致不滿。這番兒女婚嫁的事一經憑父母主持其結果斷不能圓滿。然而像謝氏這番手段。這番心腸。又決斷又沉鶯以愛及愛。固然不負阿藍而且大有造於萬榴。總算千百個婦人中。難挑選得一二可惜。文鵬姊姊的母親不能夠拿出這本領來替文鵬姊姊做主。以至芳瑜有願未遂。徒喚奈何。瞧芳瑜近來神氣頗與前迥不似。先前的活潑未嘗不由於此。照此看來。芳瑜不負文鵬文鵬却負芳瑜了。歸納到此。是文章借賓定主之法。

却又反射後文）沉吟了一會，重新放下笑容，對着謝氏，着實稱讚了幾句。謝氏又笑道：「我家藍兒却決計不願意再到貴校萬榴呢。我又放心他不下，便請轉達萬小姐，不如逕自打發榴兒來到舍間盤桓幾日，所有他的一切行囊衣飾均由我們這邊替他料理……柔雲笑道：「這個益發妥當了。只是有累太太操心，怕文鵬姊妹狠覺不安……」謝氏扭着脖子笑道：「這又算甚麼呢？他是我的女婿，就同是我的親生孩兒一樣。將來假使他有點出息，至於酬報我這丈母的地方，很多很多。小姐正不消講這客氣，倒是一層委決不下。杭州到上海，雖不甚遠，然而他單身不曾出過大門，必須有個體己的人送他，一送才好。我呢，固然家務繁瑣，不能分身，而且學校裏報名考驗，那一些事務，我又是冬瓜撞木鐘，一概不懂。他丈人又是個糊塗蟲，這幾天正同我賭氣，我也不敢去勞動他的大駕（與後事遙遙呼應）。柔雲忙笑道：「太

太這倒不消慮得等我先寫一封信寄給葛琳川請他在那邊揀一個相當學校所有手續他自能擔任然後再打發兩個家人送榴兒過去包管萬無一失（詎知後來却又不然奇絕）謝氏舉手拈着鬢角輕輕掠了幾掠笑問道這位葛先生是誰小姐和他倒有這樣分際……柔雲一時回答不出轉笑了笑把不住潑起一片羞雲暈入眉際謝氏的爲人原是玲瓏剔透的心肝最善於聆音辨色瞧出他這番嬌羞神態早已猜着十有九分也噗哧笑了一聲更不往下再問搭訕說道這就是了一切拜託小姐替我幫個忙兒我狠知道感激……兩人正說着閒話阿藍早從房裏笑嘻嘻的趨近柔雲身邊柔雲趁勢一把扯着他的小手攬入懷裏笑問葺好呀你怎麼不到我們那裏去逛逛我們新近又組織好幾種學科不日就要成立你文鵲姊狠惦記着你呢……阿藍尙未及答應謝氏早笑着說道小姐你們不要

編○派○我○頑○固○我○也○知○道○時○勢○所○趨○對○着○兒○女○們○是○不○能○用○壓○制○手○段○的○我○若○
壓○制○愈○甚○他○的○反○抗○力○亦○愈○大○我○狠○害○怕○呢○兒○子○能○夠○討○父○女○兒○安○知○便○不○
能○討○母○所○以○我○只○縱○容○着○他○他○要○不○去○我○何○敢○強○着○他○去○稍○停○幾○日○等○我○家○
姑○娘○消○一○消○氣○好○在○榴○兒○不○久○也○離○了○你○們○那○裏○少○不○得○還○將○他○送○過○來○跟○
小○姐○們○習○學○言○語○動○靜○放○着○這○樣○好○模○範○白○辜○負○了○將○來○怎○麼○樣○造○就○得○出○
一○份○人○材……柔○雲○掩○口○笑○道○太○太○休○得○這○樣○說○轉○叫○我○們○慚○愧○得○要○死○模○
範○如○果○好○榴○兒○倒○不○至○這○樣○橫○行○紆○道○（眼○前○妙○諦○真○足○解○頤）謝○氏○也○笑○
道○那○是○各○人○的○天○性○他○畢○竟○年○紀○小○呢○等○到○大○來○他○斷○然○不……阿○藍○早○氣○
忿○忿○的○說○道○媽○總○說○這○樣○樞○人○的○話○我○這○身○子○嫁○給○他○不○能○連○這○條○性○命○都○
拿○來○交○給○他○歲○數○越○大○斧○力○更○大○一○勒○就○是○個○死○那○時○媽○可○能○替○我○伸○冤……
阿○藍○說○着○兩○個○小○眼○眶○裏○也○就○汪○着○一○泓○清○水○差○不○多○要○一○滴○一○滴○的○滾○

將下來謝氏笑道丫頭又來排揎我了。你說的話原也有理。但是從根本想。榴兒全是出於嬉戲。斷沒有背害你性命的道理。拿當初在馬路上救你的事說。那時他還和你漠不相識。尙且慨然救你出險。難道已經訂了婚約。轉過來置你於死地不成……又望着柔雲笑道。小姐替我們評評這個理。可是不是……柔雲笑道。沒有的事。姑娘不要胡思亂想。榴兒這幾天已是懊悔的了。不得終日價愁眉苦臉。茶飯也懶得吃。我們有時提起姑娘。他兀自拿手向頭皮上鑿。暴栗子好了。明天他走得來。包管你們見了面。依舊像燒糊了的捲子。大家結合在一處。怕要分拆。都分拆不開……說得衆多。僕婦都笑了。阿藍不由也破涕爲笑。輕輕向地上啐了一口。柔雲得了這樣喜信。忙不迭的回來。告訴文鵬。文鵬當然感激不盡。他們說話時間。萬榴悄悄的躲向窗外。在那裏竊聽。聽到要向上海求學。却也罷了。惟有他文母命他前

去過幾天因爲可以和阿藍廝見心裏一歡喜早掉轉身子連躡帶跳跑入後面書房裏收拾這件捫擋那件準備動身其時在座的昉芳瑜俊卿琪花聽見這事無不交口稱頌琪花尤其替萬榴得意儘管瞅着俊卿發笑柔雲又說到謝氏籌劃榴兒獨赴上海很不放心自家已承認寫信給琳川託他各事照應（此等言語此等神情都映入芳瑜眼裏可想）文鵬躊躇了半晌也笑道琳川原可以不負妹妹所託只是我們這裏竟沒有一個可靠的人送榴兒前到底欠缺了些便叫劉太太瞧着也不成個模樣我倒有個主意思請一個人去辛苦一趟只不知道他可肯答應我又沒有這分際敢去勉強……說話當兒便流轉妙目對着芳瑜嫣然含笑大家雖然都猜着文鵬的話中用意只都不肯說破惟有柔雲心直口快兀自跳起身來笑道姊姊你這話未免太說得生分了芳瑜哥哥他也不是這樣人不怕姊姊着

惱他起先看待姊姊，我打麼光景，便拿姊姊病的時候而論，光是忙着療治姊姊，那一次不是火裏火去，水裏水去。（痛心切骨之言，何堪入芳瑜之耳，舊事重提，愴然欲絕）如今這一點點小事，難道他就和姊姊推諉不成……柔雲一面說笑，一面拿眼去偷睃芳瑜，只見他驀的變了顏色，面孔上竟一些紅暈都沒有了。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紫血來，平射在文鵠衣袖角上。連椅子和人一齊栽倒，頓時悶暈過去，手足冰冷。（悲痛極矣，讀書至此，爲之失聲長嘆）嚇得衆人茫無所措。柔雲喊聲不好，飛也似的上前來攙扶他。俊卿和琪花忙著去預備開水，放了一把白糖在裏面，向他嘴裏灌救。無如他已牙齒緊閉，一滴也不能下咽。萬椿得了消息，他趕進來，和俊卿將他抬至文鵠住的那所臥房，便在他床鋪上睡倒，圍攏着，大聲呼喚。良久，良久，好容易悠悠醒轉，一時還不能講話，只把雙手向胸脯上亂抓，似乎疼痛。

的模樣柔雲見他病勢來得很是兇險心慌意亂急切又不敢送他回去恐防勞動了益發不好此時只得趕快打電話到醫院裏將那伯樂爾先生請得來診視（一部書以文鵬病始以芳瑜病結全篇關鍵在此）百忙裏正待向文鵬商議再一查點滿房的人倒還不少那裏見有文鵬的影子（一轉出人意外）柔雲急的了不得劈口向琪花問道你可會瞧見文鵬姊妹嗎琪花撇着嘴說道在鄭先生病倒的當兒我只見他蹀了蹀腳便提起袖子來揩拭眼淚（文鵬用情處無意中逗出）後來一個轉身我們齊打夥兒進了房便沒瞧見他敢是躲在那裏哭去了（妙語發笑）柔雲搖手說道沒有這事沒有這事你們快將他尋得來好斟酌一個辦法衆人於是前前後後尋了一遍將一個儉德會會所翻轉過來也沒見文鵬藏在甚麼地方其時唐俊卿已在外

得生

電話三脚兩步搶入房裏望着柔雲發急道

天下○的○事○再○巧○沒○有○適○才○我○打○電○話○到○醫○院○裏○醫○院○裏○有○人○回○答○我○說○伯○樂○爾○先○生○在○一○星○期○前○被○愛○娜○女○士○招○赴○北○京○去○了○我○問○他○們○伯○先○生○到○北○京○有○何○貴○幹○他○們○又○不○曾○說○出○緣○故○只○說○一○時○總○不○能○返○浙……語○言○未○畢○芳○瑜○在○床○上○忽○的○長○嘆○了○一○口○氣○有○氣○無○力○的○說○道○伯○先○生○的○事○我○却○知○道○柔○妹○妹○你○通○不○記○得○那○一○次○愛○娜○女○士○在○醫○院○裏○住○了○好○多○日○子○他○們○兩○人○的○感○情○十○分○濃○厚○伯○先○生○在○背○地○裏○也○曾○告○訴○過○我○他○們○已○經○訂○了○婚○約○此○番○北○京○之○行○多○半○是○爲○的○這○事……柔○雲○見○他○已○能○說○話○不○禁○拿○手○拭○着○額○角○笑○道○好○了○好○哥○哥○你○適○才○那○樣○光○景○可○不○將○人○魂○都○嚇○掉……芳○瑜○也○還○說○道○妹○妹○們○不○要○害○怕○我○不○過○一○時○急○痛○攻○心○我○的○病○已○非○一○日○僥○倖○將○這○口○紫○血○吐○出○來○倒○反○覺○得○爽○快○了○些……柔○雲○此○時○側○身○坐○在○床○沿○遂○執○着○芳○瑜○的○手○腕○低○低○笑○問○道○好○端○端○的○你○心○裏○有○甚○麼○急○痛○便○請○你○明○白○告○訴○我○

……芳瑜見他問到這話却一言不發轉合上雙眼只有吁嘆的分兒心扉裏翻動不已呼吸十分緊促柔雲同衆人又驚慌起來再說文鵬畢竟到那裏去了呢原來他見芳瑜暈倒時候不免從心坎上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觸要哭也哭不出又聽見柔雲他們要打電話去請伯樂爾益發觸起前事好像刀剗去肺腑一般一個轉念也不和人說知早如飛出了會所親自跑入醫院不防那伯樂爾業已遠出所有病症暫已停診芳心裏說不出來委曲只呆呆的站在醫院門首白流了無限痛淚猛想着自家的當初病時候還有兩瓶藥水因爲後來病已全愈便不會服下去至今還擱在自己家裏知道芳瑜這病的緣因和自己的病不甚相遠我可以吃的他一定也可以吃得（寫出同病相憐）不肯怠慢立即折回身子又繞轉自己住宅剛走入那座院落已是嬌汗淫淫神昏氣促他母親楊氏見他匆匆回來神色

大異。忙不迭的。上前來。慰問。文鵬。遂將。適才。的情事。大略。說了一遍。便走入。房間。翻檢。出那。兩瓶。藥水。望了。望。依舊。封得。緊緊的。並不會。損壞。記得。這藥。水。還是。芳瑜。在。先。親自。攜帶來。的一。陣。心酸。對着。那。瓶子。只管。流了。許多。眼。淚。却。聽見。他。母親。在。旁邊。嘖。咕。說道。怎麼。他。好好。也。病了。他。病的。緣故。說。不。定。就是。爲。你。好。孩子。你。與。其。在。這裏。傷。心。凡事。也。該。通。融。一。點。老。實。說。芳。瑜。果然。有。個。三。長。兩。短。他的。母親。保。不住。活。命。你的。母親。怕。也。保。不住。活。命。一。個。何。苦。來。呢。憑。着。自己。執。拗。性子。鬧。得。兩。邊。人。亡。家。破。便是。文明。也。文明。不。到。這。步。田地。……文鵬。覺得。他。母親。這些。不。入。耳。之。言。狠。不。願意。再。往。下。聽。又。因。心。裏。懸。挂。着。芳。瑜。也。沒。這。閒。工夫。和。他。辯。駁。隨。卽。一。轉。身子。拿。着。那。藥。水。如。飛。的。出了。大門。楊。氏。怔。了。好。一。會。暗暗。發。恨。道。畢竟。是。個。甚。麼。活。寶。貝。要。這。樣。拿。班。做。勢。若。叫。我。做了。芳。瑜。便。再。也。不。來。理。會。他。世界。上。怕。沒有。好。

女孩子道：「不得個便，娶不到堂客，爲他這樣氣苦也犯不着。」（氣憤如畫）

其時文鵬耳邊也刮着幾句，只不開口，慌慌張張重行趕入會所。衆人見他到來，方才安了心，剛待問他到那裏去的，他搖了搖頭，轉向衆人問道：「鄭先生怎麼樣了……？」柔雲含淚指着芳瑜叫他瞧看。文鵬早從案上取了自家平時用的那個茶杯，倒了半瓶藥水在裏面，顛巍巍送過來。芳瑜便就他手裏，一口一口的嚥得下去。文鵬見他神氣還好，不由勉強笑了。笑他從這笑裏，好像露着無限沈痛的意思。輕輕問道：「你平時也沒有這樣病，爲何好好的吐出血來？幾乎不把人心膽都嚇碎了。你且閉着眼睛養一養神……？」芳瑜雖說常常和文鵬在一處，却輕易不曾見過他這樣溫語拊循心地裏頓覺得愉快萬狀，不但不抱怨這病轉狠，感激這病作成了我。（寫情字入木三分）也就向文鵬笑問道：「伯樂爾又不在醫院，卅妹這藥水是那裏得來？」

的。我服下去，很有效。力還請世妹放開懷抱，不用替我擔心。文鵑見他提到這藥水，把不住臉上一紅，重行掉轉臉對着柔雲，他們說道：「原我不知伯先生有都門之行，只覺得那時打電話去請他，禮節上太簡略了些。又恐他有所耽擱，不如親自去約他同來的好。」走到那裏，才知道他竟不在家。我特地又攏了舍間一趟……柔雲笑道：「芳瑜這一病嚇壞了你，你這一跑轉又嚇壞了我。我早就想着你在這個當兒，斷然不會置身事外。你也不是那樣無情的人……文鵑也猜着他語帶譏諷，只低下頭拈弄衣角，一言不發。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柔雲見芳瑜斜靠在枕頭上，雙眼朦朧，似乎有睡去模樣，不禁撲哧一笑，拿手搖了仙幾，下說道：「你老估着姊姊的床鋪怎樣呢？不能累他一夜不睡。依我主意，還是打發人送你回去罷，也省得姑母懸心……芳瑜吃他驚醒了，兀自點了點頭，當下傳了話出去，命老蒼頭雇了一乘小轎。」

文鵬也親自送他到門首，只說了一聲保重，然後轉身入內。柔雲也知道芳瑜這病的狠是奇怪，他抱着一腔的熱心，便在背地裏拿話試探文鵬的口氣，笑道：「姊姊，你相信嗎？世間男女的愛情，狠可寶貴，要假裝也假裝不來。我瞧芳瑜這病的緣因，大半從那未婚妻三字上發起的。當這進化時代，他便愛姊姊，却没有非禮的舉動。至於古來那些小說上講的甚麼琴挑、巖拒，一概都用不着。除得親口向女子乞婚，女子若竟毅然拒絕，自不免大大的失望了。你叫他病，怎樣會不病呢……」文鵬初時聽他這話，不免有些生氣。後來一個轉念，覺得柔雲原沒有歹意，也不是輕薄自己，好在自已既已拿定主意，任憑他來做說客，也不中用。當時轉冷笑說道：「我不料妹妹近來在這男女愛情上，倒狠有研究，只不過言語之間，却未免有些武斷。我生平最是極寡情的人，除却父母兄弟，而外這情字，却没有安插的地方。況且用情。」

是一件事。結婚是一件事。害病又另是一件事。如何竟自把來聯絡在一起。我和芳瑜交以道義。他若是果然是我的知己。斷乎不肯強我所難。我因爲要救他的性命。方才不惜犧牲。這未婚妻的名義。他如果乘隙而入。豈非受人之德。轉以仇報。無論他斷然做不到。即使做到。我當初用這名義的心。又何以自白於天下。若說用情之深。便該害病往年。我病得那樣利害。難不成又用的是甚麼情呢。（持論極圓滿。不知柔雲聞之。何以自解。）柔雲體他的話。說得這樣斬釘截鐵。真是駭無可駭。只得長長嘆了一口氣。笑道。算得多事。姊妹也不用生氣。文鵬也嘆道。妹妹這說得又未免生分了。我若是生氣。倒不肯這樣披肝瀝膽。以後妹妹碰着芳瑜時候。還請你替我轉達勸他。放開了心。相報之誠。原不在婚嫁。柔雲點頭笑道。這個我自理會得。當不至負姊妹所託。我此時權且和姊妹告別。明天再來廝見。（此亦尋常酬酢語。

耳不謂下文變得忒奇）再說芳瑜回家之後家人們見少爺坐了轎子業已暗暗納罕及至知道他猝然患病少不得上前攙扶着踉踉蹌蹌的走入內室他母親趙氏見他這狼狽形狀面色和白蠟一般可憐只嚇得說不出話忙着命僕婦們將芳瑜扶得上床自己也坐在床沿上將他擁入懷裏一會子拿手抹抹他的胸脯一會子拿嘴吻吻他的額角一長一短問他究竟爲甚麼緣故好端端的在萬小姐那邊吐血來芳瑜低着頭雖不敢公然敘述他的心事然而他這母親在這男女一方面總算是閱歷過來的人差不多要算是一個老作家了又有甚麼瞧料不出只顧希冀兒子的病好也顧不得說出來的話有些礙口親密的向他笑道你放心先要保重好了身子這件事完全包在你媽身上他是個貧人家的女兒橫豎一千歲都是要嫁的那一次我向他的母親已經求過婚了他母親爲人倒狠忠厚沒口子。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問我就告訴他我到舅太太那邊談話去了衆人噉聲答應趙氏坐着轎子
直奔趙公館而來若在平时像這清晨時光林氏斷斷不會起身誰知林氏
自從文鵬前番勸勉了好些言語他也覺得自家爲人過於殘刻由此悔心
向善命人在書坊裏買了一本高王觀世音眞經下床得狠早他兀自撚着
一串烏木磨光精圓腴潤一百單八顆佛珠沒口子將那南無佛南無法南
無僧顛倒價在嘴裏念着忽然聽見僕婦們報進來說那邊姑姑太太到了他
却吃了一嚇歪着脖子自言自語的說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念佛人口角
固應爾爾一笑）敢莫又出了甚麼把戲了怎生會在這大清早起前來拜
客快請進來罷了……正在說話當兒却好他兒子珠官一手扯着奶媽衣
角連躡帶跳像似斜公雞模樣一路滾入林氏懷裏瞧見桌上的觀音經他
便伸手上前來搶奪林氏笑攔着說道好乖乖這是佛菩薩的東西你的手

太。髒。污。損。了。菩。薩。便。要。生。氣。……珠。官。見。奪。不。到。那。半。什。子。一。把。便。來。揪。他。的。佛。珠。林。氏。一。個。不。防。備。兩。下。裏。使。勁。一。扯。只。聽。見。格。礪。一。聲。穿。的。繩。子。斷。了。一。百。單。八。顆。佛。珠。子。通。同。滾。落。在。地。上。林。氏。好。生。着。急。又。不。捨。得。呵。責。珠。兒。只。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不。當。人。子。隨。卽。拍。冬。向。地。下。一。跪。親。自。拿。手。去。揀。取。衆。多。僕。婦。見。太。太。跪。下。來。他。們。也。一。齊。跪。下。來。幫。著。在。滿。地。下。亂。撈。亂。摸。同。時。宣。起。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聲。振。屋。瓦。再。熱。鬧。不。過。珠。官。瞧。這。摸。樣。歡。喜。已。極。儘。拿。手。指。摳。在。小。嘴。裏。格。格。的。笑。其。時。趙。氏。已。走。入。上。房。也。不。知。就。裏。只。提。着。喉。嚨。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嫂。嫂。林。氏。受。着。一。肚。皮。氣。也。沒。高。興。去。理。會。佛。珠。子。雖。然。檢。起。却。板。着。面。孔。將。那。奶。媽。罵。了。一。頓。奶。媽。連。氣。也。不。敢。出。只。哄。着。珠。官。到。前。面。頑。耍。去。了。趙。氏。坐。下。來。由。僕。婦。們。端。上。茶。點。他。見。嫂。嫂。臉。色。鐵。青。遂。不。敢。多。話。良。久。搭。訕。笑。問。道。觀。音。菩。薩。最。是。大。慈。

大悲念了。這經再靈驗不過的。求財得財。求子得子。……林氏因爲他說出的言語。却還湊趣。方才笑了。笑說道。然而不然。財呢。我們已有了。這偌大的家私。却也不消求得。至於提到求子。我家珠官。官還不是善財童子轉世嗎。粉妝玉琢。多麼可愛。只是太會淘氣。我最佩服那經上末尾有幾句說得最好。是甚麼『悲怒生歡。喜死者變成活』。如果有這靈驗。念幾遍兒。將我家韻雲變得活轉來。叫我拿出銀子。重替菩薩裝金。都使得。只怕難遂我這心願罷。……說畢。不由就哭起來。趙氏爲人畢竟忠厚老實。當下便也笑說道。天下那裏有這樣便宜的事。死了的人。念幾遍觀音經。就可以叫他活轉。目前那些橫行無忌的軍閥家。益發要爭權奪利了。爲甚麼緣故呢。因爲他們有的是金錢。便趁在未死的當兒。多召些和尚尼姑來替他念佛。豈不就長命百歲。只是可憐的小百姓。都要永遠遭他們的活劫。……林氏聽了好生

不悅。條的正色說道：「哎呀！姑太太這話，豈非連你哥哥趙星臺一古攏兒，都罵在裏面了……趙氏方才悔悟過來，連忙掩飾說道：「哥哥左右，不過做了一個旅長，怕他還夠不上我這罵他安本分些兒。在地方上，雖也不能造福，却也不能爲禍。」（好笑，說是不罵，依舊是罵。）林氏冷笑道：「哼，你哥哥那裏及得來！姑夫威武呢？你不要糊塗。共和國武人當道，像姑夫抓着一支筆桿兒，便在國務院裏充當一世的祕書，出來怕不依舊討飯……趙氏見他那種嚴聲厲色，心裏委實有些害怕，暗想：我這番前來，原爲瑜兒的姻事，仰望他幫忙如何？平白地和他起這衝突，忙掉轉口風，笑說道：「嫂嫂的話，真個見得透澈，誰不是這般想呢？他的年紀也漸漸的老上來，後顧茫茫，便連一個媳婦兒，至今還不曾了這心願。我想這件事，遲早總是要做的，不如趁他在政界裏混的當兒，先替瑜兒料理料理，所以趕來和嫂嫂商議……林

氏笑道：「哦，原來如此。我說的呢，沒有要緊的勾當，你怎麼肯清早便跑得來。隨喜萬府上，你們早經接洽妥了，揀個好日子前去放聘，就是……」趙氏當時笑了一笑，隨即委委宛宛將文鵬不肯承認嫁給芳瑜，芳瑜便因這事昨天忽然吐起血來的話，告訴了林氏。林氏將兩道掃帚眉毛忽的豎了，豎沖着他說：「道我就猜不出你們娘兒倆是副甚麼心肝。世上兩條腿的婆娘還少了嗎？萬丫頭畢竟是個甚麼活寶，娶他回去也不過爲的是養兒子。養出兒子來不見得是三頭六臂和別的女人有異樣去處。他答應呢在我們這份闖人家裏做個媳婦，算是他的造化。如不肯答應，撇開手就完了。天生的雀兒還愁沒地方去做窩，唉，我好恨呀……」趙氏笑道：「嫂嫂又爲甚麼發恨……」杯氏嘆道：「我只恨瑜兒沒有這一分福白，白地將我那心肝，頓雲死掉了。不然天生一對地生一雙，數來數去也數不倒那個萬丫頭，那裏還容得他。」

裝腔做勢在我的意思你們不如老實再等一等。若是我念這觀音經，真個將他念活轉來，我們依舊結上這門親，也叫瑜兒稱心滿意。一面說，他早一面噤哩咕嚕念起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來閉上眼睛，撇着癩嘴……趙氏又着急，又發笑，重行說道：「這些舊話，嫂嫂也不必再提罷。爲今之計，還須得從長計議……」林氏猛睜開眼睛，笑道：「還計議甚麼呢？哦，我也猜着了。姑太太因爲我提起韻雲，你的意思以爲韻雲雖不見得果然復生，至於我們這裏，還有一個女孩子，柔雲呢？一定想要我把他嫁給瑜兒，可是不是這也罷了？好在都是他父親養的嫡出，庶出原沒甚關係。況且我在先也曾提議過這事，老實你就請出媒人來上門求親，並不是我一定計較你婚姻大事。像這些老規矩，却也不可少的……」說完之後，依舊又念起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趙氏見他益發說得驢頭不對馬嘴，心裏十分好笑。自家又不省得。

柔雲和葛琳川結婚原是廝瞞着林氏遂劈口笑問道舅母又何必拿瑜兒取笑一女如何能夠吃兩家的茶呢我到不料舅母竟這樣開通起來（如此挽入柔雲本文真匪夷所思）林氏不妨聽聽見這意外的話立刻取消了佛號將雙手向桌上一按身子往前一欹瞪着大眼問道你適才講的是甚麼我一點兒都不懂趙氏重復說道我說的柔兒已有婆婆家了林氏驚問道他的婆婆家是誰趙氏笑道姓葛這姑爺是上海的一位大律師林氏又問道是誰答應的趙氏道我聽瑜兒告訴我說他們是自由結婚兩家頭在背地裏接洽好了……林氏這時已經氣得渾身直抖連眼睛鼻子都動起來轉把來按捺着冷笑說道自由結婚還是鬧着頑的呢還是當真趙氏又笑道豈有不當真的道理目前青年的男女像這樣辦法的很多很多也不算一件稀罕的事林氏早向他臉上一啐喊道你既然說這樣辦法的很

多。瑜。兒。同。那。萬。丫。頭。爲。何。便。不。自。由。結。婚。起。來。何。須。你。這。做。母。親。的。跟。在。裏。
面。鬧。這。花。胡。哨。好。呀。你。的。兒。子。媳。婦。便。該。三。媒。六。證。巴。巴。跑。來。和。我。商。議。我。
家。的。女。兒。原。是。個。潑。辣。貨。碰。着。少。年。男。子。當。然。由。他。們。鬼。鬼。崇。崇。竟。做。出。這。
偷。情。密。約。來。了。兀。的。不。氣。破。了。我。的。肚。子。……趙。氏。吃。他。這。一。頓。痛。訓。嚇。得。
大。氣。也。不。敢。出。早。見。林。氏。虎。也。似。的。厲。色。向。僕。婦。們。吆。喝。道。你。們。快。替。我。先。
將。姨。太。太。抓。進。來。等。我。問。他。的。話。僕。婦。們。不。敢。遲。慢。真。個。跑。到。前。面。鷹。拿。燕。
雀。的。連。拖。帶。拽。將。盧。氏。跟。跟。踉。踉。的。擁。入。堂。屋。林。氏。氣。得。滿。臉。淚。痕。指。着。他。
罵。道。你。好。你。好。堂。堂。旅。長。的。臉。面。可。不。被。你。這。小。賤。婦。丟。醜。盡。了。我。在。先。不。
是。常。和。那。老。沒。正。經。糊。塗。蟲。嚷。吵。說。小。老。婆。這。東。西。是。萬。萬。娶。不。得。的。他。兀。
自。不。相。信。總。疑。惑。我。是。撻。酸。吃。醋。如。今。可。應。了。我。的。話。了。上。樑。不。正。下。樑。歪。
既。有。這。不。守。規。矩。媽。自。然。能。夠。生。出。這。肆。無。忌。憚。的。女。兒。比。較。我。們。大。太。太。

肚皮裏扒出來的真個有天淵之隔了。（因麻得緊）韻雲大小姐是你們親眼瞧見過的。單論他的身體何止二三百斤重量拍通坐下來差不多輕巧的椅子都支撐不住連頭帶尾像一座土山一般巍然不動一管喉嚨開口和銅鐘彷彿能夠將人耳朵炸得聾了也是他老子沒福消受眼看着這般有福有壽的好孩子白白送了命好人不在世禍害一千年留着這丫頭在這裏現世現報……盧氏吃他這一頓數說一時也摸不着頭腦只站在旁邊發怔連氣也不敢出好半晌方才陪下笑臉問道太太有話儘管吩咐不用氣壞了身子倒不值了林氏對他啐了一口怒道我待吩咐呢只是你們眼睛裏也沒有主子叫我還說甚麼如果氣死了豈不遂了你們的心願我聽見二丫頭已有了婆婆家了是誰替他做媒的是誰出的年庚是誰寫的允帖老實說像我們這官宦人家的小姐那些偷情密約是萬萬不

行的。你且從直招供了罷。免得我用起大刑來。先拶你一拶。然後再和那小
 蹄子講話……盧氏聽見這話。嚇得魂靈兒直向頂門上飛去。先前廝瞞着
 林氏。用意原想將就混到那裏。再說到那裏。知道被林氏曉得。一定不得開
 交。不料劈頭被他提着這事。又見趙氏坐在一邊。猜定是這位姑太太走漏
 了風聲。又因爲柔雲訂這婚約的時候。自家原已阻攔過。無奈他不肯服我
 的教訓。如今却帶累我做母親的。在此受這樣凌辱。又羞又慚。登時一陣心
 酸。止不住。拿袖子掩着粉臉。嗚嗚咽咽哭起來。林氏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竟
 和我放起刁來。哼。哼。你們這些九尾狐狸的手段。只好去騙你不成。材料
 的老爺。我是鐵打的心腸。你便哭死了。我也不心疼。蔡媽。劉媽。快替我將他
 衣服剝脫了。用荆條抽他的皮……這時候。趙氏已經懊悔的了。不得不防
 因爲自己。一句話說得大意。平空掀起這樣風波。忙不迭的勸說道。嫂嫂

這又干姨娘甚麼事你這樣訓斥他豈不冤枉……說着又向盧氏笑道你便將這事的來山去水明白告訴太太也好兒女終身的大事也不是瞞着人幹的只怪我多嘴倒累得你們家庭裏不安靜……盧氏哭着說道這叫我○有○甚○麼○法○兒○呢○他○們○人○大○心○大○幹○出○事○來○都○不○容○我○參○贊○一○句○半○句○他○說○文○明○時○代○像○這○樣○結○婚○原○是○他○們○的○自○由……才○說○到○這○裏○左○臂○上○早○吃○了○一○下○皮○鞭○林○氏○接○着○罵○道○我○活○到○五○十○多○歲○從○不○曾○聽○見○過○甚○麼○叫○做○自○由○今○天○可○以○自○由○和○人○家○訂○婚○將○來○就○可○以○和○人○家○自○由○養○兒○子○當○初○周○公○制○禮○也○不○消○要○那○三○媒○六○證○了○我○太○太○身○分○高○的○緣○故○便○由○於○老○爺○拿○花○花○轎○子○將○我○抬○得○進○門○若○是○在○先○和○老○爺○私○下○姘○識○起○來○如○何○能○在○這○偌○大○家○庭○裏○一○人○之○下○高○居○萬○人○之○上○歪○歪○脖子○撇○撇○嘴○誰○敢○不○服○我○的○使○喚○他○不○害○臊○你○難○道○也○不○害○臊○就○這○句○話○便○該○打○嘴……盧氏又道我原說要來稟明

太太又恐怕太太聽了着惱。所以便替他遮蓋。則個……林氏聽了益發憤怒。隨卽氣忿忿的說道。且放着你饒你暫時活着。至於柔雲這小蹄子。我若不將他置諸死地。將來也沒有這臉面見他的爹。說着便命人預備手鎗和繩索一疊。連聲要將柔雲喊進來和他拚命。再說柔雲早間剛在房裏梳洗。便有僕婦們來告訴說。鄭太太來了他心裏知道一定是爲芳瑜的事。背後正向他母親談論。誰知沒有一會功夫。來抓盧氏的人。雖奉着主母的嚴命。然而盧氏平素待人很好。他們早悄悄先將這話告訴了柔雲。柔雲也就嚇得面色如土。又知道林氏生性異常潑悍。既然鬧起來。怕一時不得干休。他早收拾收拾一溜烟跑出門。逕走入儉德會裏。暫且避一避風頭。盧氏却不曉得。柔雲已走。深恐被他們尋得來。要受林氏的委曲。不由替他捏一把汗。幸喜僕婦們轉來稟覆說。二小姐已經赴學校去了。這時候並不在屋。

裏林氏那裏肯答應早措拳擄袖鬧得沸反盈天衆人圍着勸他他也不聽立刻又傳話出去打發家人們向學校裏去尋覓趙氏見他鬧得這樣利害奸生惶恐只得趁熱鬧裏依舊坐了轎子回去（惟口興戎爲趙氏計亦殊不值）他明知柔雲是在文鵬那邊一到了家先着人送信給柔雲叫他必須暫行離去這浙江萬不可再行轉回公館恐防有性命之憂柔雲接到這信望着文鵬只是面面相覷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文鵬嘆道這可就瞧出家庭專制於我們青年男女上大有關係的了歐化東漸未嘗不於我們舊社會上闢一個新紀元無如最是這班老年人聽不入耳譬如妹妹和葛先生訂婚這事何等光明正大然而一經到了太夫人嘴裏便拿那些踰牆相從鑽穴相窺的話來坐實你們罪名和他分割一世再也分割不清爲今之計妹妹萬不可去和太夫人見面這儉德會裏也不是你藏身之所……柔雲

蹂。脚。急。道。姊。姊。叫。我。向。那。裏。走。呢。我。即。使。走。了。他。也。放。不。過。我。的。生。母。生。母。
 素。來。儒。弱。我。忍。心。帶。累。他。去。受。這。蹂。躪。要。死。便。死。在。一。處。我。立。刻。回。去。聽。憑。
 太。太。或。殺。或。剮。決。無。抱。怨。的。（藹。然。孝。女。子。言）生。在。這。種。家。庭。之。間。也。叫。做。
 無。可。如。何。萬。一。他。竟。不。容。我。活。命。還。請。姊。姊。將。來。遞。個。言。給。琳。川。叫。他。不。要。
 因。爲。我。一。個。女。子。墮。了。他。的。壯。志。好。在。我。問。心。無。愧。雖。然。常。同。琳。川。在。一。處。
 並。不。會。損。壞。父。母。的。名。譽。還。可。以。拿。我。趙。柔。雲。做。中。國。女。孩。兒。一。個。榜。樣。要。
 得。改。革。婚。嫁。不。良。的。風。氣。須。先。能。感。格。頑。固。的。父。母。方。可。進。行。無。碍。否。則。好。
 事。未。成。先。遭。慘。劫。像。我。柔。雲。也。就。着。實。可。憐。的。了。……說。到。這。裏。早。止。不。住。
 撲。簌。簌。的。流。下。珠。淚。將。一。方。手。帕。搵。得。溼。透。站。起。身。來。便。想。出。去。文。鵬。伸。手。
 將。他。扯。着。笑。道。妹。妹。如。果。回。府。何。啻。以。餌。投。虎。不。怕。妹。妹。見。怪。像。目。前。的。時。
 勢。不。獨。武。人。跋。扈。武。人。的。內。眷。其。跋。扈。較。武。人。尤。甚。太。夫。人。於。新。思。想。上。固。

然反背卽於舊道德上亦殊欠缺（確評蓋明於舊道德者其於新思想斷不至如此痛心疾首也）狂者以不狂爲狂他只見着人的不是却毫不省得自己的不是他一定舉出他那三從四德的古話說你敗壞了他的門風宣告你的死刑妹妹這生命上狠有危險盧姨娘愛女心切既不能據理力爭又不忍瞧着你依違就死你想他這顆心又當怎樣苦痛照你這樣辦不是保全生母轉來陷害生母了古人對於父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你想大杖還可以走得何況太夫人一時蒙昧要置妹妹於死地呢（議論透關可見愚孝愚忠爲智者所不取一部二十四史不知誤盡多少好人哀哉）老實說就算妹妹有罪了也道不得個累及九族你此時便隻身遠遁太夫人再蠻橫些斷沒有個抓着盧姨娘叫他代你替死的道理……柔雲掩淚說道妹子方寸已亂悉憑姊妹調度叫我遁到那裏去呢……文鵬正待回答

忽見外邊老蒼頭倉皇失措的進來。嘆道：趙公館打發了許多家人。說是來尋覓二小姐的。太太坐在屋裏立等二小姐回去。拚命我告訴他們。二小姐並不在此。他們也不肯相信。洶洶湧湧。只是要闖得進門。聲勢何等嚴重。一轉又出人意外。老蒼頭話還未完。果不其然。門外已搶入四五名家人。進來。柔雲要避也避不及。文鵬不慌不忙迎着他們。笑道：諸位管家奉命差遣。原也怪不得你們。但是你們儘有明白事理的。太太和二小姐苦苦爲難。他所抱的理。由狠不充足。一時氣憤。妄作威福。如果鬧出別的岔枝兒事。過之後。他一般會將捕捉二小姐的罪名全卸在你們身上。那時撫心自問。固然對不住你們。二小姐也就對不住你們的。老爺我知道二小姐平時看待諸位。頗有恩惠。他此時並不避你們。你們如果以服從爲天職。我就交給諸位帶他回去。只是你們須憑着良心去斟酌。斟酌再來回我的話。（恩威

且用不激不隨寫出文鵬濟變才略。衆家人答應了一聲，真個伏伏貼貼都退了。文鵬當時攜着柔雲的手，笑道：「我計較已定，只有送妹妹到劉太太那邊去。最好憑太太四下裏搜尋，也搜尋不到薦生人的家裏，說不得我必須親自送妹妹前去……琪花一千人都在旁邊聽見這話，齊聲讚好。說這再妥當不過，轉是柔雲含淚說道：『這到累着姊姊了……萬榴氣岔岔的說道：『累他也是應該。你若允許嫁給芳瑜哥哥，鄭家伯母也不至去會那潑婦不去會那潑婦，也不至說出這些不尷不尬的閒話，推原禍始，都由於我們姊姊一個人。柔雲姊姊還要同你客氣，我就不服……說得衆人都笑了。文鵬狠狠向他瞅了一眼，半晌冷笑說道：『你懂得甚麼？區區之心，不能掬以示人，惟以此語了之，亦殊可嘆。』說畢，兩人逕自出了大門，也不雇車向阿藍家裏走來。家人通報進去，謝氏轉吃了一嚇，迎接入內，阿藍便近前來和

文鵬。廝。見。一。雙。小。眼。珠。早。瞧。見。柔。雲。的。愁。眉。慵。黛。兀。自。笑。問。道。柔。姊。姊。好。端。端。爲。甚。麼。哭。了。謝。氏。聽。見。這。話。便。也。流。轉。妙。目。向。他。臉。上。去。瞧。笑。道。果。不。其。然。難。道。二。小。姐。也。和。我。們。阿。藍。一。般。吃。了。你。那。葛。先。生。的。虧。苦。了。如。何。這。樣。淚。光。融。滑……此。時。羞。得。柔。雲。俯。下。了。粉。頸。一。句。也。不。開。口。（書。中。柔。雲。最。是。豪。邁。不。謂。也。有。今。日。世。間。事。顧。可。逆。料。哉。一。笑。）文。鵬。防。着。他。着。惱。便。將。以。上。的。事。迹。大。略。告。訴。了。謝。氏。又。道。太。太。府。上。雖。然。不。是。桃。源。然。而。却。須。借。你。這。地。方。暫。避。一。避。秦。人。未。審。太。太。肯。於。俯。允。否……他的。話。還。未。曾。說。得。完。畢。直。樂。得。謝。氏。忽。然。跳。起。來。拍。着。手。掌。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巧。事。我。正。愁。我。家。那。個。愛。婿。萬。榴。孤。零。零。往。上。海。求。學。沒。有。一。個。貼。己。的。人。護。送。他。委。實。很。不。放。心。這。一。來。再。好。沒。有。了。並。不。是。我。故。意。留。難。你。們。想。二。小。姐。的。太。夫。人。既。然。這。等。雷。厲。風。行。大。有。和。二。小。姐。勢。不。兩。立。之。意。儉。德。會。固。然。難。以。藏。

身。卽。是。舍。間。也。只。好。權。時。躲。避。日。久。下。來。難。保。家。人。們。不。傳。揚。出。去。那。時。太。夫。人。既。仗。旅。長。太。太。的。勢。力。不。獨。跟。追。起。來。二。小。姐。依。舊。逃。不。出。他。的。掌。握。還。怕。要。加。愚。夫。婦。一。個。藏。匿。女。子。的。罪。名。我。們。這。份。經。紀。人。家。若。和。旅。長。太。太。爭。競。豈。非。以。卵。擊。石。所。以。我。替。二。小。姐。設。想。只。有。三。十。六。着。走。爲。上。計。……文。鵬。聽。這。話。狠。是。有。理。不。由。點。頭。向。柔。雲。笑。道。太。太。這。番。議。論。不。爲。無。見。妹。妹。細。爲。斟。酌。看。是。如。何。若。果。照。這。樣。辦。好。在。葛。先。生。也。在。上。海。……謝。氏。接。着。笑。道。這。格。外。好。了。不。是。我。說。一。句。放。肆。的。話。二。小。姐。到。了。那。邊。竟。白。實。行。你。們。的。正。式。結。婚。禮。那。時。生。米。煮。成。熟。飯。任。憑。太。夫。人。再。利。害。些。道。不。得。還。來。拆。散。你。們。夫。婦。這。叫。做。先。發。者。制。人。後。發。者。爲。人。所。制。我。們。女。人。家。雖。然。不。懂。得。兵。機。至。於。這。些。智。識。却。還。瞧。得。到。做。得。到。二。小。姐。你。也。是。女。中。英。雄。像。這。樣。大。事。萬。一。因。循。坐。誤。那。時。後。悔。便。遲。了。你。們。若。以。我。這。話。爲。然。呢。

萬小姐便趕快回去替榴兒收拾收拾明天由我這裏隨同二小姐趁特別快車（爽直自是夫人天性）正是

多少鬚眉 愧此巾幗 能發能收 胸有成竹

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社會
小說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九回

談往事歡騰歇浦潮

勵貞操春剪吳淞水

柔雲這番過往上海却算得是熟路了第二天收拾收拾真個攜着萬榴徑自乘了特別快車風馳電掣的從浙江直向上海進發謝氏從他們走後打發人給了文鵬一個消息文鵬方才將這顆心輕輕放下再說趙太太林氏當天命僕役去尋柔雲不會有着下落氣得他兩隻眼睛比銅鈴還大少不得又將盧氏喚至面前劈頭劈臉罵得個不亦樂乎可憐盧氏一聲兒也沒敢言語轉暗暗僥倖柔兒不曾吃他撈著無如這事不過搪塞得一時林氏如何便肯罷休呢一面著落在盧氏身上要他交還出柔雲一面又派遣了許多東方福爾摩斯向四下裏去偵探他的蹤迹大約凡是沾親搭故的人

家沒有一處不給他尋遍。直是消息沉沉，毫無影響。林氏委實恨極了。除得打了電報告訴他父親趙星台，簡直說柔雲私姘漢子，棄家在逃，重行又吩咐家人在 cities 熱鬧地方大張招貼。如有人捕獲柔雲，送至本公館者，賞洋一千元。聞風報信，因而就捕者，賞洋五百元。儲款以待，決不食言。還是因為老人家不大相信報紙，否則上海各家大報館還該得他一笔重重的告白費呢。可憐盧氏見他這樣鬧法，只急得在背地流淚。明知家醜不可外揚，這一來豈不損壞他父親和柔雲的名譽。分明柔雲不是他親生養的，所以肯忍心下此毒手。回想當初大小姐韻雲所作所為，沒有一件不吃人恥笑。他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做沒事的人一樣。便算我家柔雲不好，不會稟明你。經自和姓葛的訂婚。然而目下時世，青年男女像這樣舉動的，也不計其數。若說他們是犯法，然則社會上都沒有一個好青年了。越想越慚，免不得

對着巧娘訴說自家的冤苦。巧娘便趁勢笑問道：「太太會鬧且自由他去鬧。他天性是這般蠻悍，憑着別人去勸說，徒然是火上澆油，鬧幾天怕還不是風平浪息轉？」二小姐我倒有些記掛他，萬一藏躲得不太穩固，再被他撈得回來，光棍不吃眼前虧，到那時候，怕小姐就要受他的凌虐了……說着，便提起袖子來揩眼淚。盧氏含淚說道：「好孩子，二小姐的爲人是你知道的。你通記不得上次大小姐幾乎拿火將你燒死，虧得他救你出險，才保住這條性命，便是有甚麼話告訴你，知道你斷斷不會走漏風聲。這件事狠費了萬小姐的計較，起先二小姐原是投奔到他那個儉德會裏，他想這儉德會地方不大穩妥，立刻將二小姐送至他弟媳母家。這份人家姓劉，住得離清和坊不遠，憑太太再會搜檢些，也只能向親戚家去搜檢，斷不能搜檢到薦生人的屋裏。因此不會給他搜檢得着，這也算得是饒天之倖。我將你當做

心腹看待才不瞞你。你須替我守好秘密。千萬不可和別人談起。等待將這場風波好好過去。我們才好度安靜的日子呢。他們低低說話的當兒。驀見窗子外面彷彿有個人影子一閃。巧娘忙不迭向盧氏搖了搖手。復行跑出院外。四面望了望。然後縮身進內。笑着說道。賊人胆虛。我只恐有人偷聽了我們的說話。轉自吃了一嚇。阿彌陀佛。但願二小姐吉人天相。保佑他在外邊平安如意。我情願替他吃一個三災八難的花齋。姨太太人生在世。都要有仇報仇。有恩報恩。我若不是碰着二小姐。早就在今年六月裏。烤人鴨子。烤死了姨太太。你老人家請放一千二百個心。這姓劉的人家。我最知道詳細的。前番跌折腿的那個陸亡八。曾和他家二先生打過一場交涉。那二先生。我記得清清楚楚。渾名叫做劉二尖。嘴他家爲人倒還義氣。二小姐在那邊暫避一避。包管萬無一失……盧氏聽到這裏。很是歡喜。笑道。哦。既是你

知道人家不錯。我益發不消顧慮了。幾日以來，我爲這件事提心吊胆，委實覺得有些筋疲力倦。時候已是不早，我們且自安歇罷。巧娘點點頭，帶着小丫頭伏侍盧氏睡下，然後才轉身走入自己那所臥室，心緒潮湧，不知打那裏來的精神，一點兒都不覺得困倦。兀自拿手抱着雙膝，沈吟了半晌，耳笑自言自語說道：「那招帖上不是明明寫着嗎？捕獲了他賞洋千元，死其不傷也。還撈得白花花的五百元呢，可憐我遭了那場瘟火，所互的香汗已將半腦兒化爲灰燼了。一年一年的寄人籬下，幾時才有片手摸了摸十分火熱好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我若不施點毒辣手段，難了半鍾冷茶，漱了漱口，輕飛到我頭頂上來，我拚着這麼一幹領了惹，後覺得不弄這一千塊洋錢，到外邊自己去成家立業，瞧有甚麼知咬。果然那天理竟被人欲戰敗第二世的快活不活活兒鬼嗎？他是個壞，噉才吐，他便悄悄的起來梳洗，再不肯

去驚動盧氏躡著脚步兒從甬道裏繞入後進有一班僕婦們見他這樣鬼張鬼致正待向他詢問他連忙搖手低聲下氣的笑問道太太可起身不會僕婦們對他啐了一口吐沫笑罵道你敢是在這裏做夢呢你幾曾見太太這時候便會下床你要想吃他耳光子時候多着呢也不用忙在這一時巧娘扭頭扭頸的說道婆婆們休得取笑我是有句要緊的話特地來和太太商議的太太若是不會醒轉我便在這裏多伺候一會子也不妨……衆人聽他這話復行大笑起來冷笑道嘖嘖嘖你在幾時加級紀錄了居然有這身分跑來和太太談心衆位姐姐們快讓開些休得擋了他的道兒萬一他在太太面前撇撇嘴怕不捱破了我們的飯碗……你一句我一句儘管在這裏拿巧娘作耍巧娘也羞得臉上緋紅不免捺着氣站在窗外一聲兒更不言語偏生事有湊巧林氏在昨夜裏和巧娘的心事一般無二巧娘不會

睡得安靜他也不曾睡得安靜顛倒思索柔雲藏躲的所在只是思索不出一個頭緒因此五更頭裏便連哮帶喘的鬧了好一會這時剛剛閉上眼睛在被窩裏邊養神忽的聽見窗外有人在那裏嘰嘰喳喳的講話他早不耐煩了喝問是誰在這裏吵嚷……僕婦們大家多不願意巧娘齊打夥兒進房回道姨太太那邊使喚的一個小婦忽然趕在這時候跑來鬼混我們問着他他又不肯明白的說似乎有甚麼話要和太太開一場談判我們不許他驚動太太他那裏依儘着在外邊跌手打脚的廝鬧林氏因爲嗔着盧氏母女心裏正沒好氣此番又聽見是他打發來的人簡直目無法紀登時虎吼了一聲翻身坐起推開錦被舞着兩隻雪白膀子不住的只叫揪這賤人進房來問話僕婦們得了這命令好生歡喜搶出來就要揪那巧娘的鬚髻巧娘不慌不忙冷笑道諸位嫂嫂們何必將威風使盡了呢彼此留着一

點情面停會子等。我得了好處，少不得叫你們諸位沾一沾餘潤。諸位此時瞧我像是姨太太的人，其實不消半天工夫，我就好階做太太的人。那時都算是同夥，有甚麼不好商量的事件……衆人聽他這樣，闊大口氣，轉有些瞧他不出暗想。世界上的事，原沒有甚麼憑準。今日沈困在泥塗的，明天一般會飛黃騰達。他既然這樣託大，或者竟有一點把柄兒也未可知。於是做好做歹，遂不肯再去難爲他。只推推搡搡，將他送入裏面。林氏見是巧娘，剛待叫罵巧娘，此刻却是福至心靈。他將閒話的枝葉兒一概刪除，得乾乾淨淨，搶近一步，低低笑說：「二小姐有了……果不其然，這話才說出口，不但將林氏的氣銷得無形無影，而且從心坎裏發出一種異樣的快活，劈口只喊了一句：『我的兒子，你怎麼知道……』」林氏這等親熱的稱呼，巧娘做夢也想不到。這異樣的榮寵，登時打了幾個寒噤，一根一根的寒毛都站起班。

來恨不得趁勢便滾入林氏懷裏隨即一五一十將在盧氏面前聽得來的
那番話稟明了林氏林氏瞪着眼說道當真有這樣的事我先前還疑惑是
那小賤婢弄的玄虛原來還有這賤婦和他通同一氣好兒子我在先不是
打過你的耳光的難得你竟不記我的仇恨還巴巴的跑來告訴我這消息
巧娘忙正色說道太太說那裏的話像太太這雙貴手別人要巴結着給太
太打還要巴結不上呢奴才天大造化太太一記耳光便增得奴才一紀的
歲數太太不要疑惑奴才吃了要哭須知那是奴才感激萬分深入肺腑
所以才淌出那些眼淚不然爲甚麼人家要說是感激涕零呢奴才便是這
個緣故林氏生平最歡喜人的奉承況且巧娘又加上這場功績登時堆着
滿臉笑容望着巧娘說道罷罷你這一來料想也再不能去伺候那個賤婦
了老實我便收你在左右做了心腹以後公館裏發生甚麼事件一古攬兒

便全交給你前去偵探事不宜遲我須得立刻下床好派遣人到姓劉的屋裏去揪那小賤婢回來活活處死……一面說一面便推開衾枕巧娘得意已極更不怠慢搶在頭裏去替太太披衣服穿鞋子衆多僕婦見他驕地這樣得寵又羨慕又妬忌都趕在背後交口議論巧娘那裏將他們放在眼裏一直眼待林氏盥洗完畢林氏便命巧娘到外邊去喚家人巧娘不覺撲哧一笑身子却動也不動林氏詫異問道你笑甚麼巧娘忙道我笑太太兀自太忠厚了忠厚太甚免不得吃人欺負太太那一天不是派家人們到儉德會裏去尋二小姐林氏想了想說道這話不錯家人們回來說那小賤婢並不在甚麼儉德會裏巧娘將兩隻肩膀望上一聳又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說道這就瞧出太太過於忠厚了這事奴才最知道清楚二小姐分明坐在那邊文風不動無奈家人們瞻徇情面不但不肯替太太出力而且甘心

拿話來哄騙太太通同一氣以至二小姐又跑向姓劉的家裏去躲避林氏聽到這裏把腦門子都氣破了兩隻眼睛紅得同烈火一樣鼻孔裏差不多要冒出烟來也顧不得手掌疼痛和打雷似的將桌子拍得震天價響一疊連聲要將那幾個家人喊進來睡在地下打躺棍兒巧娘見他這種氣勢又是好笑又是着急忙不迭的陪罪笑說道太太又來了你老人家趕在這當兒鬧得驚天動地萬一他們得了信息只消再派一個人到姓劉的那邊報信這不分明讓他們去做手脚……林氏抖抖的說道我只是氣不過了好兒子你有甚麼法想儘管教給我我都依你巧娘笑道這時候第一件須得將二小姐擒獲既然擒獲了二小姐太太還怕家人們逃去不成那是二小姐公案一經完結然後太太要怎樣辦便怎樣辦家人們是太太手底下的奴隸或打或殺一百個也溜不了一個爲今之計我想這件事萬不能倚賴

別人太太通記不得三國演義上說過的孫權要追趕劉備和他的妹妹一起一起的派遣了好多大將無如那些大將雖然不怕劉備却不能不畏懼孫夫人趕雖是吃他們趕上叵耐那個孫夫人只消把臉一沈把眼一瞪那時大將也不成大將了嚇得和小鬼似的爬在孫夫人裙子底下碰響頭白望着他們夫婦倆跑回荊州一根寒毛也不會撈得到手（不知撈到寒毛又有何用一笑）奴才雖然不懂得甚麼大道理然而替那個孫權想想萬一在那當兒他親自出馬那怕他妹妹再利害些也逃不出天羅地網只因一着錯滿盤都是輸古人就是今人的榜樣所以我替太太打算務必悄沒聲的帶領着衆多婆婆大姐向姓劉的那邊去封門撲捉保管手到擒拿萬無一失好太太若論奴才可算是太太的心腹了就使太太派奴才前去奴才也不能奈何二小姐怎樣何況那些狼心狗肺的管家大爺呢這一番話

把個林氏說得心花怒放不住的點頭晃腦望着巧娘說道好兒子你的心
思實在想得周密我太太若做了劉備你便是個孔明我並非小覷我原
有話在先借借我床頭邊有個小金漆匣子匣子裏早儲着一千塊洋錢的
鈔票……林氏的話還不會說得完畢巧娘趁勢走進一步垂手呵腰大聲
吆喝道奴才謝太太的賞……當下他的兩隻眼睛簡直笑得合不起縫來
衆僕婦瞧見這樣情形又羨又妬白翻着大眼瞧看巧娘得意就有個少
婦噉咕說道徧生這廝會打聽得清楚我們若是早經知道這白花銀子
也該見財有份又有一個白髮婆子冷笑道各人有各人的造化這也勉強
不來我不是因爲這賞格在幾天頭裏早就派遣了我的乾兒子和滴親的
姨姪向四下裏打聽消息可恨這些小砍頭的只有吃着嫖婆娘的本領叫
他們幹正經他們轉攔向腦後那小婦不也是一個人怎樣二小姐的蹤迹

他一猜就着一些兒逃不出他的掌握。大家正在你一句我一句的埋怨。不防林氏在房裏罵起來，喊道：「你瞧這一班歪辣貨，還不趕快替我吩咐轎子前來伺候，誤了事，你們也不要再想活命……說着又回頭向巧娘笑道：「論理我也該帶同你這眼線一路去活捉那個小賤婢，只恨我屋裏又沒有一個可以靠得住的人，捉回小賤婢的當兒，倉倉皇皇的怎生擺佈得及。益發拜託你罷，看屋裏可有麻繩，你便率領小丫頭們將繩子預備妥當，省得臨時手忙脚亂。我只消一聲吆喝，你們就將麻繩對準小賤婢脖子裏一套，不須五分鐘工夫就好完結。那小賤婢的性命（寫得何等聲勢，我若非讀過上文，幾於通身汗下）你們瞧巧娘那時快活，已極捏着喉嚨答應了一句：「真是又清脆又流利，比較樹枝上的黃鶯兒，還覺得好聽。眼睜睜的望着林氏上轎後面簇擁着許多僕婦，他兀自揎拳擄袖，果然在屋裏預備一切，再

說公館裏內內外外。驀見林氏趕在這清早出門。料定其中必有緣故。後來打聽出依舊爲的是二小姐。衆人無不伸着舌頭。着實替二小姐捏一把汗。這風聲傳入盧氏耳朵。可憐把他只嚇得三魂失二。七魄剩一。渾身篩糠抖戰。心裏雖然要哭。却是一滴眼淚也擠不出來。又猜不出是誰走漏了消息。料想這一來。柔雲必定是凶多吉少。便想打發人去遞信給他。已是不及此時。沒有別法。只得喚巧娘進房。和他悄悄商議。三腳兩步。走至巧娘住的臥房。窗外低低喊了兩聲。只不聽見巧娘聲氣。先前還疑惑他不會醒轉。却好旁邊有個小丫頭。告訴盧氏說。巧娘早經起身下床。這一會子都在後進裏和太太講話。盧氏聽到這裏。方才恍然大悟。只恨自己不該將實話告訴了他。以至釀出這樣慘劇。照這般看起來。柔雲的性命不是生生的斷送在我這手裏嗎。越想越急。心坎裏一陣酸痛。將口一張。便有一塊紫血直射出來。

(人情莫不愛其子女、觀於此、孝親之念、油然而生)也不管身子晃晃蕩蕩、便大踏步一直尋到後面、打算去會巧娘。巧娘見盧氏進門、也覺得狠有些慚愧。事到其間、也只好咬緊牙齒、含笑說道：「姨娘今天起身、狠早、倒還有這閒工夫跑到後邊來。逛逛盧氏此時和巧娘打了照面、已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了。又覺得他平時對着自己、口口聲聲都喊做姨太太。這回居然又換了口氣。於是更忍耐不得、指着他臉上問道：「好很心的小婦、我要問問你、早起趕到太太面前、嚼了些甚麼舌頭。如今太太真個去捉二小姐去了。豈不遂了你這小婦的心願。你昨夜和我怎生說的。原來你竟口不應心。天日照在你頭頂上呢。世界上若沒有果報、便罷。如有果報、不知你這小婦將來怎樣死法……」盧氏一面說、一面哭。只見巧娘早圓睜雙眼、大聲喝道：「你嘴裏放仔細些。誰是小婦。誰不是小婦。罷呀。同是賣給人家做姨娘。難道還分甚。」

麼高下這裏是太太的禁地沒有你站的地方你不要仗着你家那個丫頭眼見得他已做出歹事早經取消了他的小姐名分你不相信你且瞧我們這裏預備的是甚麼物件……巧娘說着拍的一聲便將那根繩子摔在盧氏面前……盧氏不由放聲大哭一把扯着巧娘衣袖也不顧性命喊着說道你們拿這繩子去勒死他不如先拿過來勒死了我……巧娘這時將袖子扯脫冷笑道你且莫忙你還愁這繩子將來不套入你的脖子裏嗎上樑不正下樑歪二小姐的不好都是你這潑婦不好太太剛出了大門你就跑來和我撒嬌撒潑怎麼平素你見了太太便像小鬼似的呢你有這本領少停等太太回來鬧個花樣兒出來給我瞧瞧我那才佩服你到極頂盧氏見他這冷譏熱諷只氣得渾身發戰哭着說道我只問你昨晚和我怎生說的幫着我廝瞞着太太方算得是報了二小姐的恩你這麼一說出來可是

報。二小姐。恩。不。是。……巧娘。冷。笑。道。凡。事。都。有。個。經。權。報。恩。是。私。情。報。信。是。公。義。在。這。文。明。時。代。鬼。神。報。應。是。沒。有。的。事。了。我。當。初。被。大。小。姐。烤。人。鴨。子。還。不。由。他。去。烤。我。又。不。曾。巴。巴。的。去。請。二。小。姐。來。講。人。情。那。是。他。要。故。意。博。這。慈。厚。的。名。兒。與。我。却。毫。沒。關。係。明。人。不。說。暗。話。我。是。委。實。希。冀。這。一。份。賞。號。太。太。已。經。親。口。允。許。過。我。你。不。相。信。少。停。准。許。你。來。探。聽。二。小。姐。束。手。就。斃。的。當。兒。便。是。我。杜。巧。娘。大。發。其。財。的。機。會。利。之。所。在。骨。肉。尚。且。顧。不。得。何。况。我。同。二。小。姐。那。時。候。我。得。了。這。一。千。塊。洋。錢。太。太。喜。歡。我。呢。我。便。在。公。館。裏。多。混。幾。時。否。則。我。拿。這。筆。錢。出。門。再。嫁。一。個。漢。子。一。夫。一。妻。明。公。正。氣。不。比。較。你。這。賤。婦。一。生。一。世。在。人。家。做。小。老。婆。的。好。……巧娘。說。到。高。興。去。處。把。不。住。扯。開。着。嘴。哈。哈。大。笑。連。旁。邊。的。小。丫。頭。們。都。一。齊。的。笑。起。來。盧。氏。此。時。的。恨。氣。已。堵。塞。住。喉。嚨。待。要。回。答。他。也。回。答。不。出。還。是。小。丫。頭。們。瞧。不。過。

去。做。好。做。歹。依。舊。將。盧。氏。扶。出。前。進。盧。氏。只。覺。得。刀。劍。箭。攢。說。不。出。心。裏。的。難。受。走。入。房。間。哭。到。不。要。哭。了。一。倒。頭。睡。向。床。上。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怎。樣。才。好。昏。瞶。之。中。驀。一。睜。眼。忽。從。耳。邊。送。來。一。陣。哭。泣。的。聲。音。真。是。十。分。慘。痛。又。聽。見。一。面。求。饒。一。面。敲。打。這。聲。息。分。明。都。打。從。後。進。裏。送。出。盧。氏。這。一。嚇。幾。乎。嚇。得。暈。過。去。分。明。知。道。柔。雲。已。經。林。氏。從。劉。姓。那。邊。擒。得。而。回。再。加。上。那。忍。心。害。理。的。巧。娘。從。中。挑。撥。他。性。子。又。暴。躁。當。然。不。肯。在。他。嫡。母。面。前。認。罪。這。性。命。少。不。得。要。輕。輕。送。在。他。們。手。裏。柔。兒。一。死。我。活。在。世。上。還。有。甚。麼。生。趣。轉。不。如。這。一。會。子。跑。進。去。和。他。們。大。鬧。一。場。便。是。要。死。也。好。同。柔。兒。死。在。一。處。……想。到。這。裏。立。刻。翻。轉。身。子。使。勁。坐。起。來。強。自。下。床。叵。耐。這。兩。條。腿。已。同。棉。花。一。樣。軟。癱。癱。的。再。也。支。撐。不。住。剛。在。這。裏。掙。命。偏。生。自。己。用。的。那。個。小。婢。笑。嘻。嘻。的。直。搶。進。房。指。手。劃。腳。說。道。姨。太。太。快。進。去。看。熱。鬧。不。

但牙齒打落又要拿繩子去套頸項了。太太鐵青了面孔，遠遠望了去，活像閻王老爺一樣。我胆子小，站在那裏越瞧越怕……盧氏聽他這樣說，傷心已極，只叫了一聲柔兒，柔兒我害了你，噫……那小婢不知死活，儘管催逼着，笑道：姨太太還不快走一步，停會他們鬧完了，就沒有這好頑耍兒給你瞧了……盧氏恨着罵道：死丫頭，二小姐難不成又和你有甚麼仇恨，你不可憐他，還在這裏快活……那小婢怔了一怔，忙說道：我那裏曾見二小姐呢？裏邊也沒有他的影子……盧氏驚問道：哎呀，既沒有二小姐，這時太太打的是誰……那個小婢笑道：還有誰呢？便是姨太太喊他做巧娘的，不知又有甚事得罪了太太，敲打得好不利害……那個小婢哆囉哆囉，只顧在房裏嚼說，却不防把個盧氏轉朦入鼓裏去了。暗想：這是打那裏說起巧娘，要算得是太太的一分功臣，怎麼狡兔還不會死，轉將走狗烹起來了，難不

成○柔○兒○竟○有○逃○脫○不○會○吃○他○們○撈○着○這○個○我○可○不○能○相○信○了○分○明○他○是○躲○在○
劉○太○太○那○邊○又○不○會○有○人○遞○給○他○消○息……盧○氏○正○在○這○裏○沈○吟○忽○的○有○幾○
個○僕○婦○慌○慌○張○張○跑○將○過○來○在○他○房○門○外○邊○喊○道○姨○太○太○快○進○去○排○解○排○解○
罷○可○憐○你○們○那○巧○娘○牙○齒○已○被○太○太○打○掉○了○七○八○個○膝○蓋○底○下○汪○着○一○灘○血○
水○如○今○又○要○拿○他○結○的○繩○子○去○勒○他○的○頸○項○再○遲○一○會○可○就○有○人○命○鬧○出○來○
了……盧○氏○又○驚○又○喜○顛○巍○的○說○道○太○太○的○性○子○是○你○們○知○道○的○他○見○了○
我○就○要○着○惱○我○這○一○進○去○他○必○然○老○羞○成○怒○這○不○是○去○替○巧○娘○排○解○轉○是○替○
他○火○上○添○油○去○了○諸○位○嫂○嫂○們○我○倒○要○請○問○你○們○一○句○早○間○太○太○聽○見○那○小○
婦○的○話○特○地○跑○出○去○捕○捉○二○小○姐○怎○麼○二○小○姐○不○會○捉○到○轉○又○和○那○小○婦○鬧○
起○來○了○這○真○算○得○是○天○外○的○奇○事○僕○婦○們○也○笑○道○阿○彌○陀○佛○這○才○是○活○靈○活○
現○的○報○應○呢○並○不○是○我○們○當○面○奉○承○姨○太○太○平○時○姨○太○太○看○待○我○們○何○等○慈○

祥○忠○厚○不○幸○二○小○姐○發○生○這○意○外○的○變○故○我○們○誰○不○提○心○弔○膽○巴○不○得○二○小○姐○高○飛○遠○走○不○要○叫○太○太○查○出○他○的○蹤○跡○便○是○二○小○姐○躲○在○清○和○坊○劉○姓○宅○子○裏○我○們○何○嘗○不○知○道○明○白○只○是○憑○着○良○心○不○肯○說○出○來○罷○咧○（○順○水○人○情○落○得○說○出○來○好○聽○）○不○料○那○爛○了○舌○根○的○小○婦○日○頭○還○不○會○出○山○呢○他○忽○然○巴○巴○的○跑○入○我○們○上○房○說○要○和○太○太○講○話○我○們○知○道○他○爲○人○歹○毒○便○相○約○不○肯○去○替○他○傳○報○無○巧○不○巧○又○被○太○太○聽○見○了○一○疊○連○聲○將○他○喚○得○進○房○他○便○鬼○鬼○崇○崇○的○噙○了○成○大○套○的○肥○蛆○偏○生○有○我○們○這○位○糊○塗○太○太○耳○根○又○軟○性○子○又○急○點○不○着○硫○磺○似○的○率○領○我○們○一○班○姐○姐○妹○妹○不○由○分○說○真○個○便○鬧○入○那○姓○劉○的○屋○裏○告○訴○姨○太○太○要○叫○姨○太○太○笑○煞○了○呢○太○太○下○了○轎○先○支○派○四○個○轎○夫○將○他○家○大○門○把○守○得○鐵○桶○相○似○然○後○進○一○重○房○屋○又○由○我○們○把○守○一○重○房○屋○也○是○這○劉○太○太○家○活○該○倒○灶○照○這○樣○情○形○還○不○像○犯○了○叛○逆○的○大○罪

查抄家產的一般威武說也奇怪若是換上別一個早該嚇得尿流屁滾不料那位劉太太好像早就知道有這場把戲一般聲色動都不動早從上房裏笑吟吟的迎接出來開口便問我們太太的來意可笑我們太太和母老虎彷彿叉手舞腳劈口就罵人家窩藏他的二小姐一聲令下偪着我們穿房入戶的去搜拿人犯姨太太你老人家最明白的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我們當然向四下裏分頭尋覓莫說房裏房外翻遍過來也不見有二小姐的身影便是廚房水井浴室毛坑到處都檢點了一下子便是繡花針兒要尋也吃我們尋出來了……盧氏聽到這裏重行又抖戰起來忙問道後來怎麼樣呢又有一個僕婦笑道哼哼到這時候只見那位劉太太將眼一翻望着我們太太冷笑道青天白日你這女強盜是打那裏來的別人畏懼你是旅長的家主婆我太太眼裏却瞧不起你這悍婦你家走失了女孩子應派

是。我。們。藏。着。我。猜。你。定。是。借。這。名。兒。前。來。搶。劫。好。在。我。們。箱。籠。裏。的。金。錢。珠。寶。全。給。你。手。下。這。班。爪。牙。搶。擄。去。了。共。和。國。家。豢。養。着。這。無。限。無。限。的。軍。人。男。的。既。在。外。面。坑。陷。平。民。女。的。又。在。這。裏。橫。行。霸。道。我。怕。你。這。悍。婦。進。門。容。易。出。門。却。難。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只。得。先。將。你。這。悍。婦。關。鎖。起。來。然。後。由。我。門。開。一。場。商。會。憑。大。家。公。決。或。是。將。你。押。入。督。軍。署。裏。去。槍。斃。或。是。打。一。個。電。報。到。陸。軍。部。說。你。家。那。個。趙。星。台。縱。容。婦。女。打。劫。商。民。先。撤。消。他。的。旅。長。頭。銜。至。少。也。要。褫。奪。他。的。全。部。公。權。永。遠。監。禁……哎。唷。劉。太。太。那。張。嘴。真。個。利。害。撒。豆。般。的。說。得。滔滔。不。斷。直。把。我。們。太。太。弄。成。坐。又。不。是。走。又。不。是。頸。項。脖子。紅。得。像。猴。子。屁。股。一。般。登。時。使。起。他。平。時。的。性。子。搶。過。去。就。要。和。太。太。打。架。（可。笑。這。也。不。是。打。架。的。事。）你。道。人。家。竟。沒。有。豫。備。嗎。只。見。劉。太。太。將。手。招。了。招。蜂。擁。也。似。的。躡。上。許。多。男。女。內。中。還。有。兩。位。姨。太。太。更。是。

利害捺頭的捺頭扯脚的扯脚哄囈一聲太太身體又胖早平裁向地上禱子幾乎都吃他們揪脫……盧氏故意笑說道好呀你們這一班人幹甚麼呢也該幫一幫太太才是道理……衆僕婦都笑得格格格的說道姨太太你是個青天我們平時受太太的蹂躪誰也不想報復他只是沒有報復他的機會罷了這時難得撞着這位劉太太肯在老虎嘴裏拔牙子我們感激他還感激不盡誰還肯替我們這不講理的太太做打手兒呢不瞞姨太太說在這個當兒我們假裝着上前拉勸其實背地裏還重重的撈了他幾下子……說着又望旁邊一個少婦笑道田嫂子你委實再捉狹不過你不是趁熱鬧裏在太太腿膀上使勁的擰了幾把擰得太太殺豬也似的怪叫別人不留心我却瞧得明明白白……那少婦將頭一縮笑道蔡婆婆你休得瞎三話四你只顧取笑萬一再傳入太太耳朵我還要這性命不要橫豎他

的皮是很厚的。就擰了他。也不覺得痛哩……說着。衆人又是一頓譁笑。論文字雖是料諱。然而閱家之主婦。都有凌虐僕婢。幸而不遇此機會耳。倘遇機會。其不撈他幾下子。而又擰個幾把者。幾希。吾書至此。吾爲以貴凌賤者。捏汗不少。他們還待再往下說。不防又跑出一個小丫頭來。張皇失措的說道。不好。不好。繩子已套入他的脖子裏。差不多要嚙氣了。我因爲瞧他白眼翻得。可怕。我不敢再在那裏。就攔嬌嬌們不信。你不聽見那巧娘連哭的聲氣都沒有了麼……盧氏嚇得抖抖的說道。這是怎麼好。論這小婦雖有可殺之道。然而憑着太太一時盛怒。若竟弄出人命來。將來傳揚出去。也狠與老爺聲名有礙。好嫂子。你們還該進去勸一勸……又有一個僕婦冷笑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想法子去救他。原是應該的。只是他這一顆心太黑。救他性命的二小姐。他報酬二小姐的地方。尙且如此。何況我們

身分同他一樣。遇着他。恩將仇報的時候。怕有這日子。我們總會死在他手裏呢。（果報之說。儒者不談。氣機感召。理無或爽。觀於此。始知害人者。適以自害。可不懼哉。）他們正在前進裏。相持不下。盧氏既不敢過去。解勸僕婦們。又不願過去。解勸料想巧娘這條小命。斷斷沒有挽救的希望了。誰知事有湊巧。林氏不曾尋得着柔雲。白吃了劉太太的一頓打罵。你想他這心高氣傲的婦人。如何能容納得下去。雖然躲脫。重圍抱頭鼠竄。轉回公館。他總疑惑巧娘是有心給這苦頭。給自家吃。再不然。便是巧娘覬覦賞格。故意忘報。所以將這一股憤氣。全行發洩在巧娘身上。走入屋裏。也不問青紅皂白。先將巧娘抓過來。直挺挺的跪在地上。先命丫頭從巧娘腳上褪下一隻鞋子。奪到手裏。劈劈拍拍。認準他的嘴巴。打了有百十來下。好在巧娘原是天生單講他這鞋底。足有三寸來寬。七寸來長。再加上林氏是氣極了的人。又

有幾分蠻力。打到腮頰上面。又沈重。又清脆。一下便是一下。絲毫沒有躲閃。巧娘知道事體決裂。也不想求饒。只有大哭。大喊。可是他喊一聲。牙齒便迸落一個。不是在下。幸災樂禍。在這危急時候。還要說句輕薄話兒。巧娘先前原是想發了財。再嫁一個漢子。度活。但是這麼一來。所有的糯米銀牙。差不多去了大半。半老的徐娘。倒好。變成癩嘴老太婆了。可想他這一層希望。已經告了完結。一直等待林氏。打得手腕酸痛。擱下鞋底。重行將巧娘。按倒沒頭沒腦。提起自家的編魚大腳。給他一頓亂躲亂踹。嘴裏兀自喃喃罵道。我把你這慣會編謊的賤人。我當初打了你幾記耳光。你便說是感激涕零。如今益發成全了你這賤人的眼淚鼻涕罷……巧娘此時雖然疼得發昏。然而聽見林氏提到這句話。他便忍着痛。不敢再哭。只是躺在地下。哼聲不止……林氏怒道。你不哭了。還待裝死來嚇我。好好你要死也不難……林

氏越說越氣，大睜著通紅的眼珠，向四下裏望了望，却好巧娘替柔雲預備的那根麻繩，繩子上的活絡都扣得完完全全。（我讀到此，我祇覺果報森然可畏。）顧手便搶過來，向巧娘頭頸裏一套，將手往上一提，巧娘已是聲息全無。只見他兩隻小腿兒在那裏一伸一縮，說時遲，那時快，在先熱鬧的當兒，奶娘本攜着珠寶，站在邊旁，瞧着珠寶聽着那打的響聲，喜得他眉花眼笑，嬉着一張小嘴，連珠價的喊好。（有其母，必有其子，孩提之童，非決無惻隱之心也，耳濡目染，遂不覺成爲習慣耳，由是以觀家庭教育，固可忽乎哉，竊不禁爲吾中國社會憂也。）此時忽然見他母親去勒巧娘頸項，巧娘的臉蛋子已慘無血色，再看見他眼睜舌吐形狀，委實可怕，不由自主的哇的一聲哭起來，和虎也似的撲入奶娘懷裏，奶娘一面摟着珠寶，一面趁勢說道：太太還瞧小少爺分上饒了，這賤人罷，這賤人的性命原不算甚麼，若

因此嚇壞了官官，倒不值多了。（立言得體，此奶娘亦可謂善知識。）林氏吃他這句話提醒，拿繩子的那隻臂膀，不由軟得一軟。巧娘一口氣回轉過來，儘躺在地，悠悠的喘氣。奶娘忙將珠官哄入花廳，上去頑耍。盧氏和衆僕婦都擁入來，林氏指着巧娘罵道：「我若不是因爲瞧小官官的情分，便該立刻將你這賤人處死。如今是死罪，雖免活罪，難饒……」說到這裏，又忿忿的指揮衆僕婦道：「大小姐住的那所房屋，我因爲他死後不忍心再看裏邊的陳設，從秋間封鎖着，到了今日，並沒有人去住。我眼睛裏如何容得下這樣賤婦？你們替我將他鎖閉在裏面，每日給他三餐薄粥，延着這賤人的殘喘。我得着閑空兒，不時的還要去賞他的棍棒。你們若是和他通同作弊，我查出來，一並從嚴懲辦……」說完這話，也不來理會。盧氏早搶入房裏，重行穿換衣服，梳掠鬢髮，仔細望望自家大腿上，早留下許多傷痕，暗暗咬着牙。

齒千刀萬剛的提着劉太太儘罵外邊由衆人將巧娘扶得起來蜂擁着送入頤雲住的那座院落只見畫欄壁污苔徑泥封一株大梧桐樹已不復綠葉成陰疏疏落落的從枯枝隙裏透下慘淡的日光古井不波轆轤無恙最可怪的那一根繫花籃的綵繩兒還斜掛在那裏隨風搖曳巧娘這時候已是面無人色神志昏糊如果他清爽起來對着這樣物在人亡風淒月冷的境况究竟不知他作何感想（吾恐全無心肝之巧娘其感想斷不能如作者之所期望）衆僕婦誰不嗔恨巧娘的爲人那裏還肯有好地方給他居住廳上的窗榻依舊讓他文風不動只把頤雲當日糞他人鴨子的那所小屋艸艸收拾出來使勁將他往裏一推替他將房門緊緊掩上大家一哄而散長門深閉盼王孫兮不歸古室寡歡伴幽靈而掩泣自是以後不知巧娘怎生消受這種淒涼况味哩此時只悶壞了一個盧氏猜不出柔雲畢竟

到那裏去了。此時却又快樂煞一個謝氏。出奇制勝。公然將那揚威耀武的旅長太太弄得抱頭鼠竄。狼狽而回。過後便原原本本將這詳細告訴了文鵬。文鵬偷着空兒便悄悄的遞了個信息給盧氏。盧氏這才將一顆心放落。趙星台也有信到家。大略說是家醜不可外揚。勸林氏暫持穩健態度。隨後再慢慢查察。柔雲的下落。林氏到此也叫沒法。再不去尋覓。柔雲他那裏曉得。柔雲這時候和着萬榴歡天喜地的搭了火車。早已抵上海車站。一徑將行李等件依然搬向上次住的那所客棧。權且安歇下來。第二天約莫有午後。光景命榴兒坐在寓裏稍待自家。匆匆忙忙特地坐了車子來訪葛琳川。好在琳川的住址他記得。逼真絲毫不曾忘却。指揮車夫一直徑向那地方走去。走進門首便跳下了車。抬頭一望不覺吃了一嚇。莫說瞧不見當初那片大律師的銅牌。而且這門首人來人往好像穿梭似的也沒得一刻兒安。

靜柔雲趁勢擠入裏面，覺黑壓壓的坐了一屋子的人，你也伸頭他也墊脚，眼睜睜的對着一座台上，瞻望這台上也站了兩三個少年，手裏拿着一片牢什木板子，這麼也是一拍那麼也似一拍拍的，聲氣很是清脆好聽。柔雲方才知道這地方已經改做交易所，當然不會尋見琳川的身影，待要和旁人去問一問，耐那些人正在全神貫注那木板的響聲，誰有心腸和柔雲打這沒來由的交涉得了？采頭的呢，儘管咧着一張大嘴在那裏傻笑，至於失敗的更不消說得了。垂頭喪氣便是死了他的娘和老子也，沒有那般懊惱，所以柔雲問來問去也不會問出一個確實的消息，心裏一急，拔起脚來，依舊跨上原來的車子，轉回客棧。萬榴等得正沒甚耐煩，見柔雲回來忙搶着上前問他，可曾會見葛先生？沒有。柔雲將個粉頸搖了兩搖，悶懨懨的向床上一躺，萬榴嘆道：這可怎麼好呢？我們原希冀葛先生替我介紹一個學

校如今既是尋不見他，就擱下來，不是白誤了我的求學機會麼？柔雲嘆味一笑，說道：「好一個專心求學的孩子，怎麼就白白誤了你？你既這樣用功，在浙江時候爲甚，又那般頑劣呢？況且這個當兒，各學校裏也不招生插班，這件事情怕暫時還不能達這目的，眼看看離陽歷年假不遠，一經會着葛先生，便請他替你覓個相當的學校，你不必着急，我比你還着急得十倍呢。」萬榴扭頭笑道：「姊姊，你着急則甚，敢是想葛先生趕快的來和你乞婚。」柔雲臉上，一紅跳起來，便趕着萬榴要打罵道：「榴兒，你近來越發有些不瘋不癲的了，能說的也說不能說的，又該你嚼這樣舌頭……萬榴躲得遠遠，笑得格格。」的說道：「乞婚是件明公正氣的事，本不消鬼鬼祟祟的瞞人，我說他來和姊姊乞婚，又不曾說姊姊和他去乞婚，我並沒說錯，你打了我也是冤枉……」柔雲笑道：「叫你不許說，你偏要說，你既這樣不服我管束，看我使起性子便」

趁今夜的夜車跑回浙江放你一個人在這裏也好……萬榴這才哀告着說道好姊姊寬恕我這一遭兒罷我可不敢了……兩人在棧房裏住了好多日子柔雲天天跑出去打探琳川住的所在偏生這上海人多地廣正不知打那裏尋起可恨那個王藻女士此時也不在上海想遇見一個朋友談談體己都沒這希望急得他芳心如火鎮日價只是長吁短嘆可巧這一天外邊送進一封信來是萬文鵬的手筆上面便敘述的是巧娘事迹柔雲看了一會又氣又恨萬榴站在旁邊看得明白便笑向柔雲說道姊姊你要回浙江去呢這可去不成了你們太太大張着嘴等待你回去要咬你的肉……柔雲聽他這話不由嘆了一口氣一聲兒也沒言語當晚便在燈下寫了一封回書將近狀詳細告訴了文鵬不曾隔了幾日各校已放年假那報紙上的招生廣告已有好幾處披露出來柔雲便不肯怠慢却好有一所商業

學校的詳細章程頗與萬榴的程度相合。隨即裝束齊整。趕到這校裏來。替萬榴報名。走近那校的門首。規模。宏。做。心。裏。暗。暗。歡。喜。其。時。雖。在。假。期。之。中。却。因。爲。日。子。不。多。所。有。教。員。和。學。生。大。半。不。會。出。校。不。過。略。略。停。了。一。星。期。課。罷。了。校。僕。問。明。了。柔。雲。的。來。意。便。將。他。延。入。應。接。室。裏。然。後。拿。着。柔。雲。的。名。片。進。去。通。報。柔。雲。見。沒。有。人。招。待。也。不。會。入。坐。兀。自。提。着。長。裙。在。那。室。裏。閒。步。見。四。面。玻。璃。櫃。子。一。例。的。擺。着。學。生。許。多。成。績。品。光。怪。陸。離。異。常。好。看。他。正。在。那。裏。出。神。驀。覺。得。戶。外。有。脚。步。聲。音。先。前。還。疑。猜。是。那。個。校。僕。掉。頭。一。望。却。是。一。個。女。子。深。目。高。鼻。鬘。髮。黃。睛。雖。然。渾。身。換。了。西。裝。然。而。那。態。度。聲。容。柔。雲。分。明。認。得。他。便。是。姊。姊。在。先。使。喚。的。那。個。密。司。猛。自。吃。了。一。驚。失。聲。問。道。哎。呀。你。不。是。密。司。如。何。跑。向。這。校。裏。來。走。動。密。司。也。笑。起。來。說。道。我。們。夫。人。見。了。二。小。姐。的。名。片。原。猜。到。是。二。小。姐。叫。我。趕。快。出。來。望。一。

望誰知真是二小姐二小姐快隨我進去罷夫人見了二小姐包管和二小姐有許多話講……柔雲此時一點摸不着頭腦正待追問他這夫人是誰誰知密司也不答應經自大踏步在前面飛跑轉灣抹角繞了好幾重講堂早見靠東首有一座精美的房屋兩旁樹木雖在這寒冬時候依舊青葱可愛遠遠望了去彷彿和圖畫一般塔沿底下早笑盈盈的立着一位西洋美人（伊何人歟讀者試掩卷猜之）提着那極流麗極靚媚的喉嚨笑說道密司趙你是幾時到這上海來的真是意外的幸會……一面說一面迎得近前抹脫了手套將一隻玉樣般的柔荑輕輕價直遞過來柔雲到此方才知道他便是在浙江試演飛機的那位愛娜女士心裏只一喜歡也就喜歡到極頂緊緊握着愛娜的手又拿嘴唇子去吻了一吻笑問道密司……剛說了半句愛娜接着笑道此時你不該喚我密司應該喚我做密昔斯了且

請進房子裏來。我們好敘一敘。這許多時的契闊……柔雲聽他這口氣才知道前次山醫院裏聽見他和伯樂爾結婚的話確已成了事實……兩人攜手走入室內對面坐下。密司伺候在旁邊望着柔雲。只是抿着嘴笑。先由愛娜問道：密司萬文鵬近來身體還好。他辦的那儉德會想該發達。柔雲笑着點了點頭。說道：文鵬姊姊也很惦念着女士。愛娜笑道：可不是嗎？我不然，早就。要。瞧。看。他。去。了。因。爲。在。這。個。月。前。頭。又。隨。着。我。父。親。回。敝。國。去。了。一。趟。及至轉回北京。匆匆忙忙着結婚的事。兀自不得分身。如今剛在我們的蜜月裏。隨同我那伯樂爾先生到這上海來旅行。伯樂爾吃醫院裏留着在那邊。主任我便住在敝友這學校。又承校長的委託。囑我擔任了音樂教科。我的天性又喜動而不喜靜。便老實承認下來。適才瞧見密司趙的名片。我覺得無意中會見了故人。叫我說不出來的心中愉快。密司趙料你也猜不出我。

在這校裏和你廝見柔雲笑道以女士這樣程度肯幫着敝國的學校辦事。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我狠爲我們敝國的學生祝前途幸福我今日來校的緣故却專爲替一個小學生報名這學生名字叫做萬榴便是文鵲姐姐的。第二個阿弟……愛娜聽見他提到萬榴不由喜得直跳起來嚷道密司趙你難道便忘記了嗎這萬榴不是曾經和我坐在一個飛機裏飛到這上海地方耽擱了好多日子好一個活潑潑的孩子至今我這心坎上還嵌着他的一個小影難得他肯到這校裏來求學我一定肯教導他他此時在那搭兒呢怎麼不同你一齊來逛逛……柔雲想起前事不禁笑了笑暗暗說道我近來心神委實有些恍惚怎麼這一件事便記憶不起可不叫女士笑我粗忽當下粉臉上便有些訕訕的忙笑答道榴兒若早知道女士在這邊應該過來替你問好他此時現住在客棧……話還未完愛娜已笑盈盈的站

起身子向柔雲說道：「我此刻極願意去瞧瞧他。」密司趙既和他到這地方，原該做個東道主人。這裏也狠有潔淨的餐館，我們一同到那裏去坐坐……說畢也等不及柔雲答應，隨卽命密司出去吩咐汽車。汽車開後，愛娜同柔雲並坐在一處，密司坐在前面。愛娜將密司指了一指，含笑向柔雲說道：「密司趙，你瞧瞧這女孩子，雖說是黃種，至於長的這副臉蛋兒，幾乎和我們敝國的模樣差不多哩。」他來伺候我，還沒有多時，我嫌着名字起的不好，怎麼拿這密司兩字常常放在嘴裏叫換。我已經替他將名字改過了，喚做米麗……柔雲聽他這樣咕咕略略的說話，把不住撲哧笑出聲來。愛娜見他笑得狠是詫異，忽的放下臉色，問道：「密司趙，你笑我則甚？敢是我替他取的這名字輕薄了你們貴國的女子？要知道這米麗在我們敝國講起來，算是嬌艷可喜的意思，並沒有甚麼不好……」柔雲忙笑道：「女士，休要錯會我因

爲這米麗原是我們家裏使喚的一個小婢拐逃出來多少時沒見他影响如今從無意中和他相會所以笑得一笑愛娜驚問道原來有這樣緣故我也曾經詢問過他他告訴主人看待他很是刻薄所以他才躲避到這上海密司趙我知道你爲人非常慈愛難不成當真會有這樣虐待下人的舉動柔雲到此也不肯打誑當下遂將姐姐韻雲死後嫡母要他殉葬的事詳細告訴了愛娜愛娜笑道照這樣講也就難怪米麗要保護他的生命了令姊既已往昇天國隨後還叫米麗跟隨密司趙回浙江去罷我知道貴國裏將人常做什物常常用金錢去買他們的身體府上既已給過他的身價我斷然不敢羈留着他叫旁人議論我們的不是……柔雲聽他說的這番話芳心裏不禁又羞又急只恨中國有勢力的閥閱永遠不能掙這口氣不免貽外人的口實愛娜雖然不是有心譏諷然而我聽了去總覺得慚愧無地（

願一切蓄婢家聽者、此恥不可不雪也。當下也不會去答應他、却也不會和他推却。至於瞧那密司的神情、却以爲能夠倚庇在外人肘腋之下、面龐上好像增了無限榮光、顯出不肯將柔雲放在眼裏的意思。趾高氣揚、坐在車子前面十分得意。（噫、今日如密司者多矣、吾於密司、又何譏焉）那汽車走得飛快、眨眨眼已停了。機括那座光輝燦爛的番菜館、已露在面前。其時約莫有午末未初這個辰光、上海的男女大半還睡在綉衾裏、不會下床。所以偌大一座三層樓餐桌、陳列得縱縱橫橫、各處房間依舊冷清清的、沒有甚麼人迹。許多細崽們圍着白布圍裙、閒閒的坐在旁邊打盹。聽見樓梯聲响、知是有客來了、迎上前望得一望、見前面走的是一個細腰長裙外國女人、旁邊跟着的又是一個艷如桃李、雍容華貴的小姐。登時把他們的磕睡虫兒多逃得無形無影。大家搶着上前笑面相迎、恭恭敬敬的替他們

揀了一所上等房間請兩人進去坐地然後穿梭價似的問長問短招待得極其周到愛娜開了菜單子交給他們細崽們又送上兩杯白蘭地酒愛娜笑着柔雲說道這裏有現成的請客柬帖便勞動你的大筆寫幾個字兒打發他們去請萬榴或是叫我這汽車將他接來也好柔雲一面寫明了自己的客棧又告訴他愛娜女士在這裏等候一面笑道那孩子近來格外活潑平白的還趕向馬路上東奔西跑在棧房裏也沒有一刻安靜他那裏慣坐汽車怕他還嫌這汽車悶氣哩倒是讓他走得來他反願意細崽將柬接入手裏轉身外出這時候柔雲遂將萬榴怎麼和阿藍訂婚怎麼和阿藍淘氣的話細細告訴給愛娜聽引得愛娜笑不可抑拍掌說道越是這樣舉動越覺得他天真爛漫及至到了我們這般年紀怕就要去學他淘氣也斷斷學不來了因此我却有一句冒失的話要來奉問不知萬女士文鵠及姊妹

兩人可曾和人家訂了婚約不曾（閒閒而來，此文家過渡法也）柔雲怔了一怔，却攔着自家的事，且不去講，轉笑向愛娜說道：「我知道你們貴國的女子，却不把婚姻這件事當做終身的問題。一到成年以後，便着緊謀劃一己的自立，倚賴男子的性質，確乎是沒有的。不料歐風東漸，竟不讓貴國的女子專美於前。萬女士文鵬便是這其中的一個人。他目下正抱着他的獨身主義，但是却苦了我們那個表兄鄭芳瑜。芳瑜和他愛情很深，累次要向萬女士乞婚，萬女士竟是高視闊步，決意不肯俯允。那一次芳瑜受了異樣的激刺，忽的吐出幾口紫血，百忙裏曾去延請伯樂爾先生過來診視，無巧不巧，伯樂爾却在這個當兒向北京去和密昔司成禮，累我們白跑了一趟。若不是那時在醫院裏得着這樣消息，我們如何會知道密昔司和伯樂爾先生已成佳耦呢？愛娜驚問道：「哎呀，這不是我們誤了鄭先生的病嗎？不

知他近來曾全愈沒有……柔雲笑道僥倖後來還是服了伯樂爾先生的藥水病勢漸有轉機如今却不至有別的危險了愛娜笑道藥水那裏能治人的心病容或萬女士已經回心轉意所以鄭先生幸告無恙我猜的可是不是柔雲連連搖頭笑道女士所猜的話依舊與事實相去萬里他的病體雖然有望他的姻事却絲毫沒有指望……愛娜到此將個螭螭粉頸扭了一扭正待發表他的意見早聽見樓梯上拍通拍通帶躡帶跳搶上一個人來他見了愛娜却不懂得鞠躬行禮轉像抱頭獅子一般平空直撲入愛娜懷裏笑着說道好姊姊你是打那裏飛來的自從那一天別了你做夢也想不到還在這地方和你廝見我也說不出心裏的歡喜我也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你仍將那飛機攔在半邊我再和你飛到半空裏耍他一耍……萬榴只顧和愛娜糾纏引得柔雲笑說道你瞧這孩子越發沒規沒矩的了見

了。女士一點禮貌也不講，還是這般憊懶，你也不怕吃。女士笑話：愛娜將萬榴摟在身邊，又低下頭，在他額角上吻了一下，笑道：孩子們原要這般活潑才好呢，不曾隔幾多日子，你這身體越發魁梧了，可惜這一次沒帶飛機，你歡喜坐這東西，正不費事。過一天，我來替你設法，你喜歡吃甚麼菜，等我吩咐他們去支配……萬榴這才入了座，聽見這話，他早瞪着眼，回答不出。柔雲笑道：他不懂得西餐名目，還是由我來替他寫罷。當下又添了幾色菜，交給西崽重行向萬榴說道：這一來，你可以和女士在一處了。我替你去報名的。那個學校女士却在裏面擔任課程，將來你在學術上面有解不來的地方，不妨去和女士研究研究。你一天沒有進步，你的丈母一天也不肯將阿藍嫁你。這是他親口對我說的你，留着心兒罷……這時萬榴早把個腦袋伏在桌上，刀呀叉的鬧得一塌糊塗，也不暇去聽柔雲說話，只顧自家大

嚼○大○吃○愛○娜○便○接○着○笑○說○道○女○人○家○這○自○立○固○然○要○緊○但○是○講○究○到○這○愛○情○兩○字○呢○當○然○不○能○偏○執○自○己○的○成○見○不○瞞○你○說○我○在○先○的○性○情○誰○也○不○是○高○視○闊○步○輕○易○也○不○將○尋○常○男○子○放○在○眼○裏○記○得○我○在○華○盛○頓○學○校○裏○充○當○學○生○的○時○候○我○最○喜○歡○的○是○演○習○飛○機○竟○有○好○多○同○學○迎○合○我○的○心○理○大○家○湊○起○一○筆○巨○款○買○了○一○架○飛○機○贈○送○給○我○不○時○的○還○陪○我○去○向○半○天○裏○頭○游○戲○凡○可○以○媚○我○的○地○方○無○不○竭○情○盡○致○博○得○我○對○他○們○笑○一○笑○他○們○兀○自○如○磨○九○錫○我○年○紀○小○也○不○知○甚○麼○叫○做○愛○情○又○猜○不○出○他○們○這○樣○看○待○我○又○有○甚○麼○用○意○只○索○付○之○不○聞○不○問○罷○了○這○同○學○的○當○中○愛○我○最○懇○切○的○便○是○我○今○日○嫁○給○他○的○伯○樂○爾○說○也○好○笑○當○時○伯○樂○爾○煞○費○了○好○些○苦○心○孤○詣○並○不○曾○博○得○我○一○分○酬○報○有○時○我○使○起○性○子○來○動○不○動○便○惱○着○他○最○奇○怪○的○他○也○沒○絲○毫○怨○恨○有○一○次○爲○了○一○件○小○小○爭○競○我○決○意○不○再○去○理○他○他○轉○陪○着○笑○和○

我。說。了。一。句。說。我。不。瞧。別。的。還。該。瞧。着。他。贈。送。我。飛。機。這。情。分。我。登。時。勃。然。大。怒。不。由。分。說。隨。卽。在。操。場。上。用。了。一。把。大。火。將。那。飛。機。燒。得。乾。乾。淨。淨。他。這。一。氣。真。可。氣。極。了。……愛。娜。一。面。說。一。面。用。叉。子。扞。了。兩。顆。密。炙。櫻。桃。向。嘴。裏。送。笑。得。格。格。的。依。舊。從。嘴。邊。直。滑。出。來。柔。雲。也。笑。道。像。女。士。這。樣。舉。動。我。却。不。敢。贊。同。……愛。娜。手。裏。拈。着。那。銀。叉。指。着。柔。雲。笑。問。道。你。不。贊。同。又。待。怎。樣。呢。我。知。道。你。們。貴。國。裏。的。女。子。輕。盈。柔。媚。是。我。們。萬。分。之。一。及。不。來。的。他。們。受。了。男。子。的。委。屈。少。不。得。便。臨。風。短。嘆。對。月。長。吁。甚。至。便。因。爲。這。上。面。弄。得。形。消。骨。立。一。病。懨。懨。遇。見。那。薄。倖。的。郎。君。依。舊。還。把。你。們。視。同。陌。路。算。起。來。固。是。男。人。家。心。腸。太。毒。然。而。也。由。於。你。們。做。了。一。個。女。子。沒。有。一。點。志。氣。便。應。該。受。他。們。這。樣。的。蹂。躪。柔。雲。將。頭。一。扭。笑。問。道。女。士。你。何。所。見。而。云。然。呢。也。太。把。我。們。中。國。女。子。說。得。太。可。憐。了。愛。娜。笑。道。你。還。和。我。嘴。強。我。

往常翻譯出貴國的言情小說大約像這樣事已成了天演的慣例怕一百人當中就有九十九個女子都是這樣……柔雲此時正呷了一口紅玫瑰酒不覺笑得直噴出來搖頭說道原來女士把我們國裏陳年古代的書籍當做考察我們女孩子的枕中秘本這可不冤枉死了人我告訴你罷今日我們女子的權力已是一躍千里再沒有那樣的事迹發現了儘管去和男子們交涉好便好不好他便實行提起離婚你道這樣的後盾利害不利害所以那些做男子的不但不敢來摧殘弱質而且兢兢業業懾伏在石榴裙下大氣兒也不敢出你不見我那文鵲姊姊嗎他便是個榜樣因爲他不願意嫁給芳瑜芳瑜也只好望着他嘆氣絲毫奈何他不得若在古時候像女孩兒家婚姻也沒有自家可以插嘴的地方只消做父母的替你做了主還怕你不火裏火去水裏水去這些閒話我們且攔着不談倒是女士燒了這

架飛機我心裏老大有些放不下到底那時怕樂爾先生究竟怎樣呢……愛娜臉上微微一紅笑道如今回想起來我總覺得有些對不住他這一氣兀自灰心世事他家裏原係富有資產便不事職業他一生也儘數揮霍叵耐經我這番打擊立刻將金銀簿籍一古攏兒交代給律師拿出來替他在社會上辦理公益他只挈了一個小小皮包子身遠出多少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萬榴此時菜已吃完剛拿着一柄小銀匙子在咖啡茶裏撥來撥去猛的聽見這話他忙追問道我猜伯樂爾先生此番一定是乘着飛機走的可不是……愛娜笑道他對這飛機已是恨極了如何還肯去坐飛機……柔雲向萬榴瞪了一眼說道你懂得甚麼沒來由的在這裏插嘴休得打斷女士的話頭我急待要打聽伯樂爾先生一個下落你不知道這段情事比讀外國翻譯出來的小說還要好聽……愛娜重行接着說道密

司趙我那時候只一昧的性情高傲雖然聽見這事却毫不介意還瞋着他舉動之間過於浮躁……柔雲笑道論理我不該批駁女士然而女士在這當兒却未免責己太薄責人太厚大凡男子的心理對着他最鍾愛的情人苟可博得情人的歎心生命損失都可以不顧惟最怕那情人不知道體貼他的意思他的精神上受了這痛苦再沒有別的事可以比喻得過我想伯樂爾先生這一出去一定是入山必深入林必密怕女士此後輕易尋不出他的蹤迹呢愛娜冷笑道他既和我負氣我還去尋他蹤跡則甚我其時只笑了一笑却好我父親有中國之行決意挈我們母女同往我得了這消息極其愉快便隨著我的父母到你們貴國來了不曾隔了有半年工夫我忽地接了他的一封信他這一封信原來是打從英國寄來的敘述他已經入了醫科學校立志要捨棄他這身子拯救全世界人的痛苦好懺悔他畢生

的罪孽我接了他這信千萬不該去答覆他不料答覆之後他的一縷情絲重新纏縛便雪片也似的不時寄信給我我把往事一字都不提起我被他糾纏得不耐煩起來以後但凡讀到他的情書也只索付一之笑偏生他饒不過我畢了業便也趕到中國各處都有他設的醫院我們在京裏也只會過一面第二次便是我的飛機失事誤墜落在浙江地方由萬文鵠女士介紹將我引入他醫院裏去居住舊雨重逢這情感上不消說得自然是愈加親密的了他既刻意周章我又新經患難第三天上他便趁勢和我乞婚我既感且愧少不得慢慢吞吞的將這愛字在舌尖兒上迸得出來其時你們都不會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將來告訴你們但是我們這婚約追本窮源畢竟是由萬女士的作合我至今方才悟出我們女孩兒家一縷柔情初則像那晴空游絲飄蕩蕩漫無所屬然而萍蹤絮迹當然要黏附在一人身上所以

婚姻這件事雖然不是我們終身的問題然而却是我們用情的一個歸宿（名言至理使人聞而心折但見其高尚不覺其浮靡）萬女士他既作合了我們夫婦揆度情理我除得作合成他們夫婦也沒有別的酬報他的去處密司趙你但請放心任萬女士再執拗些憑我這三寸不爛之舌假若不將他勸說得回心轉意如何能補得這情天的缺陷如何能表見我們當日的交情（大開大合在情事是痛快情事即論文字亦是圓滿文字）柔雲聽到此處不由從心坎裏發出一種奇癢來將一張櫻桃小嘴笑得攏合不得其實他們的菜已經吃得完畢他兀自高興又端起那長腳玻璃杯子把那琥珀一般紅的美酒套着硃唇咽都咽都的又喝得一個暢快愛娜見他樂極便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密司趙你不要喝醉了別人家的婚姻干卿底事要你這般替他愉快我倒不放心密司趙你的這一縷情絲可曾附在男

子的身上沒有……萬榴忙不迭的笑道：「女士，我來告訴你和我這姊姊乞婚的便是那個葛先生。」葛琳川正在這裏沒腦子的尋着葛先生呢，一共還不曾尋到他，急得只是要哭……柔雲見他這樣不倫不類的亂說氣極了，使勁捏了他一下，瞪眼說道：「你這孩子慣會說謊，你幾時瞧見我會哭來了……萬榴用手刮着鼻子，羞他說道：「哭雖沒哭，淌眼抹淚可是有的。」我若講謊，叫我嘴上害上一個老大疔瘡，白望着這大菜，不能到嘴。」（喜吃大菜者，以此語奉贈一笑）萬榴雖這樣說，却把個愛娜女士笑得花枝亂顫，指着柔雲問道：「原來密司趙是一個極有城府的女郎，我再怎麼樣兒問你，你一共沒告訴我實話。」小孩子口沒遮攔，如今却被我聽得一個暢快，了我此番和你相見，只說是你不遠千里來訪友，誰知你竟還別有用意，却是道途跋涉來尋夫，我替密司趙設想，早該在各家報紙上登他一條廣告，上海地

方雖然遼瀾道不得個堂堂的大律師會連影兒都沒處去尋覓……柔雲又羞又急正待拿話來回答却好細崽送上菜帳由密司在那搭兒取出洋錢來開發開發完畢知道他主人便要下樓忙不迭的取過一幅絨巾替愛娜向頸項裏去圍繞耳聽見他們談笑兀自怔了一怔忽然笑着插嘴道二小姐不是問的那位大律師葛先生（鬥筭何其緊密）愛娜回頭笑說道怎麼米麗也認識這葛先生（我亦要問）密司嘆哧一笑縮着脖子說道婢子如何會認不得呢前番承這葛先生的盛愛陪着我們鄭大少爺慇懃慇懃到婢子住的那所樓上翩然拜訪（不錯不錯不是密司提出我亦幾乎忘却）他目下不住在那祥和里了新近移居到九江路口大拐角上第一千二百五十四號門牌（豁然開朗以爲奇矣而不知奇猶有不止於此）密司說這句話不打緊不但柔雲小姐聽入粉耳朵裏不由眉飛色舞便

是愛娜和萬榴得着這意外的消息也都譁然稱快。愛娜還輕輕拍着手掌，笑道：「這是打那裏說起俗語說得好，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不是密司趙的造化，省得你心坎上白躺着一個情人，不能和他去廝會（處處都作稱心滿意之筆）。密司聽見愛娜這口氣，忍不住扭轉脖子笑問道：「夫人這話怎講……」愛娜笑道：「吓癡丫頭，你難道不明白我這話我實告訴，你罷這葛先生便是你們二小姐的未婚夫婿……」密司搖了搖頭，笑道：「沒有這事，斷斷沒有這事，敢是夫人拿這樣話來和婢子取笑……」柔雲見他這樣糊塗神氣，也把不住笑了一笑，却不便拿話去和他辯駁。（何妨辯一辯，一定好聽。）愛娜正色道：「胡講我幾時同你取笑過的，況且二小姐還在這裏我再冒失些也不該沒影兒說出這話來，誣衊他……說着又掉轉頭向柔雲笑道：「密司趙，可是不是女孩兒的身分，何等重貴，豈有個亂認人

做夫婿的道理……密司見他們這樣嚴聲厲色料定不是鬧頑笑的他一面發怔一面自言自語說道我絲毫沒有認錯這葛先生不是在這上月裏和人家真真實實正正確確的結了婚我總不是做夢（雷轟電掣乃爲是語事奇文奇）這當兒柔雲最是聽得清楚不覺失聲問道密司你適才嘴裏說的是甚麼……愛娜也接着問道米麗甚麼甚麼……惟有萬榴聽見這意外的話喜得他直跳起來扯着密司袖子嚷道奇絕了奇絕了密司姐姐你快說快說密司笑道我不曾說甚我只說了一句葛先生已經和人家結婚……柔雲此時陡然變了顏色那粉龐上慘淡得和白紙一樣身搖手顫幾乎支持不住（不謂小姐英武乃復有此一日）愛娜這時候也不肯忙着下樓了轉一欵身子坐向一張沙發椅上將米麗喚至面前問道米麗你這話可確不確這不是當要的事我知道你平素很有些憊賴說出話來

常常道：「二不着兩，儘管一件事在你嘴裏說得活靈活現，其實捺實下來，依舊毫無影響。」（賴有此耳，我爲柔雲寬得一寬。）密司聽他主人這般數落，他只急得滿頭是汗，一對黃眼睛珠了益發在眶子裏滾來滾去，和炒豆子彷彿氣虎虎的沖着愛娜說道：「夫人，你這話不冤屈煞了婢子，婢子又不知道葛先生和我們二小姐有這回事，沒的預先便打這謊稿兒，趕在這會子跑來和夫人們嚼舌。」（是極是極，柔雲奈何）不瞞夫人說，這葛先生雖不把婢子攔在心裏，然而婢子心裏却時感念那葛先生的恩惠，那一次婢子吃鄭大少爺擒獲，若不是葛先生替婢子講了一大篇人情，婢子早就向巡捕房監禁起來了。知恩報恩，所以婢子常常留意葛先生的住址，總想覓個方便兒前去謝他。一謝畢，境又有些害羞，幾次想進葛先生的門，條又忍住了，不敢進去。這一天，婢子却好，又從九江路口經過，忽然見他住的那所屋

子燈燭輝煌程設得十分華麗門外又停着一輛花花綠綠的馬車車夫一例披着紅兒在那裏等候我問了問旁人他們便告訴我說這位大律師今天和一個女士行結婚大禮婢子那時還暗暗稱羨說像這葛先生的爲人也應該享受這樣艷福（是極是極柔雲奈何）婢子益發停着脚步不肯就走果不其然不多一會子功夫那葛先生竟偕着一位小姐雙雙並走入馬車裏那位小姐生得真是可愛單論他那兩片腮頰兒紅得和玫瑰花一樣再加上他一身艷服把婢子却看得呆了我們二小姐也就算得是個美人胎子了然而比較那位新娘子還覺得有些趕他不上（是極是極柔雲奈何）夫人你們如若不相信那個新娘子的名字都吃婢子打聽得來了他姓郭芳名叫做郭麗冰（是極是極柔雲奈何）愛娜聽到這裏也不會說甚麼只從丹田裏長長的嘆了一口怨氣便是萬榴也覺得有些狠不服

氣依他。性子恨不得便立時跑得去。將葛琳川揪出大門來。和他一拳一脚的廝併個你死我活。鼓得兩片小腮頰和癩蝦蟆一般無二。又捏緊了一個小拳頭。對着半空裏下死勁的擊了一下子。愛娜再望了望柔雲。只見他玉容失色。癱化在椅子上。動彈不得。像是失了知覺。愛娜大驚。連忙搶得近前。彎折柳腰。輕輕摸了他的額角。一疊連聲命人用冷水浸透了手巾。替他在額上覆着。不住的問密司趙。你覺得怎樣。密司趙……密司趙……柔雲彷彿也聽見有人喊他。微抬雙眼。勉強點了點頭。也不開口。愛娜見這情形。也不住簌簌的流下眼淚來。萬榴嚇得也要哭了。密司便上前來攙扶。柔雲愛娜急道。都是你這丫頭說話。全不留神。你也不瞧瞧高低。你們二小姐知覺都沒有了。如何可以走得你們權且伺候着他。等我到那邊去打電話。好叫伯樂爾先生過來替他設法。他是一時急痛攻心。非得伯樂爾先生的靈效。

藥丹前來診治不可……他說這話當兒便待移步出房柔雲心地却非常明白見愛娜這樣着急忙掙着說了一句女士請你不用慌張停一歇兒我便能掙扎上車……愛娜見他轉醒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落便依着他略略停了片刻柔雲果然坐得起身愛娜親自扶着他的玉腕大家出了餐館坐入汽車依舊轉回學校汽車在路上走的時候愛娜一千人都不敢去驚動柔雲悄沒聲兒各自沈默柔雲按定心神暗自想念道這件事是那裏說起怪道這好幾月以來他連一封信兒都不曾寄給我原來他在這上海竟自和別的女郎打起交涉來了咳自由結婚世間許多罪惡竟自假汝之名以行我如今方才知道男人家的心腸比蜂蠆還毒不怪文鵲姊姊決心抱持獨身主義他的見識真個比我高得百倍這一來我見着他羞死也該慚死呢罷罷人生在世本來是一場大夢眨眨眼兒已是百年今日的玉貌

花容不過一剎那間，誰也不是換了雞皮鶴髮一班女孩兒。家儘着糊裏糊塗鑽入情網，其實正是他們的戾氣。若說是爲衣食計呢？我們已能夠自立。何消再去倚賴男人？若說是爲嗣續計呢？目下方要打破家庭制度，便生了子女，也是普通的國民。這普通的國民，又誰非我們的子女？我趙柔雲薄負時譽，粗解文翰，難不成還去學那些閨閣嬌娃，無故的自傷薄命嗎？（何等見解，何等超脫，如此方不失柔雲身分，與文鵬不同，與安琪花亦不同。）想到此精神便自振了一振，不但不要哭，而且心地轉覺舒暢起來。一時又想起他嫡母林氏，要將自己嫁結芳瑜，朦朧之間，又像是芳瑜站在面前，望着自己哈哈的笑，不由而然的覺得腮頰上薄薄起了一層紅暈。（剛要解脫，偏又解脫不得，癡兒女心事，正自可憐可笑。）他正在百念蠟集無一而可的時候，猛聽見汽車上機輪一停，密司和萬榴便上前來攙扶他。柔雲將手

一揮伶伶俐俐的跳下車沿大踏步直望學校裏面行來絲毫不露出適才疲憊模樣愛娜心裏暗暗納罕依舊將他引入自家那所臥室兩人對面坐下密司遞上苦茗站在旁邊大氣也不敢出萬榴知道這便是他將來求學的學校早跳跳躍躍向四下裏去眺望愛娜見屋裏並沒有別人遂笑着問道密司趙你此時心裏覺得怎樣柔雲笑道我此時心裏空洞洞毫無障礙女士不必替我擔憂愛娜點頭笑道照這樣瞧起來密司趙真個大澈大悟了實在難得我替你設想像這樣不專一的愛情既已打消隨後倘遇着濃摯的愛情不妨重新做起須知愛情是一件極高尙極純潔的東西不能受一毫的玷污密司趙你倒要拿定了主義此後對着愛你的男子不可白吃他們的蹂躪柔雲歎道舉世滔滔我還向那裏去尋知己鄙人所有的愛情從今以後已是化成縷縷輕烟隨風飄散不再凝聚的了……說到此處

那聲氣已經把不住有些嗚咽。又恐怕吃愛娜瞧破，轉掉轉粉頸，似乎向壁上望了望。然後又款款的說道：「不瞞女士，說鄙人生性自來冷如冰鐵，原不知愛情爲何物。便是此番同葛先生結合，也不過是感恩知己。從忠難中生，出這一段姻緣。入後覺得彼此性情也還投契。他背着人兀自向我乞婚。只怪我心腸軟得一軟，以至聚九州鐵鑄成此大錯。好在我今日依舊保全得清白之躬。論目前的時事雖不講究個從一而終，然而我經此打擊，正好屏絕鉛華，借此懺一懺從前的綺孽……說着便將以前和葛琳川接洽的事迹一一告訴了愛娜。愛娜只管凝神壹志的聽他說話，忽的將雙膝一拍，失聲說道：「哎，密司趙不是我拿話來駁你照你這番敘述，確乎這葛先生的爲人斷斷與那些輕薄少年不同。他幹的這件事大有研究的價值。況且他現充着律師，以深明法律的人，難道會做出違反法律的舉動。他倒不怕你

提起訴訟……柔雲冷笑道：治國者誤國，救民者殃民。日言裁兵，若反而增兵，號稱理財者，暗自攬財，深明法律者，當然違反法律。此正是我們國人的特別性質。若果如女士所說，却又近於反常了。反常的人，不貧則死。（二小姐憤極矣，不然他斷不肯形容國人之短，以告外人一笑。）愛娜見柔雲說話的神情，已是蛾眉倒剔，杏靨含曠，雖是好笑，也不敢去笑。他轉款款的安慰他，道：密司趙你且平一平氣，何苦這樣激烈呢？我雖非福爾摩斯，却願意去替你做個秘密偵探，你還請回你寓所，千萬不要將這事攔在心上。憂能傷人，凡事都須打開懷抱……他一面說，一面伸手過去，握着柔雲的纖腕，使勁捏了一下，表示他的親愛的誠意。柔雲也十分感激，不由墮下幾點珠淚，沒精打采，將萬榴喚至面前，又將報名的事重重託了愛娜。愛娜恐柔雲精神不繼，行路上不大方，便一定命汽車夫用車子送他們回寓，說也好。

笑柔雲在這當兒轉弄得進退無主待要回浙江去呢嫡母林氏又容他不得待要老住在上海又懨懨毫無生趣幾次想去面會琳川問他爲甚背棄盟約轉念一慙又覺得見了他除得和他大相衝突以外也沒有別的方法便算衝突起來他不害羞我畢竟是個女孩兒家未免有失身分因此上把個生龍活虎天真爛漫的柔雲也就弄成情緒蕭條鎮日價短嘆長吁輕易也不肯向熱鬧馬路上去閒逛我且將柔雲的事迹按下一按先掉轉筆尖去叙一叙那個葛琳川畢竟爲甚麼和那個女士郭麗冰公然正式行了婚禮且說葛琳川這一天正坐在他那間辦事室裏一手扶着頭一手按着一張訴狀顰眉蹙額好像有甚麼重大的案件一時沒有個擺佈的方法一會子又站起身來把他的雙手插入衣袋不住的在屋裏團團兒亂轉踏得那樓板咯吱咯吱價響可是正在出神的當兒忽然門鈴震了一震接着便

有。伺。候。他。的。一。個。小。廝。上。樓。來。和。琳。川。說。道。外。間。有。個。外。國。女。人。要。和。先。生。廝。見。此。時。已。在。應。接。室。裏。坐。着。琳。川。怔。了。一。怔。急。道。你。這。孩。子。委。實。糊。塗。我。怎。麼。吩。咐。你。的。在。這。時。候。無。論。有。甚。麼。生。客。一。概。回。他。不。見。小。廝。忙。垂。手。說。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法。無。奈。他。不。肯。相。信。他。也。說。並。不。是。無。故。前。來。奉。訪。因。爲。知。道。先。生。是。位。有。名。的。大。律。師。他。有。一。件。疑。難。的。問。題。特。地。趕。將。來。和。先。生。商。議。辦。法。琳。川。沈。吟。道。奇。呀。外。國。有。名。的。律。師。狠。多。狠。多。怎。麼。這。女。人。倒。不。去。和。他。們。接。洽。轉。巴。巴。的。來。向。我。求。教。可。想。我。的。營。業。是。異。常。發。達。這。倒。不。好。過。於。峻。拒。……想。到。這。裏。隨。卽。向。那。小。廝。說。道。你。再。下。去。懇。切。的。問。一。聲。這。女。人。如。果。是。來。照。顧。我。的。營。業。那。應。接。室。裏。並。非。談。話。之。所。不。如。就。請。他。上。樓。否。則。沒。有。要。緊。的。事。便。請。他。明。天。來。會。也。好。……小。廝。答。應。了。誰。知。沒。多。一。刻。那。個。女。人。已。曳。着。長。裙。跟。着。小。廝。一。齊。上。來。琳。川。忙。搶。着。上。前。

迎○接○再○抬○頭○一○望○兩○下○裏○並○沒○認○識○只○見○那○女○人○也○不○過○有○二○十○多○歲○的○年○紀○生○得○異○常○嬌○媚○單○論○他○那○片○紅○玫○瑰○似○的○腮○頰○兒○滿○堆○着○笑○暈○絲○毫○沒○露○出○張○皇○的○顏○色○葛○琳○川○也○是○個○極○有○閱○歷○的○人○往○常○有○人○來○租○自○己○商○議○訴○訟○的○案○件○無○不○愁○眉○苦○臉○都○表○示○出○他○的○一○種○希○望○的○意○思○如○個○瞧○這○女○子○的○聲○容○態○度○却○與○尋○常○人○不○同○心○裏○已○不○免○有○些○納○罕○又○聽○見○那○女○士○望○着○自○己○說○道○這○不○是○葛○先○生○嗎○鄙○人○自○知○冒○昧○逕○造○尊○寓○先○生○公○務○狠○忙○不○敢○久○累○招○待○只○消○借○二○十○分○鐘○的○時○間○將○鄙○人○的○一○件○心○事○訴○說○出○來○務○求○先○生○替○我○想○個○法○兒○若○得○先○生○給○我○一○個○美○滿○的○解○釋○鄙○人○不○吝○重○謝○說○時○已○從○懷○裏○掏○出○一○張○小○名○片○順○手○攔○在○琳○川○的○寫○字○檯○上○琳○川○十○分○不○大○願○意○因○他○已○經○上○樓○却○也○不○便○過○於○怠○慢○只○得○坐○下○搭○訕○問○道○女○士○有○何○見○教○便○乞○明○示○鄙○人○能○相○助○的○地○方○無○不○竭○情○奉○告……那○女○士○不○慌○不○忙○嬌○然○一

笑雙眼釘着琳川的臉上問道鄙人不幸在今年春間和一個同學訂了婚約不料現今打聽得那同學已另和別人正式結婚鄙人聞信之下憤不可遏決意要和他大開談判只因不諳法律不敢輕率從事久知先生於這法律上大有研究是以特來請教像這樣違反公理的事究竟應該怎生對付……琳川聽他這話不覺撲哧一笑侃然說道我久經揣測女士是有意來和鄙人開這頑笑譬如這件事也沒有研究的價值無論甚麼人對着貴同學這等舉動還不是加以唾棄在女士這邊除得和他提起訴訟絲毫也沒有商量餘地女士轉來殷殷下問這不是有心來戲弄鄙人叫鄙人怎生回答……那女士也笑道你這議論未免過於輕視那同學我益發告訴先生罷鄙人那個同學他的職業却和先生的職業一般無二我怕他們當律師的人對於訴訟上有這個本領能夠反敗爲勝他若不有所恃而不恐又何

敢甘犯不韙。所以鄙人不肯造次。特地來問先生一句。覺得較有把握一點。……琳川哈哈大笑。說道：「女士又來奇談了。難道做了律師的人。法庭曾經付給他們這權利。說是可以橫行無忌麼？我覺得越是充當律師。越不該有這等違反法律的過犯。女士休得膽怯。儘管將他這罪名。去向法庭上宣佈。女士如若要鄙人效綿薄之力。鄙人無不樂從。像這等案件。是再不消搜索。枯腸的鄙人可以包得住。女士定佔勝利……一面說。一面還用手拍着胸脯。彷彿表示他的一種熱心毅力。那女士轉噤住了。當下站起身子。將柳腰折了。折笑道：「多承先生指教。鄙人異常感激。既承先生不棄。這事便將全權奉託鄙人。寓在大東旅館二層樓上。一百五十六號。先生幾時得暇。鄙人在寓裏等候。琳川覺得這件訴訟的案。毫不棘手。落得安享他這份酬金。忙答應說道：「既承委任。敢不效力。鄙人准於明晚六句鐘到旅館奉訪。那女士點

了點頭起身告別琳川，又將他送至門口，復行轉身上樓，將這事在日記簿上註得清楚，準備明天去和那女士晤面……且住，著者在這當兒寫了一大段事情，在著者的用心以爲故設疑陣，似乎叫人猜摸不出，殊不知讀這部好青年小說的人，誰不是玲瓏般的心肝，水晶般的眼力（承讚承讚，客氣已極）！他們就這前後事迹窺探了來，早就猜到這外國女士一定不是別人，當然是那替柔雲不平的女士愛娜來做東方福爾摩斯打聽葛琳川的口氣（哎，噲！若不是你著者敘述出來，我們罰誓也不知道哈哈）！諸君既這樣聰明，我著書的也只好老實說了罷！愛娜離了琳川的住所，登時趕至大東旅館，跨入升降機，颼颼直抵二層樓上，飛也似的搶入房間，一眼瞧見柔雲獨自坐那裏，納悶便笑問道：「榴兒呢？如何又不見他的影子？」柔雲懶懶的答道：「這孩子也沒有一時安靜，定然又到屋頂花園裏去頑耍了……」

柔雲此時覺得愛娜有些嬌喘微微心裏老大有些過意不去忙請他在自家床沿上坐下低低說道我勸女士何苦白跑這一趟像這種沒有心肝的人便去會他也不會有什麼效果愛娜緊緊握着柔雲玉腕笑道這事真怪便連我也被你們墮入五里霧中去了瞧他適才那番議論非常坦白要說他竟背棄盟約誰也不肯相信……愛娜於是將他和琳川說的那番話告訴了柔雲柔雲思索半晌兀自開口不得愛娜又笑道好在我已經約他明晚在這裏廝會你們兩人對了面當然有個水落石出密司趙你不用怪我明日却不便到這裏來奉陪免得他有甚麼心事不好對你訴說我敢和密司趙拍個手掌這其中定有別的緣故因爲我細細瞧着葛先生的爲人平穩敦厚與那些浮薄少年截然不同……柔雲忙道話雖如此無論他有這事沒有在這客寓裏孤男寡女旁邊沒有第三個人我甯死不願意和他

廝見女士若果肯成全我想還要累及大駕到這裏來逛逛愛娜笑道你又來拘執了你既避這嫌疑我派米麗來伺候你們而且可以做他的見證你如得了美滿的消息趕快叫米麗給我消息好讓我們你替歡喜……說畢他竟自走了第二天米麗果然來伴着柔雲約莫有黃昏光景琳川不知就裏真個到旅館裏來訪愛娜他因為記得那房間的號數不消尋問剪直推門而入嘴裏似乎問了一聲愛娜女士可住在這裏麼米麗在裏間接着問道是誰可是葛先生不是琳川原自認得米麗不由驚問道你不是密司你們女士……這句話未及說完忽然電燈底下露出一位美人慵黛愁眉丰姿雖無異當時祇消瘦得幾分琳川驚喜過望失聲叫道哎唷我愛……他說這話當兒覺得柔雲臉上堆着嬌嗔自己又觸起那件心事連忙換了口氣問道小姐是幾時到這上海來的如何不去訪我我們不知不覺倒有好

多日子不見了……柔雲見了琳川又悲又恨本待不去理他又念愛娜既將他約來少不得要趁勢問他。一問隨卽放下臉色說道我原待過來奉訪的只是知道先生喜事很忙不便驚動……琳川兜頭受了這打擊連忙分辨說道那是沒有的事那是……柔雲冷笑說道大丈夫幹事應該光明正大沒這事固然不要緊即使有這事也沒要緊今日男女交際婚姻原不成問題好在我們朋友的情誼依然不會損失若是先生故意諱莫如深那就轉示人以不廣了……這時密司已走得近前拿個小指頭放在嘴裏嬉嬉的笑望着琳川說道葛先生大喜呀那一天你和郭女士坐在馬車裏不會瞧見我我却瞧見葛先生和那個新夫人坐在一處……琳川吃密司這幾句話堵住了嘴益發羞得面紅耳赤想待辨白也不知從那裏說起……柔雲見他這神態心裏格外忿怒條的站起身子走過一邊似乎露出逐客的

樣子很不願意再去和琳川攀談。只是想到他薄倖的去處，止不住含着兩眶清淚。幾乎洒將出來，無奈自己的性情素來好強，不肯被琳川瞧破。然而越是這樣，慘淡心坎上越覺得難受……琳川好生着急，指着密司說道：「密司，密司！我當初待你錯了不成？那一次若不是我替你講情，鄭大少爺早將你送入公堂，要辦你拐逃的重罪。我雖不想你酬報，然而你却不該有得沒得的在你們二小姐面前指謫我的不是……」密司笑道：「我不會誣讒先生，我只不過向我們二小姐實說了一遍，也沒有半個字的謊話。此事只消問先生可會幹，不幹不必問我。可會說，不說……」柔雲此時更忍耐不得，不由嚴聲厲色的對密司吆喝道：「癡丫頭，你儘在這裏狡辯做甚麼呢？」姑娘漸漸露出本色，正不知琳川聽之，何以爲情。一笑，還不快替我將那件大衣取出來，讓我披了好去見你的女士……」密司噉聲答應，便轉身去開。

那一張衣櫥不防在這個當兒外面忽然跳進一個人來他一眼看見琳川呆站在那裏不由氣冲上腦門他也不問青紅皂白展開大步搶入琳川脅下使勁便是一拳琳川喊了一聲哎呀誰知第二拳又到琳川這才瞧見是萬榴連忙拿手接住他的拳頭失聲叫道榴兒你也來欺負我便算我做錯了事也得讓人分割一句就是死了也情願……榴兒那裏肯聽拳頭雖然吃琳川抓着施展不得他早飛起兩條短腿一遞一換的直往琳川下三路踢去柔雲見榴兒這般蠻打蠻鬧忍不住撲哧一笑密司忙趕過來做好做歹將榴兒扯過一邊琳川便趁這機會走近柔雲身旁深深的鞠了一躬顫聲哀告道小姐務請息怒容鄙人原本本將這件詳細敘述出來包你聽了不恨我還得體諒我的苦哀總之歸根說一句話罷海可枯石可爛至於鄙人和小姐的婚約萬萬不可毀棄……著書到此我却又要打個岔兒了

我想無論和甚麼人說話第一重在扼要說的話果能扼要不願意聽的也不由而然要緩緩聽了下去譬如柔雲滿想不再去理會琳川然而猛聽着他說是婚約不可毀棄轉不禁生出無限的狐疑暗念琳川如果另行結婚他如何還敢說和我履行婚約因此將那件大衣擱在半邊呆呆的望着琳川發怔琳川忙接着說道不久鄙人曾有一封長信寄給小姐小姐諒該入覽了難道我那封信函還說得不大詳盡（補此一筆情事遂無破綻）柔雲冷笑道你這信是幾時寄去的……琳川想了想便告訴了柔雲一個日子柔雲暗暗指着指頭一數知道他寄信的時候正是家庭裏鬧着風潮自己躲避出門的時候然而又不便將這事告知琳川只得說道你寄信不寄信我却絲毫不曾瞧見琳川急道這就無怪其然了我因為那封信很是重要特地從郵局裏雙掛號寄上還靠不住可想那郵局裏的辦事人員太不

認真我却要去和他們責問。（二小姐只顧胡纏，轉累郵局諸君，蒙不白之冤，我爲之不服。）說着將一副臉皮都急得通紅起來。柔雲見他這情形非常好笑，便故意說道：「那郵局裏辦事的人員，對着送信的人拿班做勢，這却在所不免。至於他們擔任的職務，却從來不曾有過蹉跎，或者你這封信寄在我們門房裏吃家人們撇在腦後，不會送入上房，也未可知。如今我既和你對面，你不會將你信裏所說的話重行告訴我，知道這不比魚消雁息還來得格外詳細……」琳川點頭說道：「有理有理，唉，適才無故吃了榴兒這一拳，腰脅下非常疼痛，小姐如不見棄，我們且坐下來談兩句可好不好……」柔雲却不便過於拒絕，隨即一畝身子，坐向牀沿上面對面，却放着一張安樂椅子。琳川也就趁勢坐下，惟有榴兒在旁兩眼死瞅着琳川，嘴裏噤咕說道：「你說你說，萬一說得不好，惱起我的性子，還待請你吃我三五拳再走……」

琳川這時可算是身入重地那裏敢再去和榴兒分辯他按了按心神望着柔雲笑道自從和小姐分別之後鄙人幾於無日不情牽魂夢……他才說到這裏榴兒又吆喝道你揀要緊的說罷誰耐煩聽你灌這些迷湯……一句話把柔雲和密司都說得笑起來琳川瞧了榴兒一眼大氣也不敢出忙含笑說道這件事我在今日却也不肯相信小姐你可知道那郭麗冰是誰……柔雲冷笑道你可問得我奇極了我知道他是誰左右不過是你蜜月裏的新婦……琳川急道這才把鄙人冤枉煞呢在先我那裏肯幹這樣玄虛也是因爲迫於義俠不得不勉爲其難爲一時權宜的計劃我何嘗不防到小姐要責備我的鄙人所以在這結婚以前便忙不迭的先去告訴小姐的原委……柔雲聽到這裏花容上頓時又佈滿了冰雪忿忿的說道照你這口氣分明你們結婚是實只不過怕我要開談判如今生米已成熟飯

我○還○待○說○甚……琳○川○忙○道○不○是○不○是○你○且○容○我○一○直○說○了○下○去○小○姐○須○知○這○麗○冰○女○士○他○原○是○我○的○一○個○表○姊○他○父○親○名○字○叫○做○郭○英○在○那○松○江○地○方○很○有○名○望○家○裏○現○擁○著○百○萬○的○貲○財○膝○下○祇○有○這○一○個○愛○女○麗○冰○的○生○母○早○經○去○世○他○父○親○續○娶○施○氏○爲○人○異○常○狡○猾○這○施○氏○有○個○內○姪○人○人○都○稱○他○做○靳○二○滑○頭○年○紀○約○莫○有○三○十○餘○歲○專○一○在○外○間○幹○些○不○法○的○舉○動○新○近○斷○了○弦○便○覬○覷○他○姑○丈○的○財○產○央○告○施○氏○要○娶○麗○冰○爲○室○麗○冰○在○高○等○女○師○範○畢○了○業○精○研○哲○學○輕○易○也○不○把○尋○常○男○子○放○在○眼○裏○發○誓○不○肯○嫁○人○比○較○小○姐○相○與○的○那○位○萬○文○鵬○女○士○立○志○還○要○堅○決○得○幾○倍○叵○耐○靳○二○滑○頭○既○存○了○這○個○私○心○又○禁○不○得○那○施○氏○在○裏○邊○撮○合○硬○逼○着○他○的○父○親○將○麗○冰○嫁○給○他○這○內○姪○他○父○親○便○和○麗○冰○商○議○麗○冰○雖○然○表○明○了○自○己○的○宗○旨○不○料○他○父○親○聽○了○勃○然○大○怒○說○五○倫○之○內○祇○剩○了○四○倫○如○若○麗○冰○不○從○他○的○主○意○不○但○不○將

這份財產交給麗冰承受。還須立刻趕逐他出門。麗冰平時和我還談得來，便跑來和我商議。依他的宗旨，却是甯可玉碎，不爲瓦全。當時我便勸他說：道：姊姊這麼一辦，豈不是反遂了他們姑姪的私願？我倒有個計較。在此最好由姊姊在你們同學裏面請一個女友冒充做男子和姊姊結婚。那時既可以堵住你那後母的嘴，又可以保全得姊姊清白之躬，豈非兩全其美？……他聽見我這話，兀自嘆哧笑起來，說：照這樣幹去，豈不成了那些舊小說書上鬧的把戲？我怕這個計策不大穩罷……我當時又宛轉勸他，說道：姊姊你這個又拘執甚麼呢？常則守經變則達權，便是有人傳說開去，也只羨慕你明哲保身，斷不會批駁你不是的……琳川說話的當兒，只見柔雲始則緊蹙雙眉，側着耳朵靜聽，一句也不肯打他的岔兒。及至聽到末了，早不禁犀齒微綻，笑靨初融，接着說道：好了，好了，你也不必再往下說罷。一定這

麗。法。女。士。跑。去。和。那。些。女。友。要。求。那。些。女。友。未。必。肯。毅。然。承。認。你。的。性。情。又。
來。來。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包。管。決。心。成。全。他。這。事。不。惜。甘。犯。不。韙。挺。身。出。
來。假。做。他。的。乘。龍。佳。婿。我。這。猜。的。可。是。不。是。呢。（從琳川口中叙一半、留一
半、給柔雲說出、如此用筆、方不是笨伯）琳川拍手笑道、我愛慧心、一猜便
着。你。也。不。用。將。我。當。做。獸。子。我。由。此。也。悟。出。昨。天。到。我。那。裏。去。的。愛。娜。女。士。
一。定。是。替。我。愛。來。做。福。爾。摩。斯。好。探。聽。我。的。一。個。水。落。石。出。所。以。此。時。在。這。
旅。館。裏。不。見。那。個。女。士。轉。碰。見。我。愛。可。是。不。是。……柔雲到此不禁嫣然一
笑。兩。個。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大。家。轉。說。不。出。些。甚。麼。來。正。是。

久。早。逢。甘。他。鄉。遇。故。靜。如。處。女。出。如。脫。兔。

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社會小說

好青年

江都李涵秋著

第二十回 一封書慫勸託老友 五色石缺陷補情天

好笑。這時候柔雲也不再要出去會那女士了。那一件大衣老遠擱在衣架上。靜悄悄的在那裏聽他們兩人叙這好幾個月來的闊別。柔雲談到他嫡母林氏怎生因爲自己自由結婚。怎生雷厲風行要尋覓我回去懲治我這番到上海的緣故。一者是送榴兒來上學校。一者是避家庭的壓制。權且在這裏就擱些時……琳川慨歎了一會。又拍手笑道。哎呀。我若是真個娶了我的表妹。今日相見之下。倒着實有些難。以爲情。可想我們這一班青年。一動斷斷不可軼出範圍以外。甚麼緣故呢。自由結婚。尙在萌芽時代。萬一由我們演出些滑稽新劇。益發叫那些假道學家有所借口。以爲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畢竟較有把握格外要將子女禁錮起來拿我們去做榜樣這些解放的新學說提倡着固然是功之首破壞者也不能不算罪之魁呀幸虧我衷懷坦白那外國女士刺探我的當兒我絲毫不覺得羞怯否則掩飾還掩飾不過何能像那樣侃侃而談呢……柔雲點頭笑道愛娜也在這一層上不大相信你便背棄盟約然而我只拿穩你們這些輕薄男子見一個愛好一個也是稀鬆平常的事又誰猜得到你們這黑幕背後還藏着許多頑意兒呢長話短話我們且不必談罷你如果有這閒功夫我們應該去告訴愛娜一句也免得人家替我們擔心……琳川笑道我愛你幾時又結識上這外國女士了瞧你們兩人的交情像是密切得很……柔雲笑道你這人記性真好這件事我在先不是告訴過你的他的飛機墮落在我們省裏經文鵬姊姊將他救醒打從這上而我們就認識起來此時他已傢給

那伯樂爾醫士到這上海來度那蜜月可巧碰見我這意外的變故承他熱心要替我抱一個不平想幫着我和你到公庭上去提起訴訟琳川笑道我近來委實被那表姊鬧昏了頭腦着實有些不大清楚怪道昨天我瞧見他一張名片彷彿是個熟人名子只苦一時記憶不起唉我們社會上種種黑暗外人本來不大滿意幫着你提起訴訟還在其次只是何苦將我們的人格處處叫人家看輕了豈不慚愧罷罷我還算是僥倖（爲人格計爲社會計爲貽笑外人計琳川所見真是透切到十二分然而吾國之民何以仍有任意淫行者於此等處奈何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他們只顧在那裏說話却把旁邊站的那個萬榴聽得出神一掉頭跑到密司面前低低罵道拆爛污的歪貨你有甚麼舌頭不好嚼專巴巴的來撒弄這沒影子的是非累我自得罪了葛先生叫我拿甚麼臉去賠人家的不是……密司只不開

口轉氣得猪拱嘴似的。站在衣櫥旁邊發怔。萬榴見他。不理會自己。不由怒。從心起。對准密司唇角上。一拳搗了過去。搗個正着牙齒。迸落了兩個鮮血。直噴出來。密司哎喏一聲。雙手抱着臉大哭。柔雲和琳川都嚇了一跳。正待。詢問萬榴。見闖下了禍事。他早又一溜烟逃到屋頂花園上。隨喜去了。琳川。安慰他道。你掉落牙齒。最好請牙醫士安補罷。密司只才不哭。琳川便同柔。雲等人往愛娜那邊去。大家乘着車子。密司對柔雲說。及上次在上海登報。求婚事。因道。婢子這一次。不但不會嫁着人。而且白花費了許多廣告費。真是冤枉。不過婢子却有一件事。覺得僥倖。因為雖然不曾冒充得外國人。如今却做了外國人的奴隸也。好讓婢子在這上海地方揚一揚眉。吐一吐氣。柔雲聽到這裏。着實有些不耐煩了。便放下臉色。說道。該死。該死。這些話。虧你忍心說得出口。密司笑道。我既做得出來。怎麼又說不出呢。二小姐你不。

知道原來這些事都是各人命。中註定。再也強求不得。（情事牽合如環無端）我近年來覺得凡事挫鈍轉不知道怎麼樣做。去才碰着生路。於是把所有的積蓄幾個錢全都報効在求神問卜上面。他們說的話呢。也有靈驗的。也有不靈驗的。依舊混沌混沌。連我自己差不多都認不識自己。柔雲向他啐了一口。說道癡丫頭。你怎麼這樣糊塗起來了。那一班吃江湖飯的光棍。幾曾見有過好人。左右不過拿話來騙錢罷咧。我轉不相信你這文明的大家偏生會如此迷信。真個要把我牙齒笑掉。密司正色說道。二小姐的話原也不錯。但是這江湖裏面也是賢愚不等。却未可一概抹殺。人只要虔心虔意到頭。總會遇着一個神仙。如今不是有一位老神仙跑到這上海來了。柔雲在車子裏益發笑不可仰。推着他說道。神仙這名稱已是妄誕。不經不料到了你們嘴裏。又有活的出來了。假使這人果是神仙。他爲甚麼不躲在

深○山○窮○壑○養○神○鍊○氣○轉○巴○巴○跑○向○這○熱○鬧○不○過○的○上○海○就○在○這○一○件○上○便○瞧○
出○他○不○是○正○經○路○道○密○司○忙○道○阿○彌○陀○佛○不○當○人○花○拉○子○神○仙○誰○不○是○大○慈○
大○悲○（○仙○佛○牽○入○一○途○語○語○妙○絕○）○他○也○想○度○一○度○俗○骨○凡○胎○好○博○得○他○的○
功○行○回○滿○他○敢○是○因○爲○這○上○海○是○個○萬○惡○世○界○作○孽○的○人○很○多○很○多○他○所○以○
一○駕○雲○頭○睜○開○慧○眼○便○飄○飄○蕩○蕩○的○落○在○這○裏○有○緣○的○遇○見○他○一○樣○會○跟○着○
他○去○成○佛○作○祖○二○小○姐○我○們○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你○又○不○會○瞧○見○他○這○
爲○人○却○不○該○便○這○樣○枉○口○赤○舌○批○駁○出○他○一○大○篇○的○不○是○柔○雲○聽○他○這○不○通○
的○話○委○實○有○些○發○怒○却○故○意○按○捺○住○冷○笑○問○道○然○則○這○位○神○仙○你○定○然○會○去○
試○驗○過○了○當○真○有○些○會○搗○鬼○也○未○可○知……密○司○見○他○的○二○小○姐○都○有○些○信○
服○這○神○仙○起○來○心○裏○好○生○高○興○隨○卽○指○手○劃○腳○說○道○婢○子○怎○麼○便○知○道○他○真○
是○神○仙○呢○因○爲○這○活○神○仙○今○年○已○有○一○百○五○十○多○歲○頭○髮○和○鬍○子○白○得○像○雪○

一般。至於他的那副面皮，譬如二小姐的面皮，可算嫩是嫩極了。然而他還比二小姐嬌嫩得幾倍。（拿小姐的面皮和神仙賭賽，我爲絕倒。）紅裏透，白裏又透出紅，和我們女孩子抹了胭脂一般鮮艷。有人告訴我，說這位神仙有九十多年不食人間的烟火，鎮日價只盤膝坐在一個破蒲團上，動也不動跑去在他老人家面前磕頭的，着實不少。任你把頭碰腫了他，也不和你們講一句話，要說他是啞吧。柔雲笑了一笑，說道：「這神仙既能講話，怎生又會替你們相面算命？我說你的玩意兒，真有些驢頭不對馬嘴。你快醒醒兒，罷不要儘在這裏做夢。」密司急得滿臉通紅，嚷道：「這裏還有一個緣故呢。二小姐你也不等婢子講完，便望婢子啐唾沫，叫婢子怎生受這委屈。」柔雲笑道：「好好你說你說，我閉起一個耳朵，只留一個耳朵聽你的密司忙道：「這老神仙雖不能開口，他的座下却有一個大弟子，叫做甚麼吳鐵。」

嘴本來在這上海畫辰州符的平素人，不肯大相信他。他賭了一口氣，特地将他這老師父請得來，據他告訴人，他和這老師父，雖然是師徒，依照家譜上瞧起來，他們又是同宗（無意中輕輕一點）我們猜這老神仙不是這吳鐵嘴的高祖，一定是他的曾祖，依照規矩，神仙是應該娶親生子的，便算他生下了這麼一個灰孫子，也在情理之內。凡是有人跑去算命，先對老祖磕了頭，然後將自家時辰八字交代給他，當夜由老神仙批算得清楚。第二天由吳鐵嘴的嘴裏將你這人一生的吉凶禍福說得活靈活現，所以起先那個吳鐵嘴窮得鬼都不肯上門打從老神仙到來以後，他租賃的那一座房屋門限都吃人踏穿了一天。到晚人山人海，挨着號數算命，若是遲到一刻，便擠不進去，只好遠遠的站在門外，嘆氣。婢子一生不會講謊（只是曾在廣告上，假充瑞士國的女士一次）他說婢子生成是個奴才的命，從小

時候便該賣給人家去做丫頭。這也罷了。或者他瞧出我這打扮是個丫頭模樣。不免搗這樣的鬼。他又說婢子爲人心地忠厚。處處實心實力的伏侍主人。還落不到主人的好處。二小姐你聽聽。這種說話。又沒有人去告訴他。他爲甚麼曉得這般清楚。這個還不算最奇怪的。他說我今年流年非常倒霉。弄得不巧。還有性命之憂。他講到這裏。便問我今年可曾見過災難。沒有我當時真被他這幾句話說得汗毛根根都豎起來。忙不迭的又在老神仙面前磕了好些響頭。稟明了神仙。說這災難已經見過了。不是逃得快。誰還保得住這條狗命。老神仙垂頭閉目。只是望着我笑。吳鐵嘴又開口說道。這番大災雖然逃過。還怕另有一點血光之災。却不大要緊。你只留點心兒。爲是但願不見就好了。哎呀。這才是活神仙呢。血光之災。剛才不是應驗過了。萬家小少爺一拳打掉我兩個牙齒。柔雲冷笑道。這個就好算靈嗎。左右不。

過。是。一。派。江。湖。上。騙。人。的。言。語。他。說。你。這。人。心。地。好。世。界。上。的。人。斷。沒。有。白。已。說。自。己。心。地。不。好。的。所。以。一。聽。了。這。等。奉。承。便。打。入。心。坎。兒。上。——一。經。道。破。真。足。發。笑。無。如。人。都。不。悟。何。也。——至。於。那。些。流。年。呀。血。光。之。災。呀。他。儘。管。在。這。裏。開。一。個。盤。兒。你。若。果。然。有。些。蹭。蹬。呢。就。疑。惑。他。說。的。不。錯。萬。一。竟。沒。有。蹭。蹬。的。去。處。他。又。該。說。你。幹。了。甚。麼。好。事。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了。哇。密。司。到。也。不。禁。點。頭。的。笑。道。到。底。二。小。姐。兒。多。識。廣。批。駁。得。委。實。有。些。不。錯。二。小。姐。若。是。叫。你。老。人。家。去。擺。設。個。攤。兒。替。人。去。測。字。算。命。包。管。生。意。蠻。好。那。些。牛。鼻。子。道。人。一。定。沒。有。飯。吃。但。是。我。的。洋。錢。已。經。交。給。那。吳。鐵。嘴。了。他。叫。我。早。晚。去。取。那。張。命。單。子。偏。生。我。那。女。主。人。一。刻。又。離。不。得。我。要。走。也。不。能。分。身。好。二。小。姐。我。求。求。你。老。人。家。……剛。說。到。這。裏。那。車。子。已。抵。學。校。門。首。琳。川。早。跳。下。來。在。那。裏。開。發。車。錢。柔。雲。便。命。密。司。趕。快。進。去。通。報。自。己。和。琳。川。

在後面也跟着進來。剛剛走近愛娜住的那所客室，早見愛娜笑哈哈迎至階下，曳着長裙，微微欠了欠身子，嫣然說道：「密司趙和密司忒葛，你們二位演的這齣新劇，真是新鮮有趣呀！一個喬做了新郎，一個險成了怨女，還白累我們這局外人替你們探幽緝險，誰知你們在旅館裏倒噶噶私語。孟光早接了梁鴻的案了。」（從柔雲口中敍出來，不若從愛娜口中說出來，在事實免拖沓，在文字遂有變換。）請坐請坐。柔雲至此時也不免緋紅了臉，心裏又暗暗納罕：我們同密司一齊進門，這是誰告訴他的？知道這樣詳細，彼此坐下來的時候，柔雲笑問道：「承女士垂愛，拂照我們，狠知道感激。只是女士並不曾到我們那裏去走動，說出來的事迹如何轉同親眼瞧見了一般？」愛娜笑道：「啞，我既擔任了替女士做偵探偵探的耳目，無論比誰都來得靈捷，也不消向你們來詢問察言觀色，也逃不出我這一副尖銳的鷹眼……」

……說着又望琳川說笑道密司忒葛你畢竟是個誠實的好男子心裏沒有一點兒私弊所以談吐之間毫不囁嚅我在昨天見你侃侃而談便猜準這其中情節大有疑竇我回來會見密司趙的當兒便不敢警議你的短處鄙人僑居貴國別的雖不敢自信至於尊重貴國的人格却是我們應該保守的道德（嗟乎我聞愛娜言我悄悄然悲以外人尙知尊重我之人格而我人對於一己之人格又將何以自處耶）琳川一面聽一面欠起身來道了聲謝愛娜又接着說道我以為貴國那位萬文鵠女士顧視清高是尋常人及不來的了不料這密司郭竟和他如出一轍貴國的女界人才委實叫鄙人心折幾時請先生替我們介紹一下子鄙人却急於要和那密司郭見一見像這種女郎是萬萬不可失之交臂的……愛娜雖在這裏咕呱呱的說話却把個柔雲聽得呆了怎麼這郭麗冰他都打探得清楚了剛在這裏

凝神不防窗子外面有個人影子一閃，瞧他身段很是矮小。他見柔雲和琳川都坐在室裏，早又一溜烟跑得向一株冬青樹底下，咬着牙齒發笑。柔雲認得這孩子，却是萬榴，不由恍然大悟。（點睛之筆，只消輕描淡寫的敘去，作者真不欲人知也。）愛娜又將校裏開學的日期告訴了柔雲，囑付萬榴到那一天便來上課。柔雲稱謝不盡，愛娜又笑道：「你和密司忒葛所有的嫌隙，均都消釋。我只在這裏盼望你們行正式的婚禮。但是我最懸心的像女士萬文鵬那樣的人，如何只叫他做社會上救世明星，不叫他做家庭裏賢妻良母。」（一筆縮合到此）況且鄭先生和他的愛情已膠固而不可解。女士爲一身計，固策其萬全，然而無以安慰鄭先生，也覺得是世界上的一件憾事。上帝教訓人的主旨也，跳不出那個博愛大功名大事業，斷不是寡情的人可以幹得出來。論我抱着一片熱腸，巴不得立刻飛到浙江，勸一勸那

文○鷗○女○士○叫○他○翻○然○變○計○好○把○來○補○一○補○這○情○天○的○缺○陷○無○奈○又○開○學○在○卽○
顧○得○這○邊○便○顧○不○得○那○邊○南○望○浙○雲○身○無○雙○翼○你○們○知○道○我○心○裏○怎○生○消○受○
柔○雲○見○他○這○樣○義○形○於○色○不○覺○從○心○裏○發○生○一○種○感○激○幾○乎○滴○下○淚○來○隨○卽○
款○款○說○道○女○士○這○樣○用○心○真○是○我○們○的○救○主○若○得○女○士○能○毅○然○出○一○番○心○力○
便○可○保○得○住○舍○表○兄○的○性○命○只○恨……柔○雲○說○到○這○裏○似○乎○有○躊○躇○的○模○樣○
琳○川○忙○接○着○說○道○依○我○的○主○意○女○士○一○時○雖○不○能○成○行○何○妨○先○寫○一○封○懇○切○
的○長○函○把○女○士○這○番○盛○意○詳○細○敘○在○裏○面○萬○女○士○人○非○木○石○他○見○這○信○或○者○
可○以○有○轉○圜○的○地○步……愛○娜○笑○道○寫○一○封○信○便○保○得○住○有○效○驗○嗎○好○好○我○
立○刻○便○寫○起○來○打○電○報○寄○了○去○他○若○是○肯○信○呢○再○好○不○過○萬○一○還○自○固○執○說○
不○得○這○話○鄙○人○一○定○束○裝○就○道○校○裏○的○功○課○便○請○密○司○趙○暫○代○一○代○可○好○不○
好……柔○雲○忙○拍○着○胸○脯○說○道○使○得○使○得○好○在○我○一○時○還○不○能○過○回○故○里……

……愛娜大喜他也不和他們客氣，娉娉孌孌，逕自走入他的臥室，取出一疊牋紙，用墨水筆在上面沙沙的劃來劃去。密司見他主人不在室內，他轉挨近柔雲身邊，笑道：「婢子適才在路上和二小姐說的話，不會完呢。我想求二小姐過會子替我再請一點鐘的假，依舊讓我出去，我好向老神仙那裏去取那命單……」柔雲低低笑道：「你這丫頭，真是被那些神仙迷住了。沒來由，我又來替你編謊……」密司只是打恭作揖，牽着柔雲的衣袖不放。柔雲剛待回答，他不防愛娜已從房裏走出來，手裏拈着一封信稿遞給柔雲。手裏笑道：「你瞧我這個稿子說的，可是不是？若是不妥，你替我再刪改刪改……」柔雲接過來，便一行一行的望了下去。琳川又不敢走過來，只仰着脖子，張望愛娜，笑道：「密司忒，葛不妨也瞧一瞧，這不是祕密的文字……」琳川大喜，便背着手，走至柔雲身旁，叵耐望了去，只叫得一聲苦。原來愛娜全都寫

的。是。些。英。文。琳。川。却。茫。然。不。解。不。覺。笑。了。笑。依。舊。復。歸。原。坐。柔。雲。看。完。了。低
頭。笑。了。笑。却。沒。言。語。坐。了。一。會。便。和。琳。川。站。起。來。告。辭。又。笑。問。道。榴。兒。這。孩
子。呢。應。該。叫。他。隨。我。回。去。愛。娜。四。面。望。了。望。笑。道。他。不。知。又。跑。向。那。裏。去。頑
耍。了。孩。子。們。原。該。像。這。樣。活。潑。好。在。他。馬。路。上。走。得。透。熟。停。會。子。再。叫。他。回
寓。不。遲。柔。雲。點。頭。答。應。了。一。抬。眼。早。見。密。司。站。在。愛。娜。背。後。緊。對。着。自。己。殺
雞。抹。脖子。似。的。做。着。手。勢。指。指。愛。娜。又。指。指。外。面。又。用。手。託。着。下。頰。子。裝。出
那。一。部。大。鬍。鬚。又。拍。了。拍。大。腿。似。乎。要。開。步。走。的。光。景。柔。雲。見。他。這。鬼。形。狀
兀。自。暗。暗。發。笑。故。意。不。來。理。他。急。得。密。司。搖。頭。晃。腦。儘。着。一。聲。一。聲。假。咳。嗽。
然。後。柔。雲。才。緩。緩。笑。說。道。我。有。一。句。不。近。情。理。的。話。想。和。女。士。要。求。一。者。我
這。道。塗。不。大。熟。悉。二。者。我。還。有。點。瑣。屑。事。兒。想。叫。梅。麗。去。幫。我。料。理。料。理。只
消。一。兩。點。鐘。的。工。夫。再。叫。他。回。校。伺。候。女。士。不。知。可。還。使。得。愛。娜。忙。道。這。個

有甚麼使不得梅麗呢。你便隨你們二小姐到旅館去走一趟……愛娜說這話時剛一掉頭只見密司笑得一張嘴都攏不起來。還在那裏望着柔雲做手勢兒呢。愛娜很覺得有些詫異。笑道：這有甚麼開心。你別的去處都沒有。只是聽見向外邊去走動比着得了甚麼聖誕果子還快活些……密司也不敢回答。只低着頭。抿着嘴。笑容可掬的趕至柔雲身畔。一路出了校的大門。琳川笑道：難得這愛娜女士很是熱心。這一封電報打了去。包管不久我們便要吃鄭大哥的喜酒。柔雲將臉一沈。冷笑道：女士的熱心原很可感激的了。但是我覺得這事依舊是個勞而無功。不過我們各人盡各人的心。至於事之成否。却絲毫還沒有把握呢。琳川怔了怔。重行笑道：這話我就不大相信。世界有個郭麗冰也就希奇古怪。難不成萬文鵬女士竟肯做郭麗冰第二。照這樣瞧了去。豈不是文明愈進化。這種族愈危險。將來你

也。不。嫁。我。也。不。嫁。不。出。百。年。之。久。我。們。中。華。民。國。的。人。類。眼。見。得。便。要。滅。絕。我。方。且。佩。服。上。帝。當。初。造。人。的。時。候。深。深。的。將。這。情。慾。兩。字。嵌。入。男。女。心。坎。裏。萌。芽。發。達。留。下。這。生。生。不。已。之。機。不。料。時。代。變。遷。竟。還。演。出。這。一。種。現。象。在。女。子。只。知。道。抱。自。潔。其。身。的。主。義。……他。說。到。這。裏。柔。雲。早。笑。起。來。說。你。這。也。太。過。慮。了。自。古。以。來。物。極。則。反。有。當。日。人。欲。橫。流。的。情。孽。便。該。有。今。日。潔。身。自。好的。女。郎。你。不。以。爲。喜。轉。以。爲。悲。可。想。你。們。男。人。家。居。心。毫。不。乾。淨。我。對。於。文。鵬。姊。姊。這。件。事。也。只。是。揆。情。度。理。怕。他。宗。旨。既。定。老。母。不。能。移。其。志。良。友。不。能。迴。其。心。難。道。因。爲。愛。娜。一。紙。魚。鴻。便。肯。和。芳。瑜。百。年。鸞。鳳。第。一。個。我。便。要。笑。他。甘。心。媚。外。折。了。我。們。女。孩。子。身。分。了。哇。（二小姐說這話不。打。緊。却。又。出。了。難。題。目。給。作。者。去。籌。劃。了。一。笑）琳。川。聽。他。發。出。這。種。議。論。忙。笑。道。哎。唷。你。可。不。用。再。這。樣。挑。剔。字。眼。兒。了。萬。一。被。那。萬。小。姐。聽。見。了。格。

外……柔雲笑道：你休得蠍蠍螫螫他，難不成有順風耳朵嗎？我們且放下。這事不談，隨後當然有個分曉。或者天從人願，文鵲姊姊竟自回心轉意，亦未可知……密司接着笑說道：葛先生和二小姐也不要這樣爭辯，依婢子的愚見，最好一齊到老神仙那裏去走動，遲了怕來不及。柔雲笑道：我固然不肯到葛先生那邊去坐地，但是老神仙那裏我也不願意去瞧。這樣的迷信，你又不是認不得那地方，又白扯着我做甚麼呢？密司央告着說道：好二小姐，這老神仙真非等閒之輩，請你前去瞧一瞧兒。如果他們是假的，拿二小姐這樣聰明，只消批駁他們一兩句，包管他們的狐狸尾兒便現出來。也叫婢子死心塌地以後不再去相信江湖上哄騙人的鬼話。柔雲見他說的話，却還有理，當下便別了琳川，真個跟着密司，繞轉兩條馬路，徑向那吳鐵嘴命館裏走來。其時天已近黑，那吳鐵嘴的招牌是一面白布旗子，上面

寫着紅綠的大字。插在命館門首。兀自隨風招展。往來問卜的人。已不及日間之多。祇有些蠢漢。和一班婦女。還立在他那座課桌面前。說長道短。屋子上面。有一張神案。明晃晃的。點着一對紅蠟燭。香爐裏。青烟裊裊。繞一座極精緻的蒲團。却空空的。沒有人坐。在上面。密司便拿手指着那蒲團。給柔雲看。又低低說道。這就是老神仙坐的地方。大凡人向老神仙磕頭。都趕在這蒲團底下。二小姐你。停會子去磕頭。還得仔細些。不要錯了禮數。吃老神仙笑話。柔雲向他重重啐了一口。罵道。你休得亂嚼舌頭。沒來由我跑來磕。這老妖怪的頭。則甚。密司忙將肩膀一縮。伸着極長的舌頭。悄沒聲的。說道。二小姐說話。請你把聲氣放低一點。休得給老神仙聽見。那時連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呢。……他們正在門首交頭接耳。不防一眼早被那吳鐵嘴瞧見。他認得密司。連忙向人叢裏。招手道。姑娘快請進來。你這命單已經批得清清楚楚。

楚只消將你那一元命金交代給我便可以拿這命單回去……密司十分
歡喜隨即攜着柔雲的手擠到那桌子面前柔雲見那吳鐵嘴生得獐頭鼠
目一臉的油滑見了自己只顧仰着銅框大眼鏡上上下的打量柔雲兀
自生氣正待掉轉身子想走偏生那個密司獐頭獐腦向吳鐵嘴笑問道
你們那位老神仙呢此刻如何不坐出來我們這位二小姐他是久慕老神
仙的大名想來瞻仰瞻仰他的風采吳鐵嘴聽見這話忙笑道這老神仙平
時在上八洞裏清靜慣了的不過因爲我吳鐵嘴心虔才感動他老人家偶
降凡塵打算度脫些有緣男女不料這上海的人大半是凡胎俗骨終日昏
頭昏腦所以他老人家至今也不會度脫得一個我瞧這位小姐仙姿綽約
若不是西王母降生一定是何仙姑轉世老神仙見了他包管會認識（虛
虛喝破下文論情事固極詭奇論文章何等胆量）因爲他們都是上八洞

的神仙在雲端裏。大家都是有談有笑。夙根不昧。塵世重逢。這一對了面。真個算得是他鄉遇故呢。務請小姐稍等一會。我將老神仙從房裏請將出來。小姐有甚麼解不來的心事。儘管向他老人家詢問。只要小姐秉着一瓣至誠的心。至於相金多寡。在下斷不計輕。目的在此。說來偏生好聽。此江湖術士引人入門法也。柔雲見他這樣鬼話連篇。心裏又氣又笑。剛待催促密司離了這裏。密司那裏肯走。偏又拿着眼死釘着柔雲的粉臉。依他的意思。轉當真將這二小姐當做西王母。何仙姑看待起來。越發想瞧他個水落石出。這時候却好吳鐵嘴站起身子。輕輕在板壁上用手指頭敲了三下。只見門帘啓處。果然飄飄拂拂。從內裏走出一個挺胸凸肚。你老道士出來穿的是一件半新不舊的道袍。腰間繫着一條絲絛。腳踏穿雲厚底鞋。頭上挽了一個核桃大的丫髻。童顏鶴髮。一部雪白鬚鬚。亂蓬蓬的直齊到胸口。他

也不抬頭瞧看別人板着一副面孔像煞有點道行端然向那蒲團上盤膝而坐閉目凝神口也不開臉也不笑所有站在命館門口的人見這模樣無不肅然起敬大家伸頭墊腳在半邊指指點點學鐵嘴又鬼張鬼致的爐裏添了貢香將燭花重行剪得一剪然後對着老道士打了一個呵腰口中念念有詞只見他嘴皮兒動了動又聽不見他搗的是些甚麼鬼復行轉身向柔雲他們正色說道女菩薩我們這老神仙是從不和人講話只消女菩薩近前來默默禱告他自然知道你的心事吉凶休咎無不應驗如響……他儘在這裏搬神弄鬼誰知柔雲一句兒也不會去留心轉凝轉妙目對着那老道士仔細望了一會不由撲哧笑了一笑忽的提起嚶嚶鶯聲冲着那老道笑喊道哎呀你這廝不是那個牛鼻子吳月朗麼你和安詒齋安老伯向黃山去鬼混了一趟是幾時又趕向這上海來的（一語道破使我失笑又

使我吃驚。我把你這慣會騙人的牛鼻子，你騙了安老伯，又來騙我，你便爛成了飛灰，我也認得你這牛鼻子，斷斷不是好人……柔雲只顧在這裏指手劃脚的含譏帶諷，不打緊，只把旁邊瞧的人和那吳鐵嘴嚇得面如土色。密司也自發怔，暗想吳鐵嘴的話果然不錯，說他們曾在八洞裏認識。如今聽這二小姐的口氣若不認識他，如何會知道老神仙的詳細……再說那吳月朗，先前原是閉着眼睛的，此番吃柔雲替他喊破，他把不住，也就哈哈大笑。（是好吳月朗，與一味作僞者不同）倏的跳下蒲團，彎腰曲背的，笑道：哈哈，原來是趙二小姐，幸會，幸會，不瞞二小姐說，我正待向浙江去訪二小姐的蹤迹，不圖會在此處相遇，這個再妙，不過安琪花姑娘，可否無恙？我銜着他父親使命而來，可巧遇見我們這位師弟，他百般央告求我，在這地方幫他幾天忙，以前的事迹，老實說，全是騙人頑的，我也嫌悶氣，得狠。

哩……衆人聽見吳月朗這番說話，方才知世界原沒有神仙，總是這吳鐵嘴借他來搭這架子。大家不約而同的鬨然而散。登時把一座命館門口弄得鬼也沒有一個了。（妙絕，迷信家可奉爲殷鑒）直氣得吳鐵嘴鼻子和嘴擠在一處，又知道柔雲是個貴家小姐，氣派很大，只得敢怒而不敢言。站在半邊，納悶密司已經笑得喘不過氣來，指着吳鐵嘴嚷道：「好好你騙去我的那一塊洋錢命金，若不拿出來還我，我可不依。」（餘音嫋嫋，極行文之樂）此處吳鐵嘴見不是話，慌忙將幾扇板門一扇一扇的親自閉上。吳月朗已倩柔雲在上首坐下，開口便先問安琪花的蹤迹……柔雲笑道：「琪花妹妹現在我們那個女子儉德會裏，別的倒不怎樣，只是時時想會他的父親……吳月朗聽見這話，忽然從眼睛裏落下幾點痛淚來，歎道：「可憐我那老友，詒齋不幸已作古人了，剩下這曙後孤星，莫怪他彌留時候。」

還時時不忘記他這令媛……柔雲驚問道怎麼安老伯已經去世了他得的是甚麼病死的又在甚麼地方他同你一齊出去爲何不同你一齊回來瞧你這牛鼻子做的事都是神出鬼沒敢不是在那深山曠野的地方將他謀殺了也未可知若果然是如此我趙柔雲是要替安老伯報仇的……吳月朗聽見這話不由合掌笑道南無阿彌陀佛（道士而念南無大奇）小姐枉口赤舌誣讒我們出家的人是要遭雷公爺爺打頭的我們出家的人久已不開殺戒記得在黃山上和我那老友向松樹根底下尋覓茯苓便遇見一兩個蟲蟻兒我們還得躡着脚步輕輕讓他們過去深恐傷害生命何況詒齋和我是異姓骨肉你們新學家還知道不肯自戕同類何獨拿這件事來疑惑老夫柔雲也笑起來說道適才這話原是你取笑的料想這牛鼻子斷斷不敢下此毒手你有甚麼話儘管快說我是不耐煩在這裏久

坐的吃別的姊妹們瞧見一定要譏諷我忽然迷信你們這些邪術（當面奚落使人難堪）吳月朗又掀髯笑說道小姐你又着急則甚記得那時一別之後光陰如駛倏又深秋老友詒齋將他愛女雖然交代給小姐然而他却時時刻刻提心在口我常笑他就這一點情關兀自打他不破如何能夠擺脫塵緣飛升白日（寫道士便是道士口吻聽去殊足發噱）果不其然他真個一坏新士畢竟將這衣冠遺蛻留在人間想起來怎不叫人浩然興嘆柔雲急道誰同你講這不要緊的閒話你這牛鼻子若再在這裏背你的道書老實我就要得罪你走了……說着便站起身子吩咐密司在前邊引導偏生那個密司愛聽這吳月朗的鬼話癡立半邊動也不動吳月朗又笑道小姐請稍停片刻等我將我那老友的遺囑取出來給你瞧看……他一面說一面便在大袖子裏掏來掏去笑着說道可是我要問小姐一句那個

安琪花姑娘改了女裝之後。如今可曾嫁人沒有……柔雲到此不覺掩口一笑。指着吳月朗說道。你們學仙的人。應該都是未卜先知。他嫁人不嫁人。料想也瞞不過你。你只消在袖子裏掐指一算就好了。何必轉勞慇懃下問……吳月朗重行拍手笑道。好好小姐。又來挖苦我們了。我在先不是說明白的。我和這位師弟。頑的把戲兒。全是騙人的洋錢。把來買飯吃。好混肚皮。一個飽。若果然成了神仙。第一件便須講究個辟穀。他們明心養性。避人還避不及。誰肯在這裏尋這樣的苦惱。不瞞你們說。我這師弟。他不但吃酒。吃肉。還悄沒聲的在隔壁弄堂裏包着一個野雞婆娘……牛鼻子只顧說得高興。不防把那個吳鐵嘴。羞得有地縫。都要鑽下去。拿眼睛釘了。吳月朗一下子咕噥着說道。大哥不要說二哥。師兄你又是甚麼好人。你說我包婆娘。你的那個婆娘。年紀雖然漸漸老上來。骨頭却不曾打鼓。惱起我的性子。

我若不用一根麻繩穿着你這牛鼻子跑到浙江去尋你家那個王奶奶做個證據。我便稱不起個鐵嘴。叫我變做一張臭嘴……吳月朗見他有些發急。忙笑道：「諾諾學仙的人，第一要除火性。同他開幾句頑笑，你便這樣火性上冒。你撫心自問：平時在這地方，你吩咐我不許開口，我兀自不敢開口。今晚難得碰着這位趙小姐，戳破我們這樣紙老虎，若再不許我尋個開心，兀不叫人悶破了肚子……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在屋子內辯論，引得那個密司笑得彎腰打跌，柔雲也忍不住嫣然微笑。好容易等吳月朗從衣袋裏取出安詒齋親筆寫的那封函信，當時便直遞過來，想送入柔雲手裏。柔雲那裏肯親自去接。（此等處寫出小姐身分）望着密司努了努嘴，密司會意，便輕輕取過來，望懷裏一塞。吳月朗笑道：「這信裏原沒有別的要緊說話。不過叮囑他的那位令媛趕快嫁一份人家，將來萬一生下一男半女，須

得過繼一人在我這老友名下好替安家傳宗接代免得若敖之鬼在九泉之下連一盂麥飯都撈不到嘴……說畢又提起大袖子來拂拭他的潛潛老淚及至等他的袖子放落抬頭一望早不見柔雲和密司的身影（緩處極緩快處極快用筆便不拖沓）此時密司出了那命課館的門牽着柔雲袖子笑問道這可不怪嗎二小姐怎麼你會認得這道士好笑他把一千人都騙死了却騙不過我們二小姐這一來我纔知道這上海地方真是無奇不有怎麼好端端一個活靈活現的神仙吃二小姐批駁得幾句便叫他們的狐狸尾巴直露出來從今以後我也再不去相信這些妖術了柔雲笑道甚麼叫做妖術他們連這妖術兩字都稱不起你適纔不是親耳聽見的大凡一個人生在世上都爲衣食所累不得已才做出些寡廉鮮恥的勾當吳鐵嘴因爲自己沒本領便借重這吳月朗吳月朗又仗着他這副假神仙的

模樣兒兀自沒頭沒腦將上海一千人都哄騙死了從今以後我只勸你將脚跟立定凡事都本着良心做去不必求神問卜再也不會走錯道路的要曉得人自己先不能問心然後纔跑來問這神仙呢你可理會得我這意思沒有密司連連點頭說婢子理會得了但有一件事我還要問二小姐那牛鼻子口口聲聲喊他做琪花的這女孩子是誰柔雲笑道這話長呢隨後再告訴你罷怕你的女主人盼望你你須得趕快回去那封信便取出來交代給我安小姐見了這封信便好比見了他的父親一般我當然替他鄭重收藏在我這裏……這時候密司早將那信遞在柔雲手裏兩人在馬路上分了手柔雲轉回寓所却好榴兒已先回來柔雲望着他笑了笑也不曾說甚不曾隔了兩天榴兒便到校去上課柔雲悶坐在旅館樓上益發覺得冷清也沒情緒向各處去遊玩有時琳川趕得來和他閒話他想起母親的蠻橫

覺得這婚約雖然成立。至於家庭裏的風潮。將來還不知怎生結局。老遠住在這上海也非久計。如此延挨下去。看看已離陰歷年終不遠。有一天柔雲去訪愛娜。愛娜便和他提及文鵬。笑說道。這不怪嗎。我自從打了電報之後。日日盼望萬女士的回信。誰知也竟是隻字不答。照這樣看起來。怕我雖然進了這苦口。他一定束之高閣的了。柔雲聽見他這話。不由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愛娜扭頭問道。你笑我則甚。敢是責備我不該多管這樣閒事。柔雲忙分辨道。女士未免言重了。承女士的熱心。對於我們那位文鵬姊姊。體貼得真是無微不至。我們方且感激不暇。何敢有菲薄女士的意思。只怪我們這文鵬姊姊。執樹太甚。我們平時對着他。爲這件事也說得舌敝唇焦。他只是拒而不納。如今憑女士這一份電報。他便貿然轉圜。恐他芳心裏也怕吃別人笑話。不瞞女士說。那一天我對着葛先生。已經提議到這裏。果然竟不

出我們所料。愛娜笑道：「你這猜測倒也狠有理。先前我聽見你告訴我，以督軍太太的身分，不惜虛心下氣巴巴的替他做媒，他兀自不肯答應。在這一點兒上，就我就服他到極頂。不是我敢於奚落貴國的女子，他們做出事來，何嘗不文明？只不過這虛榮心兒畢竟還脫不掉。莫說督軍太太了，哇，便是甚麼小官僚拿他們的氣燄娶個媳婦，大約都比較平常老百姓們容易一點。就拿他兄弟萬榴而論，怎麼這點年紀就被人家搶了做女婿去了？他這丈人可是小官僚？不是柔雲聽見他說出這些話，不覺好笑起來，忙分辯道：「不是榴兒的丈人，却是我們本地一個富商。愛娜點頭笑道：「既是富商離着做官便不狠遠了。我久經打聽得你們貴國做官的人，全仗着金錢勢力的。你要想做官，就許得拿出錢來。有錢的在別項公益上，却捨不得多用。祇是叫他去花成千上萬的運動他，包管歡天喜地。我只不信你們貴國。」

裏個個都得着做官的瘋病榴兒的丈人銀子既多包管不消多少時候那頭品項戴二品頂戴一定會掛起這虛銜來好在商界裏做一個鼎鼎有名的阿哥他說到這裏還豎起一個大拇指頭裏噴了幾噴引得柔雲笑的辮腰鼓掌說女士你講的全是些古話我們目下已換了民國那裏還有甚麼頭品二品要是吃外國聽見真個要把牙齒笑掉愛娜也笑道提起古話來我常聽見人講說你們這些女孩子的婚姻往往搭座綵棚把女孩子安放在上面手裏捧一個牢什綵毬兒望下面的人隨意一摔說是捧到誰的身上便嫁給誰做妻子他們也有個大道理說這是聽天由命萬女士既不肯嫁人你們何妨就拿這老法子去騙他一騙……柔雲聽了益發笑不可仰說道哎喲這句話古而又古到沒有限制的地步莫說我們不曾見過也不曾聽見人說過不料女士轉把我們當初那班折爛污的舊小說奉

爲民國婚姻的掌故萬一吃文鵲姊姊聽見益發要着惱愛娜笑得格格的说道我原是和你取笑耍的誰還當真去騙那萬女士爲今之計像這樣事在我們做國原不成個問題女子不嫁便終身不嫁也不關緊要（原一筆最近情理）但是貴國的風氣却與我們不同愛情雖出於各人的天性然而提到婚姻的制度却須得有個人從中撮合他們一下子這名好像便叫做媒妁媒妁兩個字在貴國十分注重我既不幸打了那個電報便是我已自居爲媒妁的責任了干涉在先半途上又拋撇下來揆之全始全終的道理我未免便損了自己的人格了一不做二不休我打聽得教育部裏的新章凡是學校裏一概依舊用他的陰歷放假的日子多得好幾倍我打定主意想趁這個機會和你到浙江去走一趟一者瞧瞧光景二者若僥倖能夠勸得萬女士回心轉意也不負我們當初一番患難交情中國的酒菜

我最是覺得適口比較我們弄的那些牛羊鷄鴨高明得許多（然而近日文明家又獨嗜西菜何也一笑）萬一這媒人做得成功怕鄭先生和萬女士不請我痛痛的吃一場大醉柔雲見他說得這樣天真爛漫心裏一半感激又有一半高興躊躇了半晌兀自嫵嫵的笑道女士要去只管前去我對不起却不能奉陪老實我便在這上海等候你的喜信罷愛娜將脖子一扭笑說道好呀瞧你這人的用情要多深多厚你因為葛先生在這裏你遂離開他不得我知道你們過着舊歷的新年有一種老規矩但凡做了夫婦的人一定要廝併在一處吃個交杯酒兒是不是（語不甚確然越是不確越覺其嫵媚可愛妙絕）柔雲吃他這一激早羞得滿臉緋紅使勁的對他撇了一眼咬着嘴唇子笑道密昔司你真是難纏怎麼好好拿這話來葬送我家母和我鬧的那一回風潮我不是在今日才告訴你的他方且密佈着

羅網想我入他的牢籠我躲避還躲避不及沒的陪着密昔斯跑轉回去一把吃家母重行撈着那時白望着密昔斯去吃喜酒鄙人只好圈禁在屋裏吃眼淚。我又不傻斷不肯上你這老當……愛娜見他這可憐樣兒不由暗暗發笑。方才正色說道你當我真不知道你這委屈嗎可是錯認了我這個人了。我適才原是拿你取笑你切莫認真老實說了罷你放心趁着這當兒務必和我一齊回去我的宗旨不但去替萬女士做了一個媒人還要替你去出一番毅力你的太夫人雖是一時偏見拿出那辰年卯年的老頑固手段把來壓制你們青年兒女窺他的舉動雖近於專制然而考究他的用心却並沒有甚麼惡意須得有個人將這件事明明白白去開導他包管他肯翻然悔悟虎毒尚不食兒何況你是他的膝前嬌女你不用害怕儘管大着胆跟我走不然我請問你貴國的家族制度你們到今日一共不曾破除棄

落○歸○根○你○總○不○能○老○賴○在○這○上○海……柔○雲○這○時○覺○得○他○說○的○言○語○一○句○一○句○都○打○入○自○家○心○坎○裏○急○切○也○沒○有○話○可○以○駁○回○他○只○得○笑○了○笑○允○許○愛○娜○在○放○假○時○期○裏○一○同○過○返○浙○省……再○說○林○氏○自○從○不○曾○尋○到○柔○雲○轉○冒○冒○失○失○的○跑○到○劉○家○搜○索○吃○那○劉○太○太○一○頓○羞○辱○他○生○平○慣○會○欺○負○人○的○人○幾○會○被○過○人○家○這○樣○欺○負○自○知○理○屈○雖○然○裝○滿○了○一○肚○皮○的○怨○氣○却○施○展○不○出○他○這○旅○長○太○太○的○威○武○白○在○巧○娘○身○上○發○洩○了○一○番○終○究○還○氣○出○一○場○大○病○後○來○接○到○他○丈○夫○趙○星○台○的○家○信○大○略○言○語○縱○不○敢○對○著○這○雌○老○虎○嚴○加○申○斥○然○而○那○詞○氣○之○間○總○暗○暗○怪○著○林○氏○做○事○過○於○鹵○莽○像○這○等○事○原○不○該○鬧○得○驚○天○動○地○不○免○玷○辱○了○官○閥○人○家○的○體○面○林○氏○見○了○又○着○實○懊○惱○及○至○病○體○復○原○不○防○他○姑○娘○趙○氏○回○來○又○含○譏○帶○諷○說○芳○瑜○孩○兒○若○是○娶○不○成○文○鵬○我○還○將○柔○兒○要○過○去○做○我○的○媳○婦○你○爲○何○將○他○偁○得○走○了○至○今○還○是○沒○有○形

影萬一柔兒有個長短。你不但對不住我的哥哥。星台而且對不住我。你親生的大女兒不幸已經去世。寶兒呢。年紀還小。不是一天兩日便可以指望他成人。留一個二女兒在膝前承歡。色笑也是你們的家庭幸福。白闡出這樣岔枝兒。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坐在屋裏。還有甚麼趣味……說着又用手向前進。指了。指。笑道。柔雲是打他肚皮裏養出來的。這回變故。他是敢怒而不敢言。若問他心坎裏。怕不在背後詛咒你的心腸歹毒。好嫂嫂。你已是過了五十歲的人了。便有火性也該漸漸兒的銷滅。況且你平素爲人狠好。專講究個吃齋念佛。那佛老爺以慈悲爲本。虎豹要來吃他。他還肯支解他的身體和手足。把來喂那些虎豹哩。豈有個活跳新鮮的女孩子。何忍心活將他處死……林氏此時已漸漸有些悔悟。再加上趙氏這番排揎。一時雖不肯降心下氣。却不由笑着說道。好呀。你是個大賢大德的婦人。心中藏

着許多正經道理。當然該跑來教訓我。我。只是要請問你。我。和你。當初。做。女。孩。兒。的。時。候。這。雙。脚。可。曾。跨。出。過。大。門。一。步。除。得。自。己。的。哥。哥。兄。弟。偶。然。見。了。面。還。可。以。拿。眼。睛。去。瞧。他。們。一。瞧。若。是。碰。見。一。個。面。生。的。人。可。憐。嚇。得。魂。都。不。附。在。身。上。擻。轉。屁。股。直。往。房。裏。逃。避。這。並。不。是。有。意。裝。模。做。樣。委。實。世。界。上。的。男。子。沒。有。一。個。好。人。他。見。了。我。們。這。副。標。標。緻。緻。的。姣。嫩。臉。龐。（你。不。用。說。罷。我。肉。麻。得。難。受。）誰。也。不。打。點。着。歹。心。腸。兒。骨。碌。碌。的。從。心。裏。盤。算。我。們。想。勾。搭。我。們。上。手。（若。係。太。太。這。副。尊。龐。我。罰。得。誓。不。想。來。勾。搭。）古。人。說。得。好。男。女。授。受。不。親。他。便。是。預。防。着。女。孩。子。鬧。出。那。樣。把。戲。好。了。如。今。朝。代。也。換。了。女。孩。兒。家。的。身。分。一。代。也。不。如。一。代。了。房。門。也。出。了。大。門。也。出。了。見。了。男。人。也。不。害。羞。了。手。也。可。以。拉。拉。了。腰。也。可。以。抱。抱。了。甚。麼。逛。公。園。了。餐。館。了。鷓。子。抓。着。癩。鷹。大。腿。了。癩。蝦。蟆。也。殼。得。着。吃。那。天。鵝。了。自。由。了。

結婚了。爹媽攢在腦後了。媒人掉過牆頭了。旅長小姐的身分也顧不得了。你若是去責備他們。他們又滿口的說他媽的文明了。這一番話說得趙氏笑得格格。的忙道。哎。唷。嫂嫂。真是絕頂聰明。怎麼隨口說出幾句話來。都這樣押韻。若叫嫂嫂去做幾首新體詩兒。包管特等等的名功……林氏也笑道。你休得和我假做恭維。我本來是個粗人。那裏夠得上來做詩不瞞你說。這些不顧面皮的話也。因為我上了幾歲年紀。方才這麼瞎三話四。若是在那少年時候。你便偏死了。我羞答答的還一句說不出口。比如你適才說前。進。那。個。小。老。婆。捨。不。得。他。的。女。兒。要。怪。我。手。段。太。辣。然。而。却。也。奇。怪。怎麼這一回。他輕若無其事。先前聽見他女兒逃走。他還啼啼哭哭。自從巧娘鬧出事兒以後。偏生他哭也不哭了。連日因為忙着過年。他却高高興興的支派着僕婢們料理這件預備那件。我也知道你們通同一氣。一定都得了柔。

兒的消息左右不過只瞞着我你今天又跑來做個秘密偵探想試探試探我的口氣。可是不是其實我也心灰意懶了我白費氣力替他們管束兒女到末了還落不得他爹一句好話。罷咧女兒偷漢子阿爹願意做龜這又有甚麼法想呢。老實告訴你從今以後我也不管他們死活柔兒好也罷歹也罷他便安然回來我罰得誓再不去尋根究底落得做個好好先生何必同他們生冤家死對頭的嘔。這樣閒氣唉我也只爲做了一個官太太一時拿不下這臉不然我早就將幾根黃頭髮剃得干干淨淨買一個木魚兒到白衣觀音庵裏去當姑子去修修來世的了……一面說一面擠了擠眼兀自落下淚來使勁捏着手裏的佛珠不住價念道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趙氏聽了委實好笑又搭訕說道嫂嫂倒不

要冤枉了好人。我何嘗知道柔兒藏在那裏。斗大一個浙江（好大口氣）便算他藏將起來如何瞞得住你的耳目……林氏冷笑道：浙江嗎？還有南京呢……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他若不到南京……不垢不淨……也攔不住他不到上海……不增不減……趙氏聽到這裏不由將個舌頭伸了。伸已吃林氏瞧見了，接着說道：怎麼我不是一猜便着……是故空中無識無受想行識……上海原是個萬惡的所在……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論甚麼壞人都向那裏走……無色身香味觸法。姑嫂倆正坐在上房裏說話，驀不妨外邊跑進一個家人，慌慌張張的和廊下一個僕婦說了一會。那個僕婦也慌慌張張的搶得近前，冲着林氏說道：太太二小姐打從上海回來了。林氏刷臉吐了他一口吐沫，狠狠的罵道：死不了的娼根二小姐。回來就回來好了，爲甚麼這般大驚小怪。南無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那個僕婦抹淨了臉，又說道：「密司也和二小姐一齊回來。林氏惡狠狠的喊道：『密司胆子真不小呀！他竟敢跑回來見我！你們快替我將他揪近來打個半死……』空空亦無的盡……叫他知道我太太利害……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僕婦冷笑道：「這個奴才們不敢聽說。密司已跟了一個外國女人……」林氏吃了一驚，忙問道：「哎呀！外國女人這可了不得了……」僕婦又道：「趙福適才告訴奴才，那外國女人已進了我們的公館，要和太太廝見……」林氏一聽，劈拍一聲，早將手裏那串佛珠攢得有十幾丈遠，失驚打怪的問道：「當真有這事嗎……」僕婦冷笑道：「奴才們如何敢來撒慌……」林氏嚇得索索的抖掉臉，望着趙氏說道：「姑娘，你不知道這外國的人魄力比皇帝老子還大，平民百姓到也罷了，但是我們做官的人聽見外國人三個字，誰也不是嚇得三魂渺渺，七魄悠悠，巴結他還怕巴結不上，難得他

竟肯惠然下降。這事怎麼好呢？又不曾演過外國禮。若是停會見了他，還是磕頭呢？還是垂手打了扞兒？萬一惱了他，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還怕與他的爹前程有礙。阿彌陀佛！這就叫人沒有法兒。趙氏在這當兒也有些驚態。一時又回答不出，只管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彼此站在屋裏發怔。誰也想不到一個主意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耳邊忽聽見皮鞋乾梯乾梯的響向外邊一望，早見柔雲笑嘻嘻的在前引着道：「兒後面便是那個媳婦。」婷婷的外國女人，至於那個密司也跟着他們一齊進來。趙氏也就嚇得茫無所措，好在自己是局外人和這外國女士沒有相干。他早就三腳兩步躲入房裏去了。這時候攢下林氏，只得硬着頭皮站在堂屋中間，伸着脖子等候。愛娜悄悄問了柔雲，知道這位胖太太便是他的母親，却也不肯怠慢，走得近前，輕折了柳腰，深深的對林氏鞠了一躬。林氏還禮不迭，拽着裙子，便待匍匐。

下。去。還。是。柔。雲。積。伶。忙。拿。手。扶。着。他。低。低。笑。說。道。他。們。是。不。興。磕。頭。的。母。親。最。好。也。和。他。鞠。躬。罷。林。氏。忙。道。我。們。國。裏。以。磕。頭。爲。最。敬。的。大。禮。這。不。得。罪。人。嗎。好。孩。子。這。不。是。耍。子。你。不。用。給。苦。頭。給。我。吃。……說。着。便。將。一。雙。手。掉。在。脊。樑。背。後。仰。着。頭。彎。着。腰。並。齊。了。兩。條。腿。把。身。子。往。下。挫。了。挫。勉強。算。將。這。鞠。躬。儀。注。行。了。引。得。密。司。不。住。在。旁。邊。格。格。的。笑。幸。喜。愛。娜。却。還。不。大。介意。林。氏。又。卑。躬。屈。節。死。命。讓。愛。娜。向。上。首。去。坐。地。僕。婦。們。泡。上。好。茶。柔。雲。因。爲。林。氏。坐。在。這。裏。自。己。便。和。密。司。遠。遠。的。站。在。下。首。這。時。候。驚。動。了。公。館。裏。的。人。都。知。道。二。小。姐。忽。的。回。家。來。了。惟。有。盧。氏。出。自。意。外。把。不。住。顫。顫。的。抖。深。恐。林。氏。對。着。柔。雲。有。一。場。極。大。的。沖。突。也。顧。不。得。甚。麼。只。躡。着。脚。步。兒。輕。輕。蹣。入。後。進。打。聽。他。們。的。消。息。一。眼。瞧。見。愛。娜。更。猜。不。出。他。們。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只。聽。愛。娜。說。着。那。不。完。全。的。中。國。話。笑。向。林。氏。說。道。怎。麼。我。聽。見。伯。

母很不滿意我。這妹妹責備他自由結婚的不是。若說做女孩子的都不能自由結婚。像我們做國的人都該算是違犯法律的。了我這妹妹因為伯母的杖責甚為害怕。不敢回來。這是鄙人多事。硬要跑來和伯母討個人情兒。不必計較他。已往的錯處不曉得。伯母可能瞧鄙人的薄面。饒恕了我。這妹妹不能……林氏此時聽他說一句。只答應一個是字。及至等他說畢。方才陪着滿臉的笑容。接着說道。小姐怎麼說這樣客氣的話。若是講到結婚這件事。除得男女自由。再也沒有別的好法子。了。不瞞小姐說。奴家雖然活到五十外歲。至於自由兩字。却是打心坎裏相信的了。不得我們一班老姊老妹。誰也不加上我。這文明的頭銜。柔兒他站在這裏呢。可不是我講謊。那一天。我親自去尋他。並不是阻攔他。不自由實實在在要逼迫他自由。自由與逼迫不連。惟是林氏乃有此妙語。他不體貼我。這意反轉而和我。

避得一個不見面。我抱着這滿肚皮的屈冤，要伸訴，又沒處去伸訴。難得小姐是個青天，如今將這話說得開了我死了做鬼，這才瞑目呢……一面說，一面故意擠了擠眼睛，又嗅了嗅鼻子，彷彿假裝出要哭的模樣。愛娜聽了心裏轉有些納罕，還疑惑柔雲當真是冤屈了他，忙安慰林氏說道：「照伯母這口氣，可想是文明極頂的了，你却也不必再埋怨我這妹妹，或者是他錯會了伯母的用意，以爲貴國裏的婦人年紀越老，那性情便越頑固……」林氏到此幾乎要叫起抱天屈來，登時指手劃腳，張牙舞爪的嚷道：「狐狸尾巴道漸漸要現出來了。」若說年紀老的性情便該頑固，別的婦人我不知，至於我却不然，不怕小姐笑話我益發痛快說了罷。當初我和他老子結婚，原是行的周公之禮，至今想起來還恨得我牙癢癢的。我早就和他老子提起交涉，叫他在營裏請幾天假，重新趕得回來，他戴上一頂禮帽兒，我穿上

一件花衫兒。兩家頭實行一場文明結婚禮。若不許我這樣自由。我老實便一頭碰死在地上。和他不得開交。愛娜聽了。只是抿着嘴。微微的笑。廊下站的那一班僕婦。及柔雲的生母盧氏。無不暗暗詫異。覺得林氏怎麼一變便變成這樣文明的人物。只是柔雲見他母親說的話。狠有些不瘋不癲。深恐吃愛娜恥笑。隨卽趁勢將密司拖了。拖說你呆站在這裏。則甚。還不去叩見太太密司。答應了。剛走至林氏面前。林氏早對着他眉花眼笑。稱讚着說道。好孩子。你近來越發長得俊了。頭髮漸漸轉得漆黑。眼睛珠子又不大黃。你雖然瞞着我。逃走我那一夜。不提着你名字。想幾次。你果然是個有福氣的孩子。如今不是爬上高枝兒去了嗎。細想起來。奴家却還不如你……愛娜想起前事。忙笑說道。大小姐死的時候。伯母不應該逼着他去殉葬。這是有乖人道的事……林氏慌忙賭了一大篇毒誓。說沒有這事。小姐不用。

聽外人傳說……愛娜笑道：「要沒有這事才好呢！這妮子目下既已回來，伯母便留着他，在身邊使喚罷……」林氏搖頭說道：「這個如何使得？小姐是天上的人，他在天上弄得習慣了，到了我們家裏，便好比地獄還請小姐帶他回去爲是……」愛娜這時候沒有多話，可說於是便向林氏告辭。林氏那裏肯怠慢他，死拉活扯，親自將愛娜送出大門，門房裏衆多人見太太這一次，真是殊禮異數，各自交頭接耳的，在背後議論。再說林氏見愛娜走遠了，自己走得喘不過氣，幸虧身後隨着許多僕婦，大家上前攙扶着，好容易慢慢的轉回內室。趙氏這才從房裏走出來，向他笑道：「嘖嘖，嫂嫂竟有這本領，敢和外國女人高談闊論，叫妹子真是佩服了不得……」林氏喘息了一會，僕婦們捶背的捶背，抹胸的抹胸，又將他平時吃的燕窩湯燉出一小杯，一口一口的嚥了，下肚然後才覺得精神回復，抬眼望見趙氏站在自己

的。面。前。不。由。將。胸。脯。子。往。前。一。挺。把。個。大。拇。指。頭。翹。得。蠻。高。冲。着。趙。氏。正。色。說。道。哈。哈。沒。有。一。點。外。交。手。段。今。天。就。要。丟。盡。架。子。的。了。姑。奶。奶。你。不。知。道。對。付。外。人。這。件。事。是。最。不。容。易。幹。的。勾。當。稍。爲。錯。一。點。過。節。兒。他。們。只。消。在。那。使。館。裏。搗。個。鬼。備。一。份。公。函。遞。給。大。總。統。大。總。統。就。得。發。一。條。命。令。責。問。我。這。旅。長。太。太。外。交。辦。理。得。不。善。你。想。這。沈。重。毅。多。麼。大。偏。生。我。有。這。個。能。耐。輕。描。淡。寫。幾。句。話。打。發。得。這。女。菩。薩。歡。天。喜。地。我。想。想。這。狠。愁。慮。呢。萬。一。把。這。消。息。傳。入。政。府。耳。朵。裏。他。們。剛。自。鬧。着。組。閣。一。樣。會。請。我。來。充。當。外。交。總。長。我。若。是。不。答。應。呢。未。免。辜。負。他。們。的。盛。意。我。若。是。徑。自。答。應。呢。那。時。顧。了。國。就。不。能。顧。家。怕。我。的。這。公。館。裏。不。鬧。得。鴉。翻。雀。亂。……說。着。故。意。抓。耳。撓。腮。裝。做。狠。是。躊。躇。的。樣。兒。趙。氏。忙。笑。道。嫂。嫂。休。得。過。慮。目。下。女。子。雖。然。鬧。着。參。政。然。而。政。府。裏。人。才。濟。濟。數。來。數。去。不。見。得。就。會。數。到。嫂。嫂。林。氏。聽。見。

他這拂意的話。老大有些不很高興。冷笑說道：「你這人真是糊塗。這時候你還不幫着我打稿兒。政府果真來聘我出山。我這道辭職的呈文兒等怎生好落筆。還是說年老多病呢。還是客氣些說幾句才不勝任。你轉劈頭劈臉給我這一頓批駁。其實我做了外交總長。至少也許派你一件兩件關節使。便是我們那位姑夫也有個倚傍。不比較老在國務院裏當官祕官的好了。趙氏暗暗發笑。又想我這嫂嫂向來是喜歡人拍他馬屁的。我何必和他苦。苦爲難。落得做了順水人情兒。當時便笑說道：「適才的話。妹子不過就常理而論。若講到政府裏。方要和外人聯絡感情。如若知道嫂嫂和這外國女士打得火熱。請你去幫他們一個忙兒。這也是意中之事。別的不講。光是你們兩人在這堂屋裏。一句一答。我聽了去。兀自捏着一把冷汗……林氏此時重行高興起來。大笑說道：「着呀。着呀。這外國女菩薩說的一嘴好英文。不是。」

愚嫂誇口應該我怕還沒有別人懂得……趙氏扭着脖子詫異說道這就奇了我們分明聽見他說的是中國話那裏有半句英文夾雜在裏面……說着又望那些僕婦笑道我說的這話可不是……衆衆婦婦們都齊答應道姑太太說得一點不錯我們也聽得清清楚楚……林氏勃然大怒對準靠近身邊一個僕婦兜頭啐了一口臭吐沫急道放你娘的屁呢你們難道不曉得那外國女人說的是中國英文不是說的外國英文（妙人妙語非林氏斷斷說不出口）我若是連中國英文都不曾研究過還配得上這外交總長的資格嗎……那個僕婦吃他罵得目瞪口呆只得移動脚步悄沒聲的走過一邊離着林氏有一丈多遠（早知如此何至嘗這香唾一笑）趙氏見他真發了急再也不敢開口便搭訕說道這些不要緊的事我們何必苦苦辯論但是柔兒既已回來你們母女也該談一談體己已往的事迹我

勸嫂嫂再休提起罷。林氏正色說道：「這個怕我不能理會他。既然有這外國女朋友，可想他的程度比我高得幾倍，斷然不會走錯了道兒。我若再去尋根究底，也稱不起是一個文明人物。柔兒在前一進你們，將他喚得進來，叫他不用害怕我，轉想問一問和他自由結婚的那位葛少爺門第兒怎樣。人物兒怎樣也好，讓我做母親的放心。」（急轉直下，得此曲折情事，遂出人意外，以上筆墨又一化爲雲烟，如此取徑，方見文字之巧。）趙氏聽他這口氣，才將這顆心放得下來，連忙湊個趣兒，親自跑到前進來喚柔雲林氏。在這當兒，早又命人將他的那串佛珠兒在地下重行檢起，捻在手裏，又般若般羅的念起那話兒來了。這且按下不表，再說萬文鵬自從將柔雲和萬榴送上火車之後，他一路想着柔雲鬧的這番風潮，益發痛恨中國婚姻制度不良，在柔雲琳川方面本無甚麼不是之處，偏生他的母親硬要拿當

初的私奔密約來責備他。若不是逃避得快，萬一竟遭他的毒手，破壞婚約。其事小，陷親不義，其罪大。世界上有甚麼真正是非，包管還要吃那一班老頑固說我們做女孩子的不守閨訓，因為終身嫁人的問題，鬧得骨肉凋殘，家庭搗亂，要想矯正這積弊，只有消極的辦法，還是拿定主意不嫁人的。爲是我的母親，雖較柔雲的母親不同，然而那一夜竟附和外人尋死覓活，來威逼我上他們的道路，論義方之訓，我這母親也就未免失之溺愛，不明其實。兒女有兒女的志願，出於強迫，莫說後顧茫茫，未必遂能收圓滿的效果。即使我勉強順從，既心之所不安，卽義之所不可，幸喜我立定脚跟，不爲所動。我只願意養親教弟，了此餘生。至於閨房燕昵之私，琴瑟靜好之樂，怕我文鵬一生一世也不作此想了。由此一而再，再而三，想了下去，益發觸動自家身世之感。後來又接到柔雲的信，告訴和琳、川閣的那番變故，文鵬也

只付之一笑。不曾把來放在心上。轉一心一意教育。那儉德會裏的一班兒女。鄭芳瑜是因爲新病初愈。終日在家靜養。既不到他的那所別墅。這會所也懶懶的不肯常來走動。因此兩人格外覺得疏遠。至於那個唐俊卿對着琪花。本來是非常愛慕。無如琪花年紀幼稚。一味的天真爛漫。自從那一次吃榴兒誣陷。雖事後辯得明白。他却引爲奇恥大辱。自是以後輕易也不肯和俊卿談笑。除得有甚麼接洽的要事。兩人也在一處互相料理。遇着閒暇時候。琪花只依依的隨着文鵬寸步不離。直把個俊卿急得要死。提起榴兒來。他便恨得牙癢癢的。有時萬椿和他取笑。問他爲甚不趕快和琪花乞婚。倘若他的老父安詒齋在異地。將他聘給別人。你就落了空了。到那時候。豈不要懊悔。你瞧柔雲姐姐。便是你們的榜樣。要曉得我們青年。雖然都主張個自由。然而各人有各人的父母。壓制在上頭。這些做父母的人。至少都到

了。中。年。那。頭。腦。當。然。不。大。明。白。我。們。雖。不。敢。效。法。那。激。烈。文。明。家。罵。他。們。做。老。牛。若。提。到。這。頑。固。的。頭。銜。却。不。能。再。去。替。他。們。辯。護。好。哥。哥。先。發。者。制。人。後。發。者。爲。人。所。制。你。的。主。張。倒。不。可。不。預。先。的。拿。定。俊。卿。點。頭。嘆。道。你。說。的。話。何。嘗。沒。有。見。地。但。是。乞。婚。這。一。件。事。必。須。揀。個。祕。密。的。所。在。兩。家。頭。避。着。外。人。然。後。可。以。誠。懇。懇。的。去。求。他。的。允。諾。你。想。琪。花。近。來。避。着。我。好。像。避。着。鬼。魅。一。般。我。那。裏。會。有。這。巧。宗。兒。去。和。他。開。口。咳。這。都。是。令。弟。萬。榴。作。成。我的好處。我們當初何嘗不耳鬢廝磨異常親密。記得有一夜和他。在西湖裏。賞。月。彼。此。互。敘。心。曲。真。個。算。得。是。心。心。相。印。無。話。不。談。不。料。好。設。多。磨。一。轉。瞬。間。便。弄。成。個。人。還。室。邇。你。叫。我。想。起。來。怎。不。要。灰。心。短。氣。：：說。着。那。聲。氣。便。有。些。哽。咽。萬。椿。也。着。實。替。他。扼。腕。想。了。一。會。笑。着。說。道。俊。哥。我。倒。有。一。個。好。主。意。在。此。你。照。依。我。這。樣。去。辦。包。管。十。拿。九。穩。只。是。遂。了。你。的。心。願。

你拿甚麼物事謝我……俊卿冷笑道：你休得拿我取笑。有法，我還不會去。想要你巴巴的來教我，不瞞你說，我這幾月以來，也沒有一夜好生安睡着。只將這件事放在心裏打稿兒，無如稿子打出來，通同用不得，不是這裏出了破綻，便是那裏露了漏洞。哎，像我這些少年孩子，怕不因為這愛情兩個字，把頭髮都要磨得白了。若果然他並沒有這意思，我也好死心塌地。然而我想我們的情好，實在又是纏綿悱惻，並非我個人的一相情願。不過他因為顧惜名譽起見，所以才這般做作。照兄弟和琪花的艱難，我就不相信外間那些講究戀愛自由的男女，怎麼會那樣輕跌巧翻。一拍便上，甚至彼此的性情，並不曾投契。只要你瞧我生得可愛，我瞧他長得不錯，不消三言兩句兀自結起婚來……萬椿接着笑道：你不要再往下批駁罷。他們結婚容易，所以離婚也不煩難。我同你拍個手掌，不到十年以後，那離婚的

人數不比較結婚的多。算我萬椿活嚼舌頭。我們只要管得我們自己。別人家閒事。可以不必去過問。可知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教給你的法子。並非叫你對琪花姊姊私勾暗引。不免於名譽上大有妨礙。我想琪花姊姊自幼兒在鄉村裏。和他老頑固的父親一處過活。總免不得帶着三分傻氣。目下新流行的文明。他還離着這程度。狠遠。狠遠。對症發藥。我勸你不如去和我姊姊央求。叫他替你們證婚。那時名正言順。包管琪花再沒有推託……俊卿笑道。我也曾經想到這裏。只是羞人答答的。怎生好拿這事來啓口。你姊姊和他去說。他答應了。還好。萬一再峻拒起來。豈不把你們笑死。又把我唐俊卿惱死……萬椿跺脚急道。你若像這樣。畏首畏尾。那可就難了。論我們這一班青年。第一件要能夠會冒險。你連一點險都不肯去冒。將來還做出甚麼事業。俊哥不是我不敢。奚落你。你這爲人。當真有些蠍蠍螫螫。絲毫脫

不。掉。女。孩。子。的。氣。味。無。論。琪。花。姊。姊。不。見。得。便。肯。拒。絕。你。即。使。拒。絕。了。我。請。問。你。可。以。一。根。汗。毛。的。損。失。老。臉。的。男。孩。子。世。上。多。着。呢。他。分。明。又。醜。又。臭。他。也。不。去。拿。一。面。鏡。子。照。照。自。己。只。要。瞧。見。誰。家。有。個。標。緻。女。郎。他。們。便。千方。百。計。做。出。那。些。告。訴。不。得。人。的。醜。態。甚。至。吃。了。人。家。的。呵。斥。他。還。洋。洋。得意。厚。着。老。臉。皮。兒。說。是。打。情。罵。愛。這。種。人。才。算。得。情。場。裏。的。無。恥。之。尤。我。知。俊。哥。須。比。不。得。他。們。你。儘。管。放。心。依。照。我。這。法。子。做。去。包。管。沒。有。人。敢。來。笑。話。你。：。：。俊。卿。見。他。這。樣。熱。心。毅。力。也。很。覺。得。感。激。當。然。便。點。頭。答。應。了。自。是。以。後。便。日。日。偷。觀。着。文。鵬。想。湊。個。巧。宗。兒。好。和。他。開。這。談。判。偏。生。瞧。來。瞧。去。他。的。身。邊。都。有。琪。花。和。他。坐。在。一。處。萬。萬。容。不。得。自。家。啓。齒。把。個。俊。卿。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鎖。日。價。長。吁。短。嘆。只。埋。怨。自。家。的。運。氣。不。好。（凡。人。當。情。急。時。真。有。此。種。思。想。不。可。但。笑。俊。卿。）好。容。易。等。着。這。一。天。是。阿。藍。的。

小。生。日。他。母。親。謝。氏。下。着。帖。子。來。請。文。鵬。和。琪。花。去。宴。會。文。鵬。向。來。對。於。這。些。無。謂。的。應。酬。輕。易。不。肯。去。走。動。便。遣。派。了。秋。紅。做。他。的。代。表。和。琪。花。兩。人。到。阿。藍。那。邊。去。了。俊。卿。得。了。這。消。息。喜。歡。得。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等。待。學。生。們。齊。散。了。課。他。才。趑。着。脚。步。走。近。文。鵬。住。的。那。座。辦。事。室。說。也。可。惱。他。才。待。揭。那。帘。子。忽。聽。見。裏。面。送。出。一。種。笑。聲。另。有。個。女。郎。坐。在。裏。邊。和。文。鵬。談。話。原。來。這。女。郎。不。是。別。人。還。是。那。個。大。言。不。慚。最。討。人。厭。的。王。女。士。王。藻。討。厭。的。人。做。出。事。來。都。有。這。樣。湊。巧。真。是。發。一。大。噱。俊。卿。按。捺。着。一。肚。皮。的。憤。氣。只。得。背。着。手。來。回。在。那。廊。檐。下。閒。踱。以。爲。稍。待。片。刻。那。王。藻。定。然。會。走。不。料。那。王。藻。越。談。越。是。起。勁。顛。倒。賣。弄。他。的。那。所。刺。繡。學。校。設。備。怎。生。完。密。成。績。怎。生。優。美。聽。得。人。腦。子。都。疼。起。來。俊。卿。越。飄。越。氣。暗。暗。嚼。念。說。道。罷。呀。辦。學。校。這。件。事。也。狠。稀。鬆。平。常。轉。巴。巴。的。跑。來。說。得。嘴。響。豈。不。越。叫。人。看。

輕了你的身分。要是我便不這樣……叵耐他雖在這裏，噤咕好笑。王藻他
一毫不聽見，依舊坐着不肯起身。俊卿抬頭望了望天色，却漸漸要黑了。
來，又恐怕琪花他們都要回家，急道：「好事多磨，我這人也算得是蹭蹬極了。
怎麼竟碰着這人妖也跑來欺負我？」又過了一會，才見文鵠將那王藻送出
房門。俊卿連忙側身避讓。王藻眼快，他也認得俊卿，不由笑着向文鵠說道：
「姊姊，我適才拜託你的那件事，你千萬放在心上……說到這裏，又用
手輕輕將俊卿一指，故意含羞忍笑的說道：「我瞧這唐先生的年紀，比我却
少不了幾歲。你替我問問他，可肯願意？如若不棄鄙人，蒲柳之姿鄙人情願
完全將這校長的位分，雙手捧出來讓給他，不比較在姐姐這邊幫辦筆墨
的好……說完，微微臉上紅了一紅，又將個腦袋向圍巾裏縮了一縮，長裙
搖曳，花枝招展的出門走了。文鵠被他鬼混了一陣芳心裏，好生不悅，轉身

回來的時候却好看見俊卿還癡癡的站在那裏忍不住笑說道你適才可曾聽見嗎既不幸做了一個寡婦還有甚麼瞧不破轉這樣瘋瘋癲癲的把女孩子的身分全部被他折盡其實真正文明也不在鬧這些把戲……俊卿此時正有些模模糊糊至於文鵬和王藻所發的議論罰誓却不曾留心豁然見文鵬對他絮聒他便趁勢跟進室內搭訕問道姊姊適才對我說的是甚麼文鵬嘆道理他則甚呢先前我聽見他叙述他校裏的瑣屑我便有些不大耐煩後來益發說得不大對了怎麼他打算要嫁人轉吩咐我幫着他擇婿你看這話還有甚麼價值我既不是媒婆也沒有這多大的閒工夫……俊卿聽到這裏不由從丹田裏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想這可不糟極了聽文鵬姊姊這口氣我說出那話來豈不要確他的老大釘子不如還是不開口的好……他一面想一面遲遲疑疑彷彿坐又不是走又不是的光景

文鵬也覺得有些詫異，便逼着問道：「唐先生，你有甚麼話要和我商議，儘可以明白披露爲何？這樣躊躇不決……」俊卿吃他這一問，心裏益發拍通拍通的跳忙，答道：「並沒有甚麼事。」文鵬扭頭笑道：「不然，你往常不是這個模樣，又是誰欺負了你？還是你不願意在這裏就職，打算另行高就？我和你雖是賓主之分，然而彼此相處，却還投契，道不得個有甚麼芥蒂……」俊卿見他逼到這一句，却是萬無可忍，隨卽搭訕笑道：「那裏是這樣的話？姊姊到未免說得生分了。」文鵬笑道：「既不這樣，你如何對着我吞吞吐吐……」俊卿此時臉上越發紅了，四面望了望，怯生生的說道：「琪花姑娘還不會回來，我因爲……」說到這裏，他又咽住，半句嘴裏好像攢着一顆橄欖核兒，再也講不清。楚文鵬見他這情形，又聽見提到琪花，心裏已是徹底明白，笑說道：「你不用再往下講了，我已經猜透了你的心事。你既未娶，他也未嫁，論你們年紀又

不十分懸絕。論你們的情義，又狠是浹洽。將來這場美滿姻緣，一定可以成就的。你耐着心兒去等好了……俊卿接着笑道：「我也是這般想，不過終究不會得着琪花姑娘的允許，着實有些放心不下。所以千思萬想，還是來求姊妹替我們兩人介紹一下子，免得半途上發生別的危險。我知道姊妹最是熱心，（天下有不識其人而謬爲稱贊者，大都如此矣，不覺爲之一嘆）文鵬還不會等他的話說完，忽的放下臉色，說道：「唐先生，你就太忙了。你們這時候住在一處朝夕都還可以見面，而且做了一個男子第一先要打算自立婚嫁這件事，毫沒關緊要」（此層是實）我生平最痛恨的男女，相愛動不動都要在這婚姻上落想，好像天地間生了一個人，除得婚嫁再沒有可以表他親愛的地方。（滿腔塊壘，不覺言之刺刺）要曉得京兆畫眉孟光舉案，在那些沒出息的男子，都以爲這樣才算得風流倜儻，琴瑟和鳴。

其實細按下來，殊不值達人一笑。我自己知道我的乖僻性情，又冷、輕易，不大願聽這些瑣屑。承你盛愛，以斧柯見委，我却不能應命。（此層是主）我勸唐先生於學業上還宜力求孟進。琪花這件事，便是緩個十年八年再去提議，也不爲遲。（急驚風撞着慢郎中，真是出自意外）俊卿被他這一頓數說，又羞又急，幾乎要哭出聲來。白怔了一會，然後一步一步退出房外。文鵬心裏不大高興，却也不去和他客氣。這當兒萬椿正躲在他姊姊房門外面呢。他也猜準了琪花不在家，俊卿必然過來，實行他的那件主意。兀自不放心，却趕得來探聽探聽。一見了俊卿，早輕輕迎得上前，笑道：「我的計策如何？這一來，你可以不必焦煩了。有了我姊姊替你出力，你還怕琪花飛上天去不成……」俊卿不防暗地裏跑出一個人來，登時嚇了一跳，對着萬椿眨了一眼，依舊轉身就走。萬榴不解他的用意，也緊緊跟着他，走入俊卿住

的那臥室煤燈底下，只見俊卿淚痕滿面，寫不出他那種沒精打采的神情。知道事情不妙，忙向他笑問道：「俊哥，我姊姊和你說些甚麼？俊卿哽咽道：『還有甚麼可說呢？却是你教給我的好法子，目的不會達到，轉叫他批駁了我一大篇的。不是於是將文鵬的話詳細告訴了萬椿，萬椿也不覺惱起來，忿忿的說道：『我真不知姊姊安的什麼心，他自己不嫁，難道能使別的人也不嫁。恐怕將來我和秋紅結婚以後，雖不見得十分厭惡他，然而給人家看起來，總有些非鴉非鳳到了那時候，他却要懊悔不迭。』及至再想嫁人去，噫，頭髮也白了，面皮也皺了，莫說鄭家哥哥不大愛他，無論是誰見着了，也有些討厭。』（語雖穉氣，却有至理，一般持獨身主義之女郎，三復思之。）俊哥，你不用生氣，憑着我萬椿都要幫助你完成這婚事，我姊姊他置身事外，還有秋紅呢，他的口齒也還伶俐，明天便叫他去和琪花開筵談判……俊卿

連連搖手說道：「老弟，你可饒饒我罷。你的那位夫人，還不曾脫着孩子氣。萬一再將事鬧決裂了，不但婚事沒有指望，也要吃別人聽見笑話……兩人咕嚕了一會，方才各自分散。當晚琪花和秋紅回來，文鵬對他們也不曾說出甚麼偏生那個萬椿抱着滿腔義憤，一面埋怨他姊妹，一面又可憐俊卿。他畢竟忍耐不得過了，兩天揀在大家散課的時候，忽然鬼張鬼致的望着秋紅，丟了一個眼色。秋紅不知就裏，當衆學生前小臉龐上轉紅了，紅忍笑問道：「你有甚麼話要和我講？」萬椿忙道：「你快悄沒聲些，跟我過來。」我自然有要緊的話和你商議。這是瞞人的勾當，千萬不要吃別人知道。」（語語妙絕，使我失笑。）他這句話說出來，不打緊，衆學生聽了，不約而同的忍不住鬨然大笑，都望着秋紅擠眉弄眼，拿手在臉上刮着，羞他。秋紅又羞又急，幾乎引得哭起來，使勁對萬椿啐了一口，掉轉身子就走。（此處入秋紅小傳，維

妙維肖)萬椿好生着急忙跟在他背後喊道這又算甚麼呢又不是我自
己的事大家都是爲的朋友你若再不肯承認世界還要朋友則甚……秋
紅聽到這裏方才停止了脚步却好離遠了那班學生含羞帶笑的問道你
這話又奇了既是爲的別人你便該光明正大的有甚麼事儘管當着衆人
討論像你那樣鬼鬼崇崇豈不叫人家瞧着疑心萬椿躁脚道我請問你同
是一個人不過分着男女怎麼說一句祕密話兒便該疑他們的疑心他們
疑心我的一定不算是好人好妹妹你和我在一處的時候雖然算不得長
久也有一年半載了我可是那種輕薄的男孩子遇事肯來奚落你承你的
父親不棄將你許給我做未婚媳婦別人不知道我爲人罷了你若再不知
道我叫我捧着一顆心向誰去伸訴……萬椿說時便潸然滴下幾點眼淚
秋紅也覺得有些不忍便款款的走近他身旁握着他的手笑道你又來說

這些閒話了。天氣也還和暖。瞧你這手如何氣得這般冰冷。（極寫萬椿富於感情）適才得罪了你。總算是我的。不是你也須得體諒我。不必和我一般見識。你如今氣成這個模樣。叫我瞧着心裏如何得過……他說這話的當兒。也就把不住一陣心酸。登時嗚咽起來。（一對小夫婦。又天真。又懇摯。如此方是至情。與假惺惺的男女不同。）萬椿十分感激。便將自家心事。一一和盤託出。秋紅將雙眉皺了。皺含笑說道。論理這事我們做女孩子的。不便去干預。然而唐先生既有這樣苦衷。他又和你非常親密。你肯幫助他。難道我便不肯幫助他。好好憑我的本領。替唐先生做一做說客。先將琪花姊姊的口氣探聽一下子。若是可以進言的地方。我包管不誤你們的事。但有一層萬不可叫文鵠姊姊知道。他平時都怪我口齒伶俐。又說甚麼不是載福之相呀。又是女人長舌。足以召禍呀。叫人聽着腦子都生疼起來。世界上

的女道學。要算他是個領袖……萬椿聽他說話一面不住的點頭。一面又就地鞠了鞠躬。說這事全仰仗妹妹的大力。務必達到我和唐先生的目的才好……秋紅撲哧一笑向他飄了一眼。說道這算甚麼。要你對我行這樣大禮。好在事成。我不居功。事不成。我也不任受怨。你在外邊等候我的消息罷……秋紅說完這話。兀自掉轉身子飛也似的便去尋覓琪花。剛剛走入後面。揭開琪花臥室的門帘。伸頭一望。却不見琪花的影子。却好有一個僕婦替他在房裏檢點書籍。（是個女學士的書齋。不是安小姐的繡閣）秋紅低着喉嚨笑問道。琪花姊妹呢。這時候他到那裏去了。那僕婦笑答道。我們小姐剛才在房裏捺了一會風琴。正苦沒有消遣。忽的校長打發人來請他。說外邊來了甚麼生客。叫他出去廝兒。他匆匆走了。擱下許多書本子。叫我在這裏一卷一卷的替他料理。杜小姐你若是要尋他。走到外邊包管一。

尋○便○着○秋○紅○答○應○了○一○句○也○不○就○攔○真○個○大○踏○步○向○屋○外○邊○走○來○不○會○走○了○
兩○重○房○屋○耳○邊○忽○聽○見○一○陣○哭○聲○分○明○是○琪○花○的○聲○音○不○由○嚇○了○一○跳○便○將○
脚○步○放○慢○了○一○點○在○這○個○當○兒○猛○不○防○身○旁○忽○然○躡○近○一○個○人○來○抬○頭○一○望○
正○是○萬○椿○原○來○萬○椿○打○發○秋○紅○去○後○心○裏○正○捏○着○一○把○汗○雖○然○希○望○這○件○婚○
事○可○以○妥○協○又○深○恐○秋○紅○說○得○匆○促○觸○惱○了○琪○花○將○來○越○發○要○形○棘○手○可○憐○
他○剛○自○側○着○耳○朵○在○那○裏○打○探○一○個○實○在○下○落○琪○花○失○聲○哭○起○來○他○一○想○不○
好○一○定○是○秋○紅○不○善○詞○令○果○不○其○然○平○白○將○這○件○事○弄○得○決○裂○叫○我○怎○麼○好○
對○得○住○俊○卿○越○想○越○急○忍○不○住○跑○出○來○尋○覓○秋○紅○却○好○在○一○所○屏○風○後○面○彼○
此○撞○個○滿○懷○萬○椿○先○開○口○說○道○怎○麼○怎○麼○我○怎○麼○吩○咐○你○的○女○孩○兒○家○的○面○
皮○本○來○比○桃○花○瓣○兒○還○薄○這○是○一○回○甚○麼○事○誰○指○望○你○冒○冒○失○失○一○句○話○便○
將○他○引○得○哭○了○你○還○叫○我○不○要○告○訴○文○鵲○姊○姊○知○道○這○麼○一○來○不○知○道○的○也○

會知道該死該死總怪我所託非人以至闖下這樣大禍……秋紅被他這一頓沒頭沒腦的批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咬着嘴唇冷冷的說道你不是不做夢……萬椿怒道你才做夢呢我却是清醒白醒我請問你世界上可有做媒的人事情還不會成功轉沒來由引得女孩兒啼啼哭哭我瞧你怕祇有吃飯睡覺的本領半點事都擔當不起還要和我誇那樣海口……秋紅急道你可曾打聽得琪花姊姊哭的爲甚麼事……萬椿笑道這還要去打聽嗎我來問你你好意思轉來問我自家幹錯了事還想賴人賴人也不中用（愈說愈妙）一番話說得秋紅滿肚皮冤憤不知不覺他也哇的哭起來喃喃的說道凡事總要叫人聽了心服怎麼琪花姊姊哭了也要你白埋怨我的眼睛生在他的額角上他愛哭便哭這是他自家權利我也沒有止住他不哭的道理你平時都還口口聲聲講究自由平等爲何到了這

時候轉一味野蠻起來好像他哭了是他的罪我不能攔阻他哭是我的罪

（不剖白事理轉在哭與不哭上胡鬧真是一對癡小兒女）萬椿聽了格外着急雙腳齊跳指着秋紅說道無論甚麼事都有一個前提我不怪琪花姊姊哭只怪你爲甚麼要去引他的哭他這哭由你而起這哭的前提就着落在你的身上了我不埋怨你還埋怨誰……秋紅到此方才明白他的口氣忙對他啐了一口說道呸若講到前提兩字當然是你的荒謬老實說我到此還不會瞧見琪花姊姊身影他哭不哭與我又有何相干……萬椿恍然大悟（真是聰明絕頂要叫在下定然悟不出來一笑）笑道哎唷原來你還不會瞧見他呢既這樣說他這哭必定另有緣故了好妹妹算我鹵莽不會問你詳細我和你同去瞧一瞧他他也委實可憐孤另另的住在我們這裏雖然姊姊看待他不錯然而各人有各人的心事我們如有可以安

慰他的去處。須想出法子來安慰他。才是做朋友的情誼……說着便攜了秋紅的手。兩人廝併着走入前進。只見電燈底下文鵑和琪花坐在下首。柔雲姐姐也在一旁坐着說話。惟有炕沿上另坐了一個外國女人。秋紅眼快早悄悄的。和萬椿說道。你瞧那個乘飛機的女郎。又來了他的這副玫瑰臉兒。我從心坎裏嵌了他一個小影。到今日都不曾忘記。只是他的腰肢比先前又豐滿了些。（是個新婚神態）萬椿笑着點了點頭。又低低附着秋紅耳朵說道。你快瞧琪花姊姊。還拿着手帕子拭眼淚哩。大家好端端坐在一處談心。只不知道他傷起心來。則甚。秋紅忙攔着他。笑道。你休得在這裏多話。你不見二小姐從腰裏掏出一件甚麼東西。遞向姊姊手裏去了。萬椿凝神望去。果然看見他姊姊文鵑將那信函接到手中。且不去瞧看。轉嘆着氣向柔雲說道。論安老先生的境况。本來煞是可憐。故國河山。春城草木。都

足增他的感喟。再加上幾歲年紀。風餐露宿。陟險繯幽。他如何禁得起。這般磨折。一瞬不視。自是意中之事。不過琪妹妹不獲親視。含殮使他老人家委骨異城。荒榛叢墓。與狐兔爲伍。爲人兒女的一時如何排遣得下。又聽見那個愛娜女士。攙言道。其實像這樣事。在我們國俗上。也不算甚麼。敝國以靈魂爲貴。以軀殼爲輕。死在甚麼地方。便葬在甚麼地方。非常簡便。却是貴國過於重視喪葬。還有專講究風水的。說是窀穸一日未安。做兒女的衰經。便一日不除。習俗相沿。當然無怪。這位安小姐。椎心泣血的了……他們兩人。儘管你一句我一句的講話。轉又引得琪花。嗚嗚哭起來。瞧他那種神情。真像一朵帶雨梨花。盈盈欲滴。秋紅扯了扯。萬椿衣角。說道。你聽見嗎。原來琪花姊姊的父親亡故了。怪不得他坐在這裏傷心。萬椿不及答應。早又聽見文鵬望着柔雲說道。這封遺函一定是吳道士帶回來的了。柔雲笑道。怎麼

不是他帶回來的呢也算湊巧這道士若不是在上海遇見了他也要尋到我們浙江那時不怕那個牛鼻子神通廣大包管一時還不會尋見琪妹的蹤迹……柔雲一面說文鵬一面展開那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讀到末了不覺慨然長嘆道父母愛子之心可謂無微不至你晙安先生彌留之際還諄諄以琪妹妹的終身爲慮他這遺囑狠說得沉痛琪妹妹倒不可負了你的老人家這片苦心雖說喪服未除不合便成佳禮然而函中這擇人而事的話琪妹却不可違背我們大家幫着他選擇一個作壻庶幾不負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愛娜聽到這裏不覺觸動自家的心事遂趁勢說道萬小姐你的熱心毅力真個叫我們從心坎裏佩服依鄙人的愚見大凡做了一個女孩子固不可假託文明在社會上誤認那戀愛自由吃人家笑我們寡廉鮮恥只要用情能得其正這婚嫁一層倒不可過於拒絕譬如安小

姐。固。要。慰。死。父。之。心。卽。論。你。萬。小。姐。亦。須。慰。慈。母。之。望。（單刀直入，更不委曲。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語語挾有斤兩。）怎麼我聽見密司趙告訴我，說你竟抱着那獨身主義，立誓終身不嫁。雖然人各有志，不可相強，然而我總覺得小姐處的地步，若竟孤行其是，却有許多不便。這豈不是爲人謀，則明爲自謀，則暗鄙人，却期期以爲不可呢……文鵬此時正替琪花打算，猛不防愛娜說了這大篇雷轟電掣的話，他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早已窺破他們的來意，心裏未嘗不知感激，只是急切，却不好拿話去和他辯駁，不由笑了一笑，將個粉頸直垂下來，柔雲知道他性情激烈，深恐文鵬不大滿意，萬一觸惱了他，以後便沒有進言的機會，隨卽搭訕笑道：密昔司休得過慮，我們這個姊姊，他是個巾幗鬚眉，他的見解，比我們高得百倍，我們見得到的，他沒有見不到的道理，只是琪妹妹這婚姻問題，不知文鵬姊姊意中可有

人沒有（一語直逼到此，鬪筭甚緊）文鵲這才轉了顏色，接着笑說道：「我意中倒有一個人呢。柔妹妹試猜一猜是誰。管許你也會猜着……再說琪花這時候想着他生身老父死於異地，一顆芳心已經哀痛欲碎，因為和大家坐在一處，又不便放聲大哭，越是這樣抽抽噎噎，越覺得非常難受。却好借着他們說這話的當兒，他早掉轉身子，也不和人告別，蒙着粉臉向屏風背後走去。無巧不巧，却又同萬椿、秋紅打了一個照面，黑暗裏出其不意，轉吃了一嚇，偏生走入內室，迎面又碰着俊卿、俊卿也因為聽見這事，料定琪花必然十分悲苦，直急得團團的亂轉，恨不得趕至琪花面前，好拿話去安慰他。今已見了琪花那裏，更耐得住沖口問道：「琪花，琪花，怎麼安老伯竟自仙逝了？我們一樣的畸零身世，先前你還比我多着一個父親，如今忽又將你拋撇下來，我們也可算得是相憐同病，但是死者不可復生，總望你勉自

節哀不可苦壞了你自家的身體……俊卿說到這裏忍不住淚流滿面，便想挨近前來和他握手。至於琪花聽見他說這番話，句句都打從心坎中流出着實有些感動。但是文鵬一千人適才所提議的那件事，俊卿不會知道。自己却聽出他們的語氣，再觸上俊卿和自己這樣甜密心裏，早有些拍通拍通的亂跳，更不好意思再拿話去回答他。轉將身子一扭，匆匆跑入自家的臥室，閉上房門，將身上穿的幾件顏色衣服全行換掉。幸喜他是儉德會裏的會員，平時却不戴釵環首飾，只消換上素妝，也就成了個遵禮成服的模样。重行想起和老父在那村莊一別之後，誰知竟人天分手，永無見面之期。早知如此，也不該讓父親和那吳道士一路出去煉甚麼丹燒甚麼汞。我雖是個女孩兒，不能撐立門戶，然而父女聚在一處，畢竟侍奉得一日也盡了我做女兒的一日的心。到這時候，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

在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想到沈痛去處真是寸腸如割痛不欲生和衣向枕頭上一欷涕泗縱橫把一幅雪白褥子都濕了大半俊卿站在窗外分明聽見他的哭聲只苦不能進去向他勸慰急得搓手頓腳儘管一聲一聲的嘆氣（中間安此一段文字有橫風斷去之勢）……柔雲笑向文鵠說道還有誰呢我猜這人定然便是俊卿（遙接上文）文鵠點頭笑道你真聰明一猜便着在這幾天頭裏俊卿還跑來和我商議這事我覺得我們中國人種日就衰弱大半由於早婚我正待想出法子來矯正此弊不料他轉嚙嚙整整的把這婚約當做一件甚麼重大事件似的巴巴的想我出來替他們撮合在那搭兒是我嚴行拒絕不曾肯毅然承認事有湊巧琪花的父親也諄諄以此事見囑照這樣看起來我們倒不能置身局外哩柔雲也笑道姊姊論你的爲人凡事都還通達惟有聽見人家提到婚約你便痛心疾

首從來不曾贊許過（言外有葛琳川在）不知你豈竟安的甚麼心兒世
界上的男子難道竟沒有一個好人可以瞧入你的這雙法眼（言外有鄭
瑜芳在語語影射柔雲亦可謂善於說詞）這一席話將文鵬和愛娜都引
得笑起來愛娜便插口說道密司趙你這話真是說得一點不錯我在先不
是告訴過你的在我和伯樂爾先生何嘗有絲毫情愫只是我再厭棄他
些他却不肯厭棄我們由不得我們這百鍊鋼也就化作繞指柔了男人家
的性情原有些叫人捉摸不定不過他們用情的地方如果始終如一起初
愛我便隔上十年二十年依舊愛我從這一點上當然可以叫人信服他們
並不是出於一時情慾的衝動女子嫁人原算得是我們的天職像這樣男
子便和他堅訂白首之約半途上包不至發生別的變故……柔雲笑道誰
還不是這般想呢伯樂爾先生當時對於密昔斯固然是情至義盡今日也

不枉遂了他的心願，即以琳川而論，我自從在火車上承蒙他的救護，我還以為患難相助原是人生應盡的義務，或者偶然出於義憤，誰知後來他竟情有獨鍾，單就他堅拒王藻那一件事瞧起來，可知他並不是輕薄子弟，專一漁獵女色的。可比密昔斯，你還不知道我舍表兄芳瑜，他對於我們這文鵲姊姊，却另有一種纏綿團結，不可解脫的深情，所以他至今中饋猶虛，大約不能達他的目的。他的婚姻一定沒有圓滿的指望了……文鵲見他們一唱一和，好像是替芳瑜來作說客似的，不覺嫣然一笑，望着柔雲說道：「柔妹妹，你今天敢是瘋了，怎麼葫蘆扯入瓜田裏，有這些七牽八搭的話說？」並不嚴行拒絕，而徑以一笑出之。柔雲之功，殆將告成矣。爲之一快。我們剛爲俊卿和琪花妹妹打算，你又提到別人身上，則甚。柔雲忙道：「琪妹妹的事，有你做主。況且俊卿又久有此意，還怕決撒了不成，轉是俊卿的那水晶。」

孟子你可曾收藏好了。不會天下事。總有個前定之數。那是我見了這東西。還和琪花妹妹開着頑笑。說這孟子是俊卿的聘禮。他羞得哭起來。好生叫我過意不去。將來事成之後。我總須拿這話來詰問他。瞧他可還敢和我狡辯。文鵠點頭笑道。那孟子還好端端的。放在我那裏呢。當時幸虧不會吃琪花妹妹砸碎。足見果是姻緣。無論甚麼樣。總饒得個顛撲不破。（不謂文鵠持重此語。乃復予人以口實。）柔雲拍着纖掌。大笑道。着呀。着呀。顛撲不破的姻緣。這才算得是美滿姻緣呢。原來文鵠姊姊。竟也知道這個道理……愛娜聽了。也就忍不住笑得格格的文鵠。一想委實是自己的話說得大意了。登時緋紅了顏色。低下頭。一言不發。他們在廳上談得起勁。不防屏風背後躲着的那個萬椿。把他們所說的話。都聽得清清楚楚。更說不出滿心歡喜。暗暗將秋紅袖子扯了。扯笑道。你可聽見嗎。這一來。可遂了俊卿的心了。

不想琪花的父親一死，倒反作合成了他們的姻事。這又打從那裏說起？囑託你去和琪花商議，你還推三阻四。如今可不消費心了？秋紅也笑道：罷咧，只要婚事成功，出自我自別人還不是一樣。我又不想你的謝儀，你也不必拿話來奚落我。我不但替唐先生和琪花姊姊歡喜，聽他們口氣怕文鵬姊姊也有嫁給鄭先生的消息了……他們兩人在後唧唧濃濃越說越高興。一直等文鵬將愛娜送出校門以後，萬椿和秋紅方才各自散去。這一夜柔雲便不曾轉回公館。一者捨不得琪花，愈着閒空兒拿話來百般安慰他，勸他不用悲苦。二者也因為懸掛着芳瑜和文鵬的姻事，當晚同文鵬睡在一張床上，好像他們兩人也不會合眼。各自剖白各人的胸臆，又告訴他愛娜女士這番的來意，又說愛娜的意思，如若姐姐肯於俯允，他有這本領去替姊姊向督署裏去說項，叫督軍撥出一筆鉅款來給姊姊擴張這貧兒。

團的學校事成之後他願辭掉上海那邊學校的職務親自來幫着姊姊佈置一切那時姊姊不但遂了教育貧兒的心願而且得着這樣好友常常在一處相助爲理於國於家可算是兩無遺憾姊姊若再堅執不允豈不負了愛娜女士的一番美意而且我們多年的交好提起來也要寒心……柔雲說時聲淚俱下文鴟也使拭着眼淚說道承愛娜女士和柔雲妹妹的盛愛處處爲我打算可謂情至義盡人非草木豈有個不知道感激的道理不過我有我的一段苦衷不告訴你你也未必知道芳瑜和我自幼兒耳鬢廝磨單論彼此的性情也還交融水乳如果先父在日便替我們將這婚約訂得妥協倒也罷了不料中途變故數年以來貧富已大相懸殊齊大非偶我們若是不自揣度在別人看起來總得譏誚我家仰攀權貴不惜以愛女嫁過去好覬覦他家的貲財女子不能自立倚賴丈夫是我們巾幗中最可恥的

207—末

原
书
缺
页